



尚書總目

卷一 虞夏書 唐書一篇 堯典

卷二 虞夏書 虞書十五篇有逸文者三篇 夏書每日常文者十三篇 三篇一篇存 咎繇謨

卷三 虞夏書 夏書四篇有逸文者一篇 禹貢 甘誓 二篇存 禹貢 甘誓

卷四 商書四十篇有逸文者十三篇 湯誓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下 附逸文 高宗 祖己 西伯 桀 微子

卷五 周書九篇有逸文者四篇 有目无文者三篇 二篇存 堯誓 鴻範

卷六 周書八篇有逸文者一篇 有目无文者二篇 五篇存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七 周書三篇 召誥 雒誥 多士

卷八 周書十篇有逸文者二篇 有目无文者四篇 四篇存 无佚 附逸文 君奭 多方 立政

卷九 周書六篇有逸文者二篇 有目无文者二篇 二篇存 顧命 康王之誥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卷十 周書四篇 棨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卷十一 一百篇之敘六十七條

卷十二 逸文六十二條 又附二十條

卷末 補遺九條 附識講字一條 尚書集注音疏述

外編 周書經師系表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

學海堂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 聲 著

堯典弟弋弋古疏堯帝譽之子帝摯之弟也帝譽崩帝摯立摯為天下後世之常法也說文解字云典从册在言經常之道也一曰典大册也莊都說弟次第也字不从竹俗書加竹于上非也云弟一者百篇之次此篇千百篇為第一也

虞夏書弋

疏虞者舜有天下之號夏者禹有天下之號也今合言虞夏書者孔穎達書正義云馬鄭王本及

別錄皆題曰虞夏書茲以其迥虞夏書者堯典至允征二十號各日其篇當題于上大名則識其篇之時代應退于下古者體迥皆然義禮則士冠禮在上義禮在下毛詩則周南關雎在上毛詩國風在下詩正義云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聲案史漢三國等書亦皆如是自宋唐書疏引唐書曰人注書必大名在上小號在下非古也唐書疏引唐書曰唐三百有六旬心部引唐書曰五品不惡則古者日堯典為唐書唐者堯有天下之號故堯典謂之唐書上既題虞夏書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一

此復題唐書者遵伏生尚書大傳之體也大傳堯典之前題曰虞書傳唐書後題曰虞夏傳虞傳禹貢之前題曰虞夏傳夏傳案史記儒林列傳云伏生故為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然則伏生之尚書秦爰以前之書七十子以來遞有師承者其大體標題必尚書式注鄭康成曰孔子尊而命之是古尚書之體故从之尚書式注鄭康成曰孔子尊而命之

曰尚書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疏尚書者大名故又退在下注鄭康成曰云云書贊文也是孔穎達正義茲采以為注稱康成者諱其名而字之也後漢書列其傳輒名之史家之體然也今節錄其傳姑以某代其名云傳曰鄭某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為鄉耆夫不樂為史遷造大算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菴林三統秣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萑林韓詩古文尚書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及權何進辟之為設隱修經學門人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車何進辟之為設隱修經學門人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父喪不行袁紹舉某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辭以病後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大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未幾寤疾為袁紹子鵬所逼載病至元城



縣卒年七十有四門生相與饗某答諸弟子問五經作鄭志  
八篇凡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義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  
傳中侯乾象稱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祿論議六執論毛詩  
表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發公羊墨守戴左氏  
膏肓起穀梁廢疾以難何休凡百餘萬言案鄭君所注書不  
聞有孝經而傳稱之注周禮見存傳何靈耀之鄭又注易緯  
乾鑿度叶覽圖通卦驗是類謀書緯考靈耀之鄭傳皆不具  
何也又案梁劉峻注世說新語引鄭君別傳言鄭為何進所  
辟多所匡正不用而退斯為近情必不知後漢書言一宿逃  
去又世說新語稱鄭君欲注書未成時傳言與服子慎  
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鄭聽之  
良久多與已同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  
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言之故鄭云孔子  
尊而命之曰尚書尊重之若天書然為孔氏敘云伏生以其  
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案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  
之書則尚書之名舊矣安得伏生謂之  
自是孔子命是名也鄭說信然獨孔非是

尚書八注音疏卷一疏公三合也讀若集注者著也公合  
所以著明經誼故曰公注字有數說則彼此異音初學難  
辨為之反切以發明之解有徵指而證據不詳後學莫信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二

為之故申以疏 江聲學疏 江聲字未澐江南蘇州府吳  
通之引曰音疏 縣人也數不偶動與時章因  
取周易見背之誼自號曰庭少讀尚書怪其古文與今文  
不類又怪孔傳庸劣且甚支離謂安國所為不應若此年  
三十五師事同郡惠松崖先生為作生所著古文尚書攷  
始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妄人偽作於是披公漢儒之說  
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攷它書精研故訓以足成  
之并為之音曰為之疏非敢云纂述也學焉而已故曰學  
仿何劭公注公  
羊何休學也

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粵爰伐反正義本作曰茲从薛季宣注

鄭康成曰稽同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馬融曰堯  
謚也翼善傳聖曰堯放勳堯名聲謂堯名也放勳堯氏若黃帝

傅軒轅顓頊偃高陽之類是疏 鄭注見正義先鄭司農注周禮

曰部云同合會也則稽同皆有合蓋故云稽同稽又與禾通禾  
者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極上也是極上之故則亦同稽又與禾通禾  
書周祝解曰天為古又詩商頌云古帝命武湯古帝謂天帝也  
故云古天也三國魏志三少帝紀曰帝幸大學命博士講易畢



復命講尙書帝問曰鄭某曰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王肅云堯順放古道而行之二諡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嶸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道之然鴻範稱三人古外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放古道以鴻範言之肅言之肅曰仲尼言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放古道非其至也今說篇開諡以明聖德而合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案此發善頗能申鄭指帝節高貴鄉公也細學博古兼通五經與博士問難皆詞窮无以答馬注陸德明釋文案後漢書列傳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從京兆擘柯游學博通經籍承校書郎中後上廣成領儒館人初不應後悔之乃往四年拜爲禁錮之大后崩安帝召還郎署又出爲河間王慶長史尋召拜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郡功曹陽嘉三年以岑起薦舉徵詣公車對南郡太守梁冀諷有司奏免髡徙朔方後赦還復拜議郎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善鼓琴好鑿籥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諸體文凡二十一篇融愨于鄧氏不敢復違節執家遂爲梁冀所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夷領以此頓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卒于家馬融稱名者于先聖之經書先儒名正也然則康成何以不名春秋之諡名者若字康成學行兼優聖人之流亞也尊異之故字之若春秋書邢若字康成是也江翼善傳聖曰堯者白虎通

皇清經解

卷三見十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

引禮記諡法云然逸周書諡法解則元是語今大小戴禮記亦皆无諡法篇豈大戴所刪與案大戴禮五帝德篇幸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不言名曰放勳而馬云放勳堯名者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者放勳又云帝舜者名曰重華堯稱放勳猶舜之稱重華旣重華是名故遂以放勳爲堯名也堯聲謂者職國策周詎謂魏子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无過堯舜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无大天地也今母賢不賢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此雖理諧非必有實事然卽此可見氏舜名然則鄭亦以堯爲名也故下文有舜在下曰虞舜鄭注云公望開嗣王業攻于野之中終葬乃制諡敘法禮記檀弓云死諡周道也則諡始于周也周人諱名故生則有字死有諡皆以代其名也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諡爲諱名而以易之也殷以前稱元王湯偃武王以爲三宗之稱皆非諡也鄭君箋長發詩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則生時有是稱亦非諡矣若夫太宗中宗高宗則皆子孫宗其功德而稱之亦非諡若諡則當世世有



之不獨三宗矣然則白虎通所引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者何以无焉曰此非周公所制之諡也諡法解无是語也蓋好事之徒因周公初為諡法遂取古帝王之名傳會其事實以為諡不獨堯舜然也禹湯桀紂皆以爲諡矣孔穎達正義所云因上世之生疏陳之為死諡是也傳虞之時何嘗有是法制乎傅高陽之諡非也故不從之云故劉堯氏荏黃帝稱軒轅帝又云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又云驩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是放勳與軒轅高陽等同傅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左傳亦傅高陽氏高辛氏軒轅高陽等既皆是氏欽明文思安安安之雁反注馬融曰則放勳當同故云堯氏

威義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曰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

備謂之思聲謂思或為憲安安讀當為晏晏鄭康成曰道德純

備謂之憲寬容覆載謂之晏義牛奇反今通作儀鄭仲師注周禮義古者書儀但為義則古威義

字不從人也說文亦以義為威儀字曰疏諡法解云威義悉備今通作方憲所則反或作塞則字別矣疏諡法解云威義悉備

日欽照臨四曰明經緯天地曰文道德純一曰思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照臨四曰明經緯天地曰文道德純一曰思又昭二十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四

義引鄭注云敬事節用謂之欽慮事通敏謂之思其解明字文

字與馬同此欽字思字諡似不如馬且馬諡悉同逸周書故舍

鄭取馬後漢書馮衍列傳衍顯志賦曰思唐虞之晏晏兮唐章

懷太子賢注引尚書放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又弟五倫

列傳注引攷靈耀曰堯文憲晏晏又陳寵列傳注引攷靈耀曰

堯聰明文憲晏晏放靈耀是尚書緯其文即尚書文故云思或

為憲安安讀當為晏晏當人彼文晏字同此文安安讀實為晏晏也此

古今人表作晏孺子古安晏字同此文安安讀實為晏晏也此

鄭注云云實放靈耀注也見後漢書鄧暉子壽附傳注以攷靈

耀文出于此故取彼注以注此文道德純備謂之憲與馬解思

字諡同字雖異而諡不易也說文曰部云晏天清也釋訓云晏

晏溫溫柔也天地雖清晏和柔故能覆載萬物故寬容覆載謂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被茂寄反三篇文四字假工百反正義本注光充假至也言堯作柝茲从說文所引上古文上下古文下注光充假至也言堯德充被四海之外至于天地鄭康成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

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疏釋言充也陸德明謂孫炎本桃作光則光之為充古訓也假至說文入部文表與裏對是表為外故以四表為四海之外充被四表橫言之至于天地縱言之也孝經援神契云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于地嘉禾生蓂莢起拒惡出是至于天地之事也鄭注見詩意信正義備以光為光耀亦得為一誼故以備異說所謂大人云云者所謂易文言也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是謂乾五之大人聖人而為天子者乾鑿度傅孔子之言曰大人者聖明德備也是則文言所謂大人正謂若堯舜之君故引以為說天地克明俊德注克能也合德解格于上下日月合明解光被四表

明猶尊也鄭康成曰俊德取才兼人者疏克能釋言文禮記禮明人者也鄭彼注云明猶尊也茲用其誼鄭注見正義逸禮辨名記云十人曰選倍選曰俊淮南子秦族訓云千人者謂之後說文入部云俊材千人也所說俊誼雖有不同然總是兼人之號故云俊德賢才兼人者案禮記大學引此經而說之曰皆自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五

明也則此似謂堯自明其大德故鄭注彼云皆自明明德也茲以俊德為賢才兼人不謂堯自明其德者蓋蓋學斷章取誼不必依尚書本誼且堯之大德上文以親九族九族无睦反今通已備言之此无庸更言明大德矣

作注古文家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无盡也陸

敬蘇也蘇合疏古文家者傳古文尚書者也尚書有今文古文

寬又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世相傳蘇是尚書有歐陽氏學

張生授歐陽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為大夏

侯勝傳從兄子建建為小夏侯蘇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此

凡三家皆今文家也古文孔氏壁中書有魯小夏侯之學此

而得尚書于壁中以皆古字故謂之古文篇數多今文孔安

國得其書以今文字讀之皆起以授都尉朝授庸生庸生授

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揮揮授桑欽是為古文家也九族

之說今文古文家各異並出說語五經異義見左傳桓六年正義異詁云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第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第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之母女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許君謹案禮總麻三月



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母服明云九族中九族不歸宗女  
干同姓是許君從今文家說鄭駁之云某之問也婦人歸宗女  
子離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  
期詞曰唯是三族之不度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從  
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  
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誼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  
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鄭君此說精確名通足  
羊傳云既者何盡是春秋桓三年秋七月王辰朔日有食之既公  
申古文家說之是春秋傳云既者盡也死既古有食之既公  
盡也言盡睦則无不睦矣云  
陸敬蘇也者說文目部文  
平章百姓昭明辨字也偽孔  
本作秀為古文兮唐明皇帝改偽孔之隸古从俗文遂作平遂  
誤仞秀為古文兮唐明皇帝改偽孔之隸古从俗文遂作平遂  
繇是承譌襲謬久矣今知當為采者說文采部云采辨別也讀  
若辨則采辨音道皆同實一字也又妙部彙字說云采古文辨  
史此據鄭曰今文作辨音道皆同實一字也又妙部彙字說云采古文辨  
字記索隱曰今文作辨音道皆同實一字也又妙部彙字說云采古文辨  
古文之為采矣又下文采秩采在諸文伏生大傳及鄭注周禮  
馮相氏所引皆作辨而偽孔本亦皆作采唐本亦皆改作平其  
相參證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六

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傳曰昭亦明也

夙反疏采讀若辨者說文

辨者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卷一云然也鄭注見後漢書劉殷子  
體附傳注及史記五帝本紀裴駟集注古文辨作采說文采部  
云采辨火也象獸指爪分火也故云辨也史記伯夷列傳云此  
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故云章明也國語楚語子期對昭王曰  
民之微章曰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  
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故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稱傳曰者  
偽孔氏傳也偽孔氏傳乃亂經者之所為說多乖謬然其訓誼  
亦間有是者亦時或取焉以其匿名而託于孔氏不知實是誰  
人故但稱傳曰後凡傳傳曰皆同此說文日部云昭叶蘇萬邦  
叶明也是昭本訓明以經昭明聯文故云昭亦明也

文協注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中夏蠻貉莫不離蘇故曰萬國  
夏行段反除春夏之夏皆同疏此注用王充論衡執增篇文而  
此後不重出音部門白反疏稍易其後漢書有傳充以萬為  
虞人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萬餘萬言後漢書有傳充以萬為  
盈數萬國言其多不必準一萬國案鄭君答魯慕注計九州之  
內實有萬國茲不用鄭君彼注道者上文光被四表是言堯德  
及四海之外若以九州計萬國實數則不出中文反狹小矣王  
充所說該廣黎萃於變肯誰於古文烏肯古文時注黎眾也於  
故用充誰



語聲時是離和也言眾民从化而變用是大和从才谷反與從

疏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引書云黎民於蕃時鮮應劭注云

黎眾也時是也離和也言眾民于是變化用是大和也案此

注似解於爲于恐非是故取而略改之劭云仲遠汝南穎人

所著有風俗通又集解漢書黎眾釋詩文說文說文古文鳥故

乃命烏於語聲也時是亦釋語文離和毛詩何彼襍矣傳誼也

戲和戲古義字喜安反和合戈反注馬融曰義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

掌四時鄭康成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

地堯育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之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

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重直馬注見釋文云

氏掌地官者國語楚語云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

司天之職和承黎司地之職也云四子掌四時者即下文義仲

義叔和仲和叔各主一時是也鄭注見賈公彥周禮疏敘云高

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者即據楚語文但

楚語言顛頊顛頊云高辛者鄭兼據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之文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也賈公彥云高辛與顛頊无隔故重黎事顛頊又事高辛若稷

契與禹事堯又事舜容當然也云堯育重黎之後亦楚語文

彼文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未言義和鄭以

義氏和氏當之者即以義和實是重黎之後言堯使復典之則是

使復爲天地之官即此命義和實是重黎之事矣故章昭注楚語亦以重

黎之後爲義和與鄭同也云亦紀于近命以民事者昭十七年

左傳云自顛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命以民事而命以民事

謂少昊以前以雲火龍鳥等紀官是紀于遠顛頊以來以民事

命官是紀于近若稷與司徒是紀于遠顛頊亦紀于近亦

疑而于下文注云堯初天官爲稷則直而不疑自當有據也其

从才谷反與從

與今通用從非

鮮應劭注云

汝南穎人

古文鳥故

乃命

烏

於語聲也

時是亦釋語

文離和毛詩

何彼襍矣

傳誼也

戲和

戲古義字

喜安

反和合戈反

注

馬融曰

義氏掌天官

和氏掌地官

四子

掌四時

鄭康成曰

高辛氏之世

命重爲南正

司天黎爲火正

司地者即據楚語文但

語聲時是離和也

言眾民从化而變用是

大和

疏

漢書成帝紀

陽朔二年詔引書云

黎民於蕃時鮮

應劭注云

黎眾也時是也

離和也言眾民于是

變化用是大和也案此

注似解於爲于恐非是

故取而略改之

劭云仲遠汝南穎人

所著有風俗通又集解

漢書黎眾釋詩文說文

說文古文鳥故

乃命

烏

於語聲也

時是亦釋語

文離和毛詩

何彼襍矣

傳誼也

戲和

戲古義字喜安

反和合戈反

注

馬融曰

義氏掌天官

和氏掌地官

四子

掌四時

鄭康成曰

高辛氏之世

命重爲南正

司天黎爲火正

司地者即據楚語文但

楚語言顛頊顛頊云

高辛者鄭兼據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之文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一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也賈公彥云高辛與顛頊无隔故重黎事顛頊又事高辛若稷

契與禹事堯又事舜容當然也云堯育重黎之後亦楚語文

彼文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未言義和鄭以

義氏和氏當之者即以義和實是重黎之後言堯使復典之則是

使復爲天地之官即此命義和實是重黎之事矣故章昭注楚語亦以重

黎之後爲義和與鄭同也云亦紀于近命以民事者昭十七年

左傳云自顛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命以民事而命以民事

謂少昊以前以雲火龍鳥等紀官是紀于遠顛頊以來以民事

命官是紀于近若稷與司徒是紀于遠顛頊亦紀于近亦

疑而于下文注云堯初天官爲稷則直而不疑自當有據也其

以地據周以推堯時之地官當亦名司徒也案鄭司徒掌邦教

同因據周以推堯時之地官當亦名司徒也案鄭司徒掌邦教

係功注云堯未時義和之地官皆死又于稷禹暨咎繇注云堯初

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又以棄爲后稷禹作司徒是

堯時事然則堯初義和爲天官名稷司徒徒遠後棄爲稷禹爲

司徒事仍領天地之職否乎抑天官名稷司徒徒遠後棄爲稷禹爲

與鄭說不得詳聞矣賈公彥周禮疏敘云堯初天官爲稷至堯

命禹爲之即天官也此說未知是否

欽若昊天

昊何

注

欽敬

若順也

古文家說元氣廣大謂之昊天

氣項既反俗輒

釋

欽敬

若順也

古文家說元氣廣大謂之昊天

氣項既反俗輒

釋

欽敬

若順也

古文家說元氣廣大謂之昊天

氣項既反俗輒

釋

欽敬

若順也



文若順釋言古文家說出五經異詁見詩黍離正義異詁云今尚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曰蒼天秋日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曰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許君謹案尚書堯命盤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己丑孔某卒稱曰昊天不弔非秋也鄭駁之云某之間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經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韜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宜於其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从其主爾若察于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某卒爾旻天不弔无可怪爾此鄭君說合此兩說皆有指趣可謂名通義許君異詁雖不從今文家說而其所說說文解吳字云春為昊天又兼采今文解吳字云秋天也虞書曰仁覆閔下謂之旻天則又兼采今文古文兩說則亦不以今文說為非也茲不用今文說者以此經不得專言春也云元氣廣大者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諱改作人沿談注秣讀為秣日月而迎送之之秣象讀為聖人至今茲特更正

象之之象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二十八宿環列于天四時迭中者也日月之會曰昏分二十八宿之度為十二次是為十二昏若所謂星紀元枵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離首離火離尾壽星大火析木之津是也秣象其分節以審知時候以授民也攷靈耀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宿息救反

馭子俞反誓子斯反降下種反離常命反疏天戴禮五帝德篇津卽鄰反種之用反俗作種非械亦成反疏孔子傳帝嚳德篇月而迎送之謂推步日月之行度迎其將來送其當往以審知秣數也易繫詞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謂聖人象法乎天



也此經秬象亦謂推步象法故讀从彼二文凡云讀爲某者非但音如之直是諛从之也云日一行一度玉符列傳注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旬天卽以旬天之數分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故云日一行一度也月行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十九而與日一行一度也月行二十九日行之度相減除之推得月行二十七度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二彊而一旬天以此二十七度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二彊爲則而以旬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七矣案禮記月令正義引孫家之說云月一日至于四日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晦又最疾日行十四度餘此月行之大率也茲言月行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與孫家說異者蓋細覈之月行實有遲疾通其遲疾而大判言之則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云星二十八宿環列于天者謂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辰心東而西而南北下而南上斜繞乎天中者也但星有經有緯二十八宿爲經土木火金水五星爲緯此推言二十八宿者以五星時進時退順逆无常不可準以定時此經所不數也云四時迭中者謂昏中于南方若下支星鳥星火星虛星昴之屬昴也云日月之會曰辰者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九

昭七年左傳文云分二十八宿之度爲十二次是爲十二辰者漢書律秬志紀二十八宿之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宿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二危十七室十六壁九北方宿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三鬼四柳十四昂十一畢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方宿八十度井二十三鬼四柳十四危十七室十六壁九北方宿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三鬼四柳十四二度終于婺女七度元枵初婺女八度終于危十五度調訾初危十六度終于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終于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終于畢十一度實沈初柳八度終于張十七度鶉尾初井十六度終于柳八度鶉尾初柳九度終于斗十一度此度數張十八度終于軫十一度壽星初軫十二度終于氏四度大火初氏五度終于尾九度柝木初尾十二度終于斗十一度此度數本諸劉歆二統秬依明堂月令十二月之日躔而約畧紀之未及覈實細數故无四分一之奇數其十二月之秬或三十度或三十一度蓋其起訖進退之數无由細推故爾若細分之每度并紀其進退之數比三統秬爲詳然計之則多出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外是不可馮準故不錄取又蔡邕月令章句所紀十二次棊三統秬退六度則又在後矣故亦不用今以退度按其年代蓋周秦間之秬也茲錄之者以退十二次之紀无前之者故也其十二次之名惟大火見于夏小正而夏小正傳



曰大火者心也則未以為次名也其餘次名惟見于左傳國語  
兩雅諸書是實始于周爾何以知之昭元左傳云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商邱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而襄  
征討后帝不城遷闕伯于商邱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而襄  
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然則遷闕伯實沈者  
帝堯也則名參次為實沈者後世則然其在堯時實沈猶是人  
爾豈以為宿次乎又詠訖之次一名彗彗為商伯矣然則商時當  
在商為彗彗氏外傳鄭語云大彭豸彗為商伯矣然則商時當  
亦未有此十二次名也故知始于周也夫既是以周時借名而以  
說唐書者以前此別有十二次名與否夫既是以周時借名而以  
名言之故云若所謂言若左傳所謂心為大火及歲在星紀降  
婁之等國語所謂歲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爾雅所謂壽星角  
婁也云云也其于十二支則星紀丑也鶉火午也鶉尾亥也降  
戛戌也大梁酉也實沈申也鶉首未也鶉尾午也鶉尾亥也降  
星辰也大火卯也析木之津寅也云稱象其分節以審知時候  
者分謂分二十八宿也度以四星昏日躔所在節者分至啟閉  
為八節三分之二十四合也推步象法之可以審知時候也  
所引攷靈耀文見禮記月令合正義伏生大傳亦有此文但少異  
爾

分命戲中

中古仲字直眾反下文中秋中冬皆同注鄭康成曰仲叔亦

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為之官蓋春為秩宗夏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

為司馬秩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掌四

時者字曰仲未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未小豆也借為未季字取幼小之謂也俗輒作

叔說文叔訓捨也非其誼

注見周禮疏敘云分陰陽四時者

也共居容反見亦旬反

鄭意謂分天地四時之六職陰陽

猶言天地也觀其下節備舉六官之名可知鄭意如此賈公彥

乃云分陰陽為四時謂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

是誤解鄭意矣下經伯夷為秩宗主禮答孫作土掌刑冬官為

工共工即司空之職以周禮況之春官掌禮秋官掌刑冬官為

司空故云春為秩宗秩為士冬為共工其言夏為司馬則于唐

義叔為夏官是司馬也案所引夏傳乃伏生尚書大傳也今大

傳无司馬在前之文蓋有以證鄭注則所傳者蓋正謂唐虞

其指意公彥但見其文而引以證鄭注則所傳者蓋正謂唐虞  
時之司馬矣但四子之官各經未有明文鄭就堯末時之官分  
配四時而約畧言之故云蓋以疑之而知當然爾故亦為疑詞宅堯  
夷曰暢谷堯元子反正義本作峒乃吳楚注舊解宅為尻今文  
宅皆為度宅度字同讀當从度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堯夷在冀



州陽谷立春日日直之而出聲以爲冀字蓋誤也當爲青州禹  
貢云塢夷既略青州分也今文塢夷爲禹鐵亦爲禹鍊鐵鍊讀  
皆同夷塢谷或爲塢谷曷日出也或爲湯谷淮南子曰日出于  
湯谷凡君魚反俗作居音誼皆非矣度代疏云舊解宅爲凡者  
洛反許爽與反分巫奮反禹元子反史記作凡郁夷僞  
孔傳亦訓宅爲凡也云今文宅皆爲度者蔡邕石經本作度蔡  
石經以爲凡也又鄭注周禮經人引此下經度西曰榘穀賈公  
彥疏以爲凡也大傳文是則伏生本此下經度也由此以推則邱宅  
宅南交宅朔方今文亦皆作度也云宅度字同者禹貢降邱宅  
土風俗通引作降邱度土三危既宅史記作三危既度又詩宅  
是鎬京禮記坊記記度是鎬京宅史記作三危既度又詩宅  
者不夙舊解宅凡之訓也蓋四子掌四時是宅度同字也云讀當以度  
明時者當在京師不宜遠處四方若投四裔者然故不可以宅  
爲凡也僞孔氏亦知其不可而迂還所言之安見是凡官乎其  
經宅字與塢夷南交等聯文是就處所言之安見是凡官乎其  
解非是不如轉宅爲度解爲測度于誼允協也後漢書儒林列  
傳云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  
經無雙許叔重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纂爲五經異詁  
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許冲上書安帝曰臣父故太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一

尉南閣祭酒慎本從賈逵受古學又曰慎博問通人攷之于達  
作說文解字又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謹纂具一篇并上  
案孝經古文說今不傳後漢書亦不言豈上而未頒行與茲引  
說文解字者上邵文也陽谷是日出之所當在東方冀州則在  
爲方言塢夷在冀州陽谷多聲疑冀州蓋寫書者之誤非謂許  
君誤也人竄改增損者多矣此說冀州蓋寫書者之誤非謂許  
者證塢夷之在青州也禹貢云海岱維青州塢夷既略是塢夷  
在青州畧分也云今文塢夷爲禹貢云海岱維青州塢夷既略是塢夷  
亦爲禹鍊者據釋文也云鍊鍊爲讀皆同鍊夏本紀索隱云然即  
古文鐵二文實一字其音天結反但古字輒有假借用者以鍊  
以夷即借以爲夷鐵與鍊同字因亦借之故此經夷字有作鐵  
若鍊者顧字雖或異而其音爲夷不可變也恐學者因字異而  
遂易其音故正其音云讀皆同夷也云塢谷或爲塢谷曷日出  
也者說文日部云曷日出也即引商書曰曷谷其商字蓋誤且  
少一日字當云唐書曰曷谷正引史記文也云或爲湯谷者五  
南本紀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案此文故是錄此篇也引淮  
南子者天文訓文以出于湯谷證作湯谷者亦是也淮南子  
者漢高帝之孫淮南王安所著名曰鴻烈解凡二十一一篇但今  
本淮南子作日出于湯谷蓋後人習見尚書之曷谷而改其文  
據索隱所引知其本作湯谷也說文爰部書之曷日初出東方湯  
谷所登博桑爰木則湯谷實日出之所故淮南云日出于湯谷



黃賓出日黃字外夕以彼況此知此亦當作黃也賓必刃反

〔注〕黃敬也賓讀曰賓導也鄭康成曰黃賓出日謂春分朝日朝

〔疏〕說文夕部云黃敬也故云黃敬也釋詁云黃敬也蓋後

反賓字見賓字而誤為賓古本爾雅當亦作黃敬也云賓讀

曰儀鄭注皆云賓當為賓又此經下文賓于四門鄭注亦以賓

為儀此經賓字誼亦然也儀導說文入部文史記錄尚書輒以

故訓代經文于此文云敬道出日則是黃賓當訓敬導也鄭注見

正義案馬融注周官堂昭注國語皆云天子以春分朝日朝之

言朝言出日則是朝矣下言日中則是春分故鄭云謂春分朝

日采艷東作此以下四采字正義本皆誤作平辯以詳于上艷

古文訓亦作采辨則偽孔本猶存古〔注〕采讀為辨其敘事之辨

字正義之本乃闕元皇帝所改爾〔注〕采讀為辨其敘事之辨者周禮馮

今文皆為辨艷敘也鄭康成曰作生也聲謂春時政令當助天

生春官辨敘之也物生于東故曰東作周禮馮相氏辨四時之

敘此則四時官各辨敘一時也馮皮冰反〔疏〕事之辨者周禮馮

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辰十有二辰十有八星之位

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彼鄭注引此經采辨采在四句以說而字

皆作辨則采辨古今字故此讀從彼文辨也案鄭引作辨者从

伏生今文本也伏生大傳實作辨故云今文采皆作辨言皆者

弟也三時總言之也說文豐部云次爵之次弟也支部云敘次

止毛傳云敘同謹故云辨敘也鄭注見正義詩采薇云薇亦作

此作生一訓今不得詳聞故聲據所聞以足成其誼大傳五行

號曰助天生是王者春時出孤當順天施生之意禮記月令仲

春之月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彼鄭注云助生氣也故云春時

政令當助天生春官辨敘之也云物生于東故曰東作者易說

卦傳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是物生于東也東方生風因故

此助天生之政令為東作也舊解東作專指農事其誼偏矣故

不用之云周禮馮相氏辨四時之敘者以此辨秩即馮相氏辨

其敘事之職也案周禮敘官馮相氏中土二人下土四人其職

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是官雖有六人而四時

之職未嘗分也此則東作南譌西成朔易四子各主一時與周

禮異故引周禮以說日中暉鳥以殷中春〔注〕馬融曰古制刻漏

正以明其職之同也日中暉鳥以殷中春〔注〕馬融曰古制刻漏

晝夜百刻日中晝漏五十刻夜亦五十刻春分之昏七星中殷

皇清經解 卷三九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中也疏

注見正義及釋文詩東方未明正義引鄭注云口中者

亦皆同馬以鄭當師事馬故取馬注馬偁古解星鳥及般字讀

之秬法不然也案司馬彪續漢書律秬志是東漢之秬法也其

所紀刻漏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晝五十五刻八

十五刻二十四刻二分夜四十四刻八分輒減夜漏五刻餘以魂書其每

氣之間增減刻數多少不齊不可通而率是東漢之秬法與古

制仲春仲秋日夜分不同也孔穎達正義云天之晝夜以日出

入為春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出前二刻半為夜日入後

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魂晝則晝多出夜夜五刻此不易之

法也案于文日出一上為旦一者地也昏从日从氏省氏下也

言日氏下也然則日出乃為明日沒即為昏晝夜當以日之

沒分其下未出既沒各取二刻半以益晝晝非也且此經言日之

下經言宵中互文以見春分之晝同于夜秋分之夜同于晝无

有修短月令所謂日夜分是也安有損晝益晝之法乎故馬云

晝漏五刻夜亦五刻也經言星鳥馬云七星中者鳥者南

方七宿東井鬼柳七星張翼軫總名綵鳥七星則其正中者一

宿計七宿百一十二度形體廣大中星當據南方正中者而言

故馬云七星中也案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此言春分

之昏七星中者蓋恆星又行于天六十九年彊半而移一度則

日躔于恆星亦六十九年彊半而差一度月令周公所作又為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春相呂不韋竊改距堯舜千九百餘年則恆星移二十餘度故

遲二十餘日至季春而昏七星中此當堯時則春分之昏七星

中矣殷中稔民析稔心秬反注稔讀若厥其也析散也將治

農事散布在野疏稔讀若厥者說文氏部文釋言云厥其也彼

為散呂氏春秋仲春紀云耕者少舍高誘注云少舍皆耕在野

者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稔民析散布在野茲用其誥故云

將治農事

散布在野鳥獸羣尾置反注羣讀曰字字乳也尾跋也言方字

乳而尚跋也跋非反疏羣尾史記作字跋說文敍云字者羣

為字戰國策云信如尾生高論語作跋生高又漢書古今人表

有尾生高尾生晦顏師古以為即跋生高跋生跋是尾與跋亦

通也字乳尾跋說文子部及尾部文圖記魯語云鳥獸孕韋昭

注云謂春時又云鳥獸成章云謂立夏鳥獸以成是則春時鳥

獸方字乳申命戲未宅南交注申重也宅亦讀為度火交于土

而尚跋也故曰南交鄭康成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重直

申重釋詁文云火交于土者土雖寄王于四季其位則在南方

之西未坤之地五行相生迭于如父子相代土為火子故月令

故曰南交鄭康成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重直交于土

而尚跋也故曰南交鄭康成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重直

申重釋詁文云火交于土者土雖寄王于四季其位則在南方

之西未坤之地五行相生迭于如父子相代土為火子故月令

故曰南交鄭康成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重直交于土

而尚跋也故曰南交鄭康成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重直

申重釋詁文云火交于土者土雖寄王于四季其位則在南方

之西未坤之地五行相生迭于如父子相代土為火子故月令

故曰南交鄭康成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重直交于土

而尚跋也故曰南交鄭康成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重直

申重釋詁文云火交于土者土雖寄王于四季其位則在南方

之西未坤之地五行相生迭于如父子相代土為火子故月令

故曰南交鄭康成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重直交于土

而尚跋也故曰南交鄭康成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重直

申重釋詁文云火交于土者土雖寄王于四季其位則在南方

之西未坤之地五行相生迭于如父子相代土為火子故月令



中央土傳季夏之月是火交于土也夏官主南方兼火土二行  
火土相交故曰南交僞孔氏言夏與春交非也鄭注見正義據  
春曰暘谷秋曰柶谷冬曰幽都則夏當云采艷南譌敬致譌兀  
曰明都茲未有是語故云三字摩滅也

注譌化也夏气任養化成萬物故曰南譌謂助天養之政令夏  
官辨敘之也鄭康成曰司馬之職治南嶽之事得則夏气和聲

謂致致日也謂立八尺之表視其晷景夏至之景尺有五寸為  
短之極短極則气至无伏陰之患是為夏气和也周禮馮相氏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此獨于夏言之舉一隅以見也暑君消反

相息匠反疏譌化釋言文云夏气任養化成萬物者白虎通云  
見弋旬反疏夏火王長養萬物又云南方者任養之方大戴禮  
曾子天圓云陽施而陰化蓋春陽施生夏承春而任長養之功  
五月陰生而萬物化成矣故易說卦云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  
養焉繫詞曰坤化成物也云助天養之政令者地也萬物皆致  
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旂旒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  
天養是夏時政令助天養也若月令仲夏令民毋刈藍及游牝  
別牽之屬又如五行傳仲夏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刈藍及游牝  
別牽之屬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南

助天長養之政也鄭注見詩七月正義云得則夏气和者是說  
敬致之誼惜引之者太略其誼未明故聲下已說以申明之云  
立八尺之表視其晷景者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佗八  
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僞  
神讀如引謂置杖于地之四維四中引繩以正表故謂之八引  
彼文雖止言冬至然夏至亦致日則亦立表視景矣夏至之  
景尺有五寸為短之極者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至  
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支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  
短之極極則气至无伏陰之患是為夏气和也伏陰者寒為害也  
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短于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  
則則是四時之敘正矣茲取彼注之意以申此夏气和之誼故云  
短極則气至无伏陰之患是為夏气和也伏陰者寒為害也漢  
書天文志云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是也據周禮  
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此亦當然茲則春言黃實秋言黃  
淡皆于平秩上言之不與此敬致同況且出日是平日內日未  
至于昏明非致月矣冬則并无文獨于夏言敬致蓋舉一以例  
一隅也故云舉一隅以見日永堽火以正中夏注永長也馬融  
曰日長晝漏六十刻夜四十刻仲夏之昏心星中疏永長釋詁  
正義案鄭注攷靈耀云九日增減一刻計春分至夏至九十二  
日當增十刻春分晝漏五十刻則夏至之晝六十刻矣鄭君注



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則則非也故不用經言星火馬  
云心星中者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傳夏昏火中者年也  
夏去堯時尚近故火中猶在五月而月令仲夏昏火中者年代  
久遠故也王肅不知極星之右旋而誤認中星終古不變遂據  
月令中星以說尚書謂此星鳥星星火等皆說季月仲月則猶未  
中肅未見夏小正乎不知天文又不能攷古而妄造臆說何異  
噫姑不知 罕民因注 因就也 就之言就高也 月令仲夏之月可  
春秋乎

以尻高明 凡君魚反 疏 因就說文口部文云就之高也者  
凡也京人所為絕高邱也是就高之就也月令者明堂月令也  
篇在禮記彼仲夏文云可以尻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  
可以處臺榭鄭注云順陽在上鳥獸稀草注 稀疏也皮去毛曰

革鄭康成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 去羌許反 疏 說文禾部  
革獸皮治去其毛革夏之故云皮去毛曰革鄭注見詩斯干  
正義蓋夏時暑熱鳥獸之毛皆退落而稀少故云毛疏皮見  
命咏中宅西注 分或為申宅讀亦當為度鄭康成曰西者隴西

之西今人謂之兌山疏 五帝本紀云申命和仲故云分或為申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去

書地理志隴西郡有西縣是也案後漢時西縣屬漢陽郡故鄭  
君注禹貢云殽冢山在漢陽西此言隴西之西者本其初言之  
爾兩注互相備也云今人謂之兌山者蓋當時有是名也于易  
卦兌在正西北山在西方故謂之兌山劉昭注補後漢書郡國  
志引此鄭注云西在隴西西今謂之曰柳谷 柳伏生大傳及  
充山入充二字蓋誤析兌字而又譌也

鄭注周禮所引皆作柳史記舊本注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  
亦作柳徐廣音義可證茲故从柳

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谷一說古大篆弌字讀當為柳古柳弌

同字谷或為穀 弌古 疏 伏生大傳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  
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夏西曰柳穀賈公彥疏云柳者諸色所聚  
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公彥雖未備鄭注然鄭引  
此以證彼柳之為聚而公彥申說柳穀之誼如此自是用鄭說  
矣故採用之一說者虞翻說也見陳壽三國吳志度顛傳苞松  
之注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好誣鄭君其小人也顧其說有  
可采不必以其人廢其言也云古大篆者說文攸云周宣王太  
史籀弌字者蓋古文亦可通稱大篆也據說文弌得聲故西而  
云大篆弌字者蓋古文亦可通稱大篆也據說文弌得聲故西而  
當如柳聲同則可通用故柳弌同字言此者欲見谷在正西方  
位直西故名弌谷特借柳字為弌爾是說雖異于鄭意亦得備



一誼故兼存之云谷或為穀者  
據大傳及鄭注周禮所引也  
黃淺內日偽古文作豐淺正義  
本作寅錢个度集韻  
引作黃淺內日且傅馬融讀則是馬本如  
注淺讀當為錢傳曰

餞送也鄭康成曰黃淺內日謂秋分夕月  
餞夕疏釋文引馬融  
注云淺滅也

滅猶沒也蓋馬意以淺滅之誼施之于此未安故又轉一誼為  
沒然沒猶內也內日上不須言沒故不用其注案鄭注成王政  
被訓練為滅馬云淺滅是以淺為淺淺字通矣又案鄭注義  
禮士虞禮云古文餞為踐是踐餞同字則淺又讀踐矣此文偽  
孔本字作淺而其傳訓為送則是又以淺為餞故讀淺為饌而采  
用偽孔傳也鄭箋韓奕詩云餞送之也注士虞禮云餞送行者  
之酒傳云餞送誼可取也鄭注見正義國語魯語云少采夕月

章昭注云夕月以秋分此下言宵中則是秋分茲言內日則是  
夕時當秋分夕月采豔西成注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故曰西  
故云謂秋分夕月

成秋官辨敘其助成物之政謂助天收也疏云西為陰中萬物  
射篇鄭注之言也云助天收者五行傳曰自夏至數四十六日  
迎秋于西堂旌旄尙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是也經言西成  
而注云助天收者逸周書大開武云既秋而不穫雜禽其饗之  
是不收則廢其成功此助天收所以為西成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六

傳說西成之誼云趨收斂以順天道  
宵中壘虛以殷中稷稷籒文妖注春陽故言

日秋陰故言宵宵夜也鄭康成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  
齊虛元武中虛宿也馬融曰秋分之昏虛星中見亦向反疏宵  
宿心袖反中

則日亦中上經春言日中而此變文言宵宵中者以日陽而夜陰  
春為陽故言日秋為陰故言宵互相備也宵夜釋言文彼舍人  
注云宵陽氣消也鄭注不見周禮挈壺氏賈公彥疏及詩七月正  
義以宵言宵故以日不見為言也云與見者宵斗牛女虛危室  
均齊皆五十刻矣元武者北方七宿總名七宿斗牛女虛危室  
壁也虛當其中故云虛元武中虛宿馬注見正義云虛星中者

謂正南方 季民夷注夷平也仲夏尻高明順陽在上也仲秋首  
之中也

風至當去高尻乎地自每疏釋詁夷平同訓易故云夷平國語  
先貳韋昭注云夷平也仲夏尻高明乎地也云順陽在上也  
者鄭注月令說尻高明之意也云仲秋首風至者順月令文也  
注云首風疾風也高處風多故當去高尻乎地冬言與春言析  
以出入言是謂民之尻處則夏言因秋言夷亦當以尻處言因

是就高夷之言乎承上因而鳥獸毛毳沈反注沈讀若選仲秋  
言夷則是謂去高尻乎地也



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疏此用說文毛部誼也統之爲言

音誼皆申命咏未宅朔日曰幽都注宅讀亦當爲度朔方北方

也亡讀若方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蓋是與

幽閻都聚也疏云朔口北口也者釋訓云朔北口也舍人注云

北口物之終始故言朔也云亡讀若方者說文亡部文亡者亡

正象形字也方則併朔誼有別而字則同世人輒用方代亡幾

不知有亡字故許君以方箸明亡字之音以曉後學也引山海

經海內經文言北海之內幽都之山似即此朔口之幽都故引

以說不敢質言故言益言與也淮南地形訓曰西北口曰不周

之山曰幽都之門高誘注云幽閻都聚也元冥將始用事順陰

都誼當同彼故用彼訓采壯朔易注壯筮也肅曰易者謹約

蓋臧循行積聚聲謂冬時政令助天地閉臧冬官辨筮之也言

易者臧則內故夏新有革易之誼也朔易或爲伏物晉初八反

臧才即反俗書加艸于上非也下行反疏在晉釋詁文肅曰

積子賜反又如字內奴累反夏工行反疏在晉釋詁文肅曰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七

義去其氏者貶也春秋書鞏帥師不稱公子以鞏弒隱公故終

隱之篇輒去族以示貶肅于尚書有大臯焉故微嘗熒之例以

傳陳壽三國志平引劉賈之言謂肅方于事上而好下倭已此

一反也性者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

歲三反也即此三反以觀則其詳僞矯飾之情狀可見矣孔

穎達陸德明皆言肅注尚書類孔氏疑其竊見孔傳而祝之

案肅僞造孔子家語及孔叢子輒與僞孔書應合則僞孔書直

是肅所爲爾故曰肅于尚書大語焉也肅又作聖證論與鄭

君爲難語多乖謬又注易詩禮論語諸書今皆不傳不足惜也

云謹約蓋臧循行積聚者文出月令而多一約字爾伏生大傳

引舊傳以說朔易之誼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臧閉門閭固

封竟入山澤曰獵以順天道以塗闕廷門閭築固此二語與大

傳誼合故節取之月令仲冬云徐闕廷門閭築固此二語與大

天地之閉臧也故云冬時政令助天地閉臧也又孟冬云命有

同曰土事毋作慎毋發益毋發室屋又云命奄尹申宮合審門

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是助天地閉臧之合也云朔易或爲伏物

者史記云伏在伏物索隱謂大傳云便人所以伏物推之而

書然則今大傳作朔易者乃後人所改伏本實作伏物推之而

書當亦作伏物矣案大傳云北方伏方萬物之方伏是伏物

之誼日短晷景以正中冬或曰晷是西方宿且一名雷小星詩

又與禍猶叶遂疑晷當从彗段玉裁



曰詩十月之交而與醜叶其去聲則為賈上聲則為昂故昂賈皆得而聲昂非會意字不必从而子以段君通古音當从之

注馬融曰日短晝漏四十刻夜六十刻冬至之昏昂星中鄭康

成曰昂白虎中宿也宿心疏馬注見正義云昂星中者亦謂南

白虎者西方宿總名西方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也昂當其中故云昂白虎中宿也

注民與到反注鄭康成曰奧內也聲謂民避寒而入室內也詩云嗟我婦子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為爰疏鄭注見文選諸白馬賦李善注釋宮云室

內也論語八佾云與其媚于奧孔安國亦訓奧為內也聲謂以下

增成鄭君內云之誼謂入室內也引詩者幽風七月文取其改歲入室之言證此

烏獸毵毛毵如注毵毛盛也毵或為廢毛

或為髦髮如勇反疏毵毛盛也毛部引云烏獸毵髮故云毵或

為廢毛帝曰咨女戲泉味女仁清反後不重出音者皆注咨善

泉與也疏容善泉與並釋語文今爾棋式百有六旬有六日棋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其反偽古文作芻茲从說文所引式古文三有七穴反注

棋復其時也十日為旬肅曰四分日之一又八六日之內舉全數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

疏云棋復其時也者說文禾部文謂二十日為旬復其始之

也肅注見正義一孰故字禾部與年同意十日為旬說文夕部文

一經言有六日是以四分日之一作全日并五日為六日故云

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言之以閏月正三皆成歲

正字从史記偽孔本元本改作注閏餘分之月鄭康成日以閏月推四時使分至

閏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秭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后今作啟

中句反字从疏云閏餘分之月者說文王部文也洛書甄耀度

竹俗从艸非疏日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

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案六日行一度則

之一為一歲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二十七九

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弱而周天矣其不以是為一月何也以

未周乎晦朔弦望也如合朔之後越二十七日是為一百四十分

之三百二有奇月一周而復乎其所以則離乎其二十七度



餘矣必更越二日餘而月及日于前曆而復合朔也故攷靈耀  
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爲月其必分  
一曰爲九百四十分者欲于其中取四百九十九分以配二十  
九日而歲月也兩月則五十九日九百四十分之五十八故  
月有大有小十二月爲年其率大者六月小者六月爲日三百  
五十四餘分三百四十八也朔數謂之年申數謂之歲歲卽稷  
也以日之周天爲率必而二十四氣而成凡分稷之日每氣得  
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也二十四氣分稷之日每氣得  
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五又奇不盈分者八之五也二  
氣則三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一十一又奇不盈分者四  
之一一年有十二月歲則二十四氣合以二氣當一月以二氣當  
一月則氣餘八百五十二分又奇不盈分者四之一矣四月則  
餘三千四百九分設以八乘之三八二萬四千八分之二餘分  
八九七十二凡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分是三十二月之餘分  
也如法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以二十乘九百則一萬八千以二  
十乘四十則八百計萬八千八百分以爲二十日又以九乘九  
十分則以爲九日其餘一十二分然則三百六十二日又得八千四百一  
十二分也乃段後日九百四十分之四百八十七而置一閏焉  
又積三十三月餘二萬八千一百三十四分奇不盈分者四之  
一除去前所段之四百八十七分計二萬七千九百三十七分  
奇四之一以其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分爲二十九日惟餘三分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九

畫其四之三以益之一復借後日百三十一分又別取其一分而  
十四分奇不盈分者四之一除前所借百二十一奇四之三  
計二萬八千二分半以其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分當二十九日  
并四百九十九分作一閏猶餘二百六十分半又三十二日  
餘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分加前所餘二百四十三分半凡二  
萬七千五百一十五分半以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分作二十九  
日惟餘二百五十五分半更借後日二百四十三分半而置一  
閏焉又三十三月餘二萬八千一百三十四分奇不盈分者四  
之一除前所借二百四十三分半計二萬七千八百八十分奇  
四之三除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爲數二萬七千七百五十  
九分以爲一閏猶餘百二十一奇四之三又三十三月餘二  
萬八千一百二十四分奇不盈分者四之一加前所餘百七十  
五十九分作一閏猶餘四百八十七分又三十二月餘二萬七  
千二百九十二分加前所餘四百八十七分凡二萬七千七百  
五十九分適符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之數以爲一閏凡七  
百九十七日行夏曆計之爾若覈其實則氣與月皆有修短不齊  
是極也雖然此通率計之爾若覈其實則氣與月皆有修短不齊  
之極也十五日九百四十分之六日行遲則氣長而朔短其長  
而月之會日則學越二十九日不及四百九十九分而合朔矣



故夏月有頗小者日行疾則氣短而朔長其短之極則十四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六十五冬至氣然也而月之會日則晚  
有二十九日七百五十五分而始合朔者故冬月有頗三大也  
因而置閏恆有推移必視前月之中氣在朔前後月之中氣在  
朔後者以爲閏月則後月之節氣當是月之適中則是月分屬  
兩月而无偏頗逸周書所謂問无中氣左傳所謂瘳正于中也  
鄭注見公羊隱元年傳疏分至百閉者是謂八節推四分至謂夏  
至冬至百閉立善立夏閏謂立厓立冬是爲善節推四分至謂夏  
閏使分至百閉皆當其節不失其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之反注  
正則歲秣成亦所謂舉正于中也

允信釐飭工官庶眾績功咸皆熙興也力反疏史記錄尚書輒  
于此文云信飭百官眾功皆興茲本其文以爲訓允信釋詁文  
鄭注易噬嗑象傳云飭猶理也箋詩頌臣工云釐理也則釐飭  
同詁又下文釐降二女史記作飭下二女亦以釐爲飭也帝曰  
疇咨若昔登臯疇直彼反注疇詞咨謀登升臯用也臯讀爲庸  
馬融曰義味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从庶績多闕故求馭順  
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味疏疇詞者詞謂諸詞也說文曰部云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辛

故用其誼咨謀登升並釋詁文臯用也讀若庸者說文音部文  
說文庸字在用部亦訓用也則臯庸音誼皆同異文同字也馬  
注見正義案下文鄭注云堯末時義味之子皆从庶績多闕而  
官廢典此馬注說同蓋當時經師相傳舊說如此馬君必本諸  
君賈諸君曰放齊曰諱子絳啓明放字往反絳正義本作朱說文糸  
字如此則注馬融曰允嗣也鄭康成曰帝堯允嗣之子名曰丹  
此當作絳

絳聲謂啓開也疏馬注見釋文釋詁允嗣訓繼故云允嗣也  
曰嗣子丹絳開明故知絳是帝曰吁嚚臯可乎吁見于反嚚牛  
丹絳也臣開說文口部文帝曰吁嚚臯可乎吁見于反嚚牛  
作訟釋文云馬本作庸案作庸則注吁驚異之詞口不道忠信  
與上登庸應當从庸高則古庸字

之言爲嚚讀當嚚字絕之庸可乎言不可用疏說文口部云吁  
異之詞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者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吁嚚  
當嚚字絕之者謂吁字嚚字皆一字爲句嚚字屬下可乎爲句  
也臯可乎是反詞以決帝曰疇咨若予采注馬融曰采官也疏  
其不可故云言不可用帝曰疇咨若予采注馬融曰采官也疏  
官釋詁文 謹吸曰都共工旁逌僖功謹呼官反吸多侯反正  
義本作驩兜僞古文作



鴨咬案說文有咬无鴨則咬可从而鴨不可用史記及漢書古  
今人表皆作謹兜據說文謹諱也咬諶不可言也二字諱訓相  
近以類推求當作謹說其君容反旁鋪光反述其尤反注都於  
正義本作方鳩茲久說文所引倅士簡反又士幾反

也鄭康成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况此官故以官  
氏堯末時義味之子皆从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謹咬其

工夏相薦舉聲謂旁廣也逮斂聚也倅具也言廣斂聚諸官職  
而具功事也逮或為技於溫都反夏宮疏都於釋詁文案毛詩文  
都亦歎詞也鄭注見五傳云共工氏及正義及周禮疏云共工

水官名者昭十七年左傳云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官  
則共工是水德之君之號以共工名官必是水官矣云先祖况  
此官故以官氏知非其人身為此官者下文帝咨治水之人而

四嶽舉鯀則共工于時不為水官明甚自是先世嘗為此官因  
以嶽舉而謹咬解其氏也顧其先祖為共工官者不審何人若  
彼以水紀之共工則是水德之君不是官號非此共工之先祖

也國語言共工欲壅防百川賈侍申以為炎帝之後姜姓也則  
亦非此共工之先祖知者此共工是四凶之一左傳所謂窮奇  
乃少皞氏之不才子少皞氏之姓也案昭二十九年左傳少皞

###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氏有四未修及熙為元冥元冥水官也豈元冥一名共工若修  
若熙或為此共工之先祖與疑不能決也云堯末時義味之子  
皆从庶績多闕而官廢者蓋本諸賈馬諸君說也聲謂旁廣也  
者逸周書世俘解云旁生鬪孔暈注云旁廣也云逮斂聚也倅  
具也者說文之部及人部文云逮或為救者說文之部既引帝  
此矣人部又引旁救倅功救速皆未聲聲同則字通也

曰吁靜言曷章象龔滔天說文云章相背也然則章背字不  
從之今通作違非也滔土刀反注

靜言巧言也章象碎也象龔合色也滔漫也言共工善言其用  
碎似龔慢天衰少牙反俗通作邪則音誼疏公羊文十二年傳

是述秦誓之詞也說文戈部引慢書曰衰淺巧言亦即秦誓文  
所傳之本異尔則坤言即巧言古字坤靜通故云靜言巧言也  
文十八年左傳云靖諍庸回是謂共工則靖猶庸回即此靜言  
庸章則章回字通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謀庸回次薛君章句

曰回表碎也故云章象碎也象龔則兒似龔順故云合色也咎  
繇暮云巧言令色孔王亦謂共工巧言即靜言令色即象龔也  
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官不滔注訓滔為慢故云滔慢也云共工  
善言其用碎似龔慢天者史記文公羊傳云譏善靜言則善  
言即靜言也慢字从心不從水从帝曰咨四嶽注鄭康成曰四

水者俗字今史記作慢俗所改也



嶽四時之官主四嶽之事始羲咻之時主四嶽者謂之四伯至其分嶽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謹歿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无文可知鮪古疏注見周禮疏紋云四嶽四時文義咻四子分主四時即是四嶽之職分嶽者鄭以上云始義咻之時主四嶽者謂之四伯也云其分嶽事置八伯者據伏生大傳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泰山霍山華山守山各有兩伯焉鄭注以元祀爲舜假于文祖之山則是舜始前矣自時也維時四嶽以有八伯則八伯不于是始置當在其前矣自是以義咻氏子外而分置也案大傳八伯者陽伯儀伯夏伯羲伯姪伯咻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義咻仲未之後此言棄掌之炆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義咻仲未之後此言謹歿共工放齊鯀四人其餘四人无文可知義咻仲未之後此言在舜卽眞之年此在堯時當刑自有人而見于經者唯謹歿共工放齊鯀四人也且是時四嶽方與鯀鯀必不以鯀當四嶽之一也顧經言四嶽而鄭傳八伯見非總吞八伯不必四嶽覈定四嶽之事帝咨四嶽之官何見非總吞八伯不必四嶽覈定四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則四嶽傳有明文又鄭不據之爲說而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

爲此推測之詞者蓋彼文四嶽是左禹治水也此時湯湯鴻水方薦用鯀豈是左禹之四嶽乎故鄭不用國語文湯湯鴻水方割濠濠襄山襄陵浩浩滔天湯徒隈反今通作蕩襄俗混作濠音同注湯湯水盛見鴻大也方讀當爲旁旁割言廣爲剝害

濠讀若蕩濠濠水濠濠也襄俠襄駕也大阜曰陵浩浩大兒滔水大兒濠弋諒反俠侯疏湯湯水盛兒者毛詩氓傳誼也釋

也云方讀當爲旁者鄭注義禮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則旁方古今字此經各詁喜旁施象刑呂刑旁告无辜正義本皆改作旁矣此文字方字若旁諡云乃割言廣爲剝害者旁之言廣割之言割也云濠讀若蕩濠濠水濠濠也者說文水部誼也襄俠說文衣部文襄駕釋言文大阜曰陵釋地文淮南傲真訓曰浩浩

漸漸高誘注云廣大兒故云浩浩濠濠大兒毛詩四月傳云滔滔大水兒故云滔滔水大兒毛詩四月傳云滔滔大水兒故云滔滔水大兒毛詩四月傳云滔滔大水兒故云滔滔水大兒毛詩四月傳云滔滔大水兒故云滔滔水大兒毛詩四月傳云滔滔大水兒故云滔滔水大兒

雙耐如登反古能字也能則古之能字音奴代反又以爲三台雙牛廢反正義本作注耐古能字俾使雙治也言下民咨嗟若



于鴻水有能使治之者乎疏云耐古能字者鄭注禮記禮運樂

能為三台字然則古不以能為才能命疏云於歎詞者毛

也於歎詞馬融曰繆臣名禹父疏云於歎詞者毛

之子也又帝系云鯀產文命是為禹故知鯀是禹父也帝曰

吁咈哉方命圯瘳疏文弗反方孚

放謂放棄教命聲謂圯毀族類也言敗其族類疏部文鄭注見

正義云方讀為放者漢書傅喜傳傅太后語曰故命圯瘳也朱

博傳曰今博晏放命圯瘳是皆承傳此經語也漢人讀此為放

命也郁子子道篇云不放月不避風不可以涉江揚倮注云放

讀為方則古字放與方通也釋文引馬注云方放也諶亦同鄭

也圯毀釋詁文成四年左傳云非我族類是族類同諶云敗其

族類者漢書敘傳孟康注引此經而說之云言鯀之惡敗其族

類嶽曰昇哉試可乃以疏昇羊

乃用余疏昇舉說文廿部文釋言云試用也說文言部亦帝曰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往欽哉注馬融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

其咨亦思息勞詘己之是从人之非遂用于鯀息衣求反俗混

詘區勿反俗作疏注見正義云時運當然者謂无妄之氣也自

尸下出譌字也疏充論衡寒溫篇云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白

有期節劉達注吳都賦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厄五陰厄四

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十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秣志

云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

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九十九百

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厄九謂早九年陰九謂水九

孟康注以為易傳益即易无妄也陽九謂旱九年陰九謂水九

年其七五三亦皆以水旱年數也計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加

災歲五十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堯時鴻水是陰九之厄故

云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云詘己之是非者詘己之明因力書

鄭興傳與上疏曰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詘己之明因力書

心也則馬說固有本也又正義引李暉注云堯雖獨明于上眾

多不達于下故不得不副到縣之

望以冀一切之求此說亦同馬說

九載績用弗成疏執讀若載者說文

執讀若載載年也鯀治水九年功用不成

九部文釋天云夏



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故云載年也云功用不成者史記文

帝曰咨三嶽朕在位七十載女耐膏命顛朕位顛色困反注馬融曰朕我也鄭康成曰言女

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人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

聲謂顛入也疏馬注見釋文朕我釋詁文鄭注見五帝本紀注此咨謂嶽是欲其舉薦以禪代者非禪四嶽也順行帝位陟

帝位語意不同故鄭云然若如僞孔說欲使四嶽顛下帝位之事豈天子之位可禪四人者乎嶽曰否焉忝帝位否必美反注

无是理也顛入也者易說卦文嶽曰否焉忝帝位否必美反注

否讀爲畱罔之畱忝辱也罔必美反疏畱者畱罔忝必美反注

鄙矣史記云鄙鄙音忝帝位依字當爲畱故云否讀爲畱罔之畱

否畱音同字通也論語辭也予所否者論衡問孔篇引作予所

鄙者解爲畱罔是也注曰明明揚仄罔从罔正古文訓本注揚

舉也言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疏禮記檀弓下篇杜預揚解

之誼爲舉也云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史記文明明謂舉

貴戚揚仄罔謂舉疏遠隱匿者以四嶽言諸侯皆否意不足以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雷

舉帝位故合悉舉貴戚及疏賤師錫帝曰有矜在下曰虞舜矜古注師眾錫予

也矜讀曰鰥无妻曰鰥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娶舜父頑母嚚不

見室家之耑故謂之矜鄭康成曰虞氏舜名耑多安反今通疏

師眾釋詁文鄭以師爲諸侯之師不得詳聞其說故不用據史

記云眾皆于堯日則師當訓眾也釋詁錫予同訓賜故云錫予

也詩小雅未篇云何人不矜鄭箋云无妻曰鰥是古字以矜爲

鰥也故云矜讀曰鰥无妻曰鰥引孔子曰者伏生大傳文彼文

男子三十而娶之下尚有女子二十而嫁云云以无當于此經

者謂之鰥舜年未老而謂之矜故說其誼如此男子三十而娶

正也舜年三十當正娶之期以遇頑嚚之父母而未見室家之

耑兆執將終不得有妻故謂謂帝曰俞予聞如何注俞然予我也

之矜也鄭注見篇首正義

疏俞然釋言文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暴克諧以孝丞丞艾不

假曷真吾到反艾僞孔本作父惠松崖先生曰楊孟文石門頌

牛廢反假工白反是其本音後不復音者皆同此正義本凡

假字皆作格皆唐衛包奉敕改也今悉刊正之是古文彥注



瞽瞍也帝系曰瞽瞍生帝舜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象舜異母弟也寡嫂也讀若傲齠齠也善父母為孝烝烝昂也艾養假至也是古文姦言舜能齠于弟孝于親昂于奉養使不至于姦

惡一說艾讀為雙治也昂以自治感化其親使不至于姦惡

后反嫂門忠反昂疏帝系者大戴禮篇名引之以證瞽子謂瞽俗作厚音同諱別說陵之子也云云不信德誼之言為語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彼文更有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語者僖兼采注矣云象舜異母弟也者趙岐注孟子萬章篇云然云寡嫂也讀若傲者說文亦部文齠齠釋詁文今爾雅作諸和音同而諱則非矣乃諸人所改也善艾母為孝釋訓文云烝烝昂也者毛詩泮水傳誼也艾養釋詁文母至說文人部文是古文姦說文女部文也偶孔氏本艾為艾訓為治正義云上稱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蓋頌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為養者故為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也然史記云烝烝治不至姦則舊說亦有訓艾為治者若依治訓則言厚以自治感化其親亦為近理始備一說案孟子萬章篇象言二嫂使治朕棲則堯妻舜之後父母猶欲殺舜是時焉能感化則訓艾為治終非正解或曰既未能感化而言不假姦何也蓋艾母與弟雖俱惡舜調

皇清經解 卷三 兗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五

處其間使不終成其惡故曰不帝曰我其試哉正義曰馬鄭王假姦此舜所以為烝烝善養也帝曰我其試哉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案史記云堯曰吾注鄭康成曰試其試哉則此實本有帝曰其无者洵是漏落也注鄭康成曰試以為臣之事疏注見正義云試以為臣之事者謂試舜即下衡正說篇說此經云注女于皆觀罕型于式女女于奴慮反注曰試之于職皆同鄭誼女于皆觀罕型于式女女于奴慮反注曰試之于職皆同鄭誼女于皆觀罕型于式女女于奴慮反注曰試之于職皆同鄭誼女于皆觀罕型于式女女于奴慮反注曰試之于職皆同鄭誼

皇次曰女英堯于是妻之以二女觀其以禮凜接待二女妻並

反長中疏以女妻人曰女者恒十一年左傳杜預注云然也時

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者劉向列女傳文思齊詩云型于寡妻鄭箋云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此型于與詩言型于誼同

故倫詩箋欲以此觀舜以禮法接待二女蓋夫婦之際人婦之法是釐降式女于媯汭嬪于虞反注並同媯居危注降

下也媯汭舜所居處嬪婦也舜飭下二女于媯汭如婦禮一說



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謂體降下勤修婦道處教茹反疏

降下釋詁文說文女部云虞舜尼媿因以為氏故云媿沛舜所居處媿婦釋親文云舜飭下二女于媿沛如媿禮者史記文

一說者邠爽說也爽一名誦字慈明潁川潁陰人桓帝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徵便宜此說即其對策文

也附見後漢書邠叔列傳云詔體降下則是謂二女自詔下與言舜飭下二女不同經言釐降自當以飭下為正解然鄭說亦

平正合理故帝曰欽哉注將試舜而飭使敬其職也疏以下即

舜之事故知此是飭舜之詞偽孔氏分此以上為堯典以慎徵

五典以下為舜典姚方興又增益曰若稽古云云亂經斯世皆

尚書也香微五典五典克从春右注徵味也鄭康成曰五典五

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聲謂克从言无章教疏釋文引馬注云

注云美也茲皆不用而云徵和也者據史記云徵和五典則此

徵當訓味文選文賦注引許叔重淮南注云鼓琴循五典則此

則徵故有調味之註也鄭注見五帝本紀注云五典五教也者

謂五常之教下文所云敬尊五教是也勇五教是司徒之事故

云蓋試以司徒之職云克从言无章教者文十內于百揆百揆

八年左傳引此經而說云无章教也茲用其說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美**

**皆敘** 內奴眾反 **注內入也百揆揆度百官之事也時敘言无廢**

**事** 度代反 **疏** 內入說文入部文釋言云揆度也文十八年左傳云

疏則同史記云徧入百官百官時敘故云百揆揆度百官之事

左傳又云內于百揆百揆時敘无廢事也故云時敘言无廢事

**賓于三門三門穆穆** 賓必 **注鄭康成曰賓讀為賓舜為上賓以**

**迎諸侯馬融曰四門四門之門聲謂四門明堂四門穆穆敬也**

**言賓客皆敬** **疏** 鄭注見正義古賓字通作賓說詳上賓賓出日

賓為賓云舜為上賓者義禮聘禮云卿導諸侯于四門故鄭疏

為紹賓鄭彼注云賓為主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于時舜位在

諸臣之上故知為上賓也馬注見五帝本紀注四門諸侯來朝

各從其亡之門而入故以四門之門徧未詳言四門所

在故聲增成之云明堂四門逸周書明堂解及禮記明堂位皆

云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

外則應門在四門之內也而周書明堂又云闕采之國應門之

五百三十二卷者云東應門南庫門西泉門北雉門應門當在

南蓋引者錯誤東南二字也然則應庫泉雉在東門南門西門



北門之內亦明堂之四門明堂蓋有重門矣諸侯朝于明堂故賓于四門蓋迎于外四門而導以內四門也此說本諸先師明堂大道錄先師惠先生名棟字定宇號松崖博極羣書著述等身其最鉅者則周易述及明堂大道錄及禘說也案釋詁云穆穆美之故馬注又有云者侯羣臣朝者皆有美德其註當是乃不用之而易訓敬者史記云四門穆穆諸侯遠乞賓客皆敬則此穆穆當訓敬也內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孔本作弗茲从穆穆敬也者釋詁文

伏生鄭康成曰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凡攝致天下之事使大

錄之聲謂迷惑也使舜入大麓之野逢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惑

疏此鄭注是大傳注也大傳云內之大麓之野即此經之文故

採用彼注云山足曰麓者毛詩早麓傳云麓山足也云麓者

錄也者古文麓作篆錄皆得衆聲同聲者輒同註詁訓多通

于音也云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者周禮司

義云將合諸侯則合為壇三成鄭彼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

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又義禮觀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為宮

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亦云為宮者于國外是

命大事命諸侯必為壇之事也大傳云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

侯焉內之大麓之野故鄭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凡攝致天下

之事使大錄之迷惑釋言文云逢暴風雷雨舜行不迷王充論衡吉驗

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王充論衡吉驗

篇云使人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螻蟻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

惑是漢人舊說皆然也偽孔傳乃云內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

陽味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又造為孔叢子記諸孔

鮒述孔子之言亦為是說如其說則云風雨弗迷可矣何必言

烈風雷雨乎且孔鮒為陳涉博士其書流傳于晉經孫漢魏何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毛

來恂謀乃女底致陟登也堯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

矣女登帝位鄭康成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疏假來釋

兩雅假作格俗所改也尚謀釋詁文咎壽暮云乃言底可績史

記女也底致釋言文釋詁陟登同訓升故云陟登也堯召舜曰

以下史記文也釋注見五帝本紀注云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



年也者堯試舜凡二十年自慎徽五典至內于大麓爲四節鄭  
以內大麓命陞位爲一時事賓四門在內大麓之先故知此  
年是賓四門舜攘于意不台台文之反不台僞古文作以覃開  
後之三年也元本作弗嗣案史記自敘曰唐堯  
孫位虞舜不台班固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攘皆據此經  
也李善于文選注典引篇引尚書曰舜攘于德不台然則古尚  
書實作不台其作注台說釋也舜德不足說服人心也說爰十  
弗嗣者亂經者也注台說釋也舜德不足說服人心也反釋羊  
益反从糸翠聲疏釋詁台說釋同訓樂也釋則台爲說釋之意  
俗从心傍非疏此文不台據史記作不釋則台爲說釋之意  
故云台說釋也釋詁說釋也俱訓服則不正月上日受矣于文  
釋謂不說服故云舜德不足說服人心也

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

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

明堂疏大傳者伏生尚書大傳也後凡言大傳曰皆同云上日

上日期日此不言朔而言元者見與下文月正元日同也云受

謂舜也者解經受終謂舜受堯之終也鄭注見正義及五帝本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紀張守節正義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者白虎通云王者  
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堯之于天不受之于人  
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知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  
以後代推之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逆而朔之知舜當建子堯  
當建丑也案三國魏志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以魏氏尊舜  
則舜爲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如其說  
則舜禹皆未改朔自唐至夏皆建寅者蓋篡逆之世經術道消  
衰說競偏故有是說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  
也尊賢不過二代白虎通云王者存二代之後所以尊先王通  
天下之三統也若舜禹皆未改正則一統相襲當夏之世何通  
通三統乎必不然矣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孔子曰无爲  
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以其餘盡循堯道  
何夏爲哉白虎通云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是皆謂舜  
改堯正則鄭君之說信而有徵矣且此言正月月之正也然曷爲異  
言月正正月者猶是正月也月正者改月之正也不然曷爲異  
其文哉是知鄭說精確不可易也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  
之明堂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  
府者五帝之唐虞謂之靈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  
元渠注云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  
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禮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  
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升者黃帝含樞紐之府  
名曰神升升主也土精徵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升周曰太室



顯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曰顯紀紀法也金精斷割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元集者黑帝叶光紀之府名曰元集渠法也水精元味能權輕重故謂之元集周曰元堂靈府者蒼帝靈威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案周之五室其南堂曰明堂總威亦傳明堂蓋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故以南堂爲五室之大名唐之五府文祖其南仁之府也經獨言文祖則是以南仁之府爲五府之大名是猶周之明堂矣蓋禪位大事必告于天五帝卽天也帝堯火德赤帝之所感生受終于文祖告感生之帝也卽是告天也釋文引馬注云文在旋機王衡以齊七政祀天也雖亦不謬不知鄭注之精詳也周公禮殿記云旋機離常孟郁修堯厲碑云據旋機之政則此當作旋機營案依伏生大傳亦當作旋機王月後注在營也大傳曰旋者環也機者幾也故也反从三畫勻之

其變幾鼓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運斗樞云斗弟一天樞弟二旋弟三機弟四權弟五衡弟六開陽弟七瑤光弟一至弟四爲魁弟五至弟七爲杓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王衡屬杓魁爲旋機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完

以齊七政然則北極與斗魁皆爲旋機斗柄爲玉衡也鄭康成

曰七政謂春秋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盡而

萬事順成環夕沿反幾吉說在營釋詁文云旋機謂之北極者篇云譬如北辰居其所是謂之極故謂之旋機故曰其變幾散常况其處運而不移者故謂之極故謂之旋機故曰其變幾散而所動者大也運斗樞及文耀鉤者皆春秋緯並見史記天官書索隱天官書者史記八書之弟五篇也諸說皆以旋機玉衡爲北斗雖與大傳不同其誼實皆是故備列諸說而折衷之故云然則北極與斗魁皆爲旋機斗柄爲玉衡也蓋北極者天體左旋之機斗之言主北斗爲恆星之土恆星隨之而運二萬五

千四百一十一年有餘而右旋一周者也則斗魁爲恆星右旋之機故北極斗魁皆爲旋機也斗柄則回轉于天如御之衛故謂之玉衡言王者蓋取其色白而晶瑩也斗柄所建可以審時王者順天時以出政必審視之故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經文甚明无庸支說乃俗儒諍解以旋機爲渾天儀以玉衡爲其中橫管所以闕儀者夫天垂象以示人昭然易見豈以聖人之明睿猶不能審而必段機械之器以爲智乎甚矣豈旋機爲璇璣謂機衡皆以美玉爲之豈所謂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乎乃馬季長亦爲是說吁可怪也鄭注七政云云大傳注也大傳引



此文故采用彼注孟子離婁下篇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大傳則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據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四事謂四時之秋是夏據此則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故鄭云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乃甚駟注史記引鄭注云容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與大傳及鄭君大傳注各乖異蓋彼誤以馬注爲鄭注爾不可不辯緜禱于上帝義本作肆類茲從說文注緜遂也禱

以事類祭天也馬融曰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鄭

康成曰禮祭上帝于圜丘圜于然反疏國語曰肆夏歸馭渠周禮鐘

語注云肆遂也夏大也言遂則此緯當訓遂也云禮以事類祭天也據史記云遂類于上帝則此緯當訓遂也云禮以事類祭天也者說文記部文案詩皇矣正義引尙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口就南郊祭之禮記王制正義引五經異詁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禘許君謹案周禮郊天无言禘者如禘非常祭是從尙書說而說文仍云以事類祭天者蓋許君但不从夏侯歐陽就南郊之說爾若以事類祭即是非常祭其說本通未爲非也馬注見釋文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者淮南子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春秋合誠圖云紫宮太微室也則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手

紫微宮是太微紫宮太一神之所在大帝卽上帝即太一也云天神之最尊者者禮記禮運云夫禮必本乎太一卽而爲天地是太一爲天神之最尊者也鄭注見五帝本紀注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鄭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又鄭注周禮小宗伯云禘者依其正禮而爲之然則此云禮祭上帝于圜丘是此類禘祭而爲之矣案周禮大司樂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推之堯時圖丘之正祭當亦在冬日至于建丑之月以攝位事類告祭比類其正祭當亦在冬日至于建丑之月以攝位事類之禮行之故曰禘禮于六宗禮反注肅曰禋絜祀也馬融曰禋

精意之高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

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六宗者上

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口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七實一

而名六聲聞之師曰六宗明堂六帝也絜九類反俗加水傍非

才郎反七呼謂疏肅注見釋文馬注釋文以高也則馬說文並皆反俗作化別字云禮絜祀也曰見釋文以高也則馬說文並皆本說文皆是也伏生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馬說六



宗之說本諸伏生不可易也故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冬紀引此  
六宗以解天宗亦謂天地四時說與此同歐陽及大小夏侯說  
出五經異詁見正義云在六者之闕助陰陽變七實一而各六  
者似與馬說不同而意實相符合蓋六者之闕謂上下四也即  
天地四時也陰陽變七即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其  
所以覆載生長收藏實有生宰乎其間者總而言之一天之爲  
也分而言之其功用實各不同故曰實一而名六蓋歐陽及其  
小夏侯三家之學皆出于伏生故其六宗之說與大傳合據其  
說則六宗是明堂六帝但未明言六帝故聲述師說以增成其  
詁聞之師者聞之惠先生也說詳先生所著明堂大道錄六帝  
者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  
光紀并北辰耀魄寶也其配之皆于明堂故曰明堂六帝帝即  
天也亦稱六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也其餘諸  
儒說六宗者紛紛不一皆不得實故皆不取其最足惑人者王  
肅以禮記祭法泰昭坎壇等六不得實故六宗且造僞孔傳以陰爲  
之援又偽造家語及孔叢子二書皆爲是說且以託諸孔子之  
言苟非卓識安得不望于山川注望者祭山川之名疏穀梁僖  
年范甯注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未知所引是尚書注否  
故用其誼而不稱鄭也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曰三望者何望祭  
也然則曷祭祭泰山之名辯于羣神辯必面反僞孔本注辯古徧  
海是望爲祭山川之名辯于羣神作徧茲反史記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字一說辯讀爲班班布也布祀禮于羣神鄭康成曰羣神若邱

陵墳衍疏義禮及禮記徧字軌作辯鄭注鄉飲酒禮及燕禮並

徧字云一說辯讀爲班者史記辯爲古字徧乃今字故云辯古

惠先生云後漢建武刻石文及黃圖元始儀皆云班于羣神又

樊毅修面獄廟記云辨于羣神辨亦音班也聲案鄭注義禮土

虞祀云古文班或爲辨辨辯同字然則古或以班爲徧或以

爲班于此經則二讀皆通本學闕則聖經恐不得實始備存二

讀必有一是矣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注云謂布與也故云班布

也鄭注見五帝本紀注云羣神若邱陵墳衍者周禮大司樂云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元再變而致丘陵衍者周禮大司樂云

邱陵之元四變而致墳衍之元是邱陵墳衍與山林川澤俱祭

上既言山川則此羣神是謂邱陵墳衍矣但邱陵墳衍皆是地  
神鄭君以當此羣神者蓋對文則曰揖五瑞死月乃日觀三  
嶽羣牧班瑞于羣后揖旋入反正義本作輯惠先生曰史記作  
字皆以揖爲輶聲案漢書郊祀志古亦作揖馬融曰揖斂也五  
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茲祀古亦作揖注馬融曰揖斂也五  
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聲謂觀見也羣后卽四嶽羣



枚堯命斂其瑞既乃擇月日使舜見之而還反其瑞焉見弋甸

宣流馬注見五帝本紀注釋詁斂戰同訓聚也揖與戰通故云

反也稽斂也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者周禮大

宗伯云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天子諸侯所執也男所執矣

彼文兼王之子執穀璧而言六瑞則此五瑞是公侯伯子男所執矣

馬君此注下又有云堯將禪舜使舜收斂之使舜親往班之今

節去之者以其止言羣牧而不言四嶽且不言嶽牧即羣后班

之干誼未安又不解死月乃日之誼故聲削之而別為之解焉

觀見釋詁文此經載于史記本紀又引見封禪書及漢書郊祀

志皆云揖五瑞釋吉日見四嶽諸堯命斂其瑞不言羣后則是班

瑞于嶽牧也故云羣后即日四嶽羣牧堯命斂其瑞乃擇月日

使舜見之而還反其瑞焉經言班瑞而注言還反其瑞者經欲

見堯禪位之意使若舜特班之者故言班注欲見所班即所揖

非別易瑞故歲式月東巡守巡夕又反注馬融曰舜受終後五

年之二月鄭康成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

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為守行下孟反疏馬注見五帝本紀注下云攝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圭

巡守用寅正年馬云受祭後五年者蓋以建卯之月而云後五年

之二月則故是攝位之弟五年非弟六年也鄭注歲二月至所

守也見公羊隱八年傳疏云正歲建卯之月者正歲謂建寅正

也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建以出教

令者審也鄭以巡守必以寅正之仲月則二月自是建卯之月

但堯正建丑則建卯當第三月經于二月上特加歲文明其為

正歲之二月故是建卯月也云巡守者行視所守也者公羊隱

八年傳何休注云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亡獨有不得其

守者鄭君尚書大傳之注也以是申說所守之誼故采以足成

見弋甸

反還似

周禮大

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

是天子諸

侯所執也

男所執矣

馬君此注

下又有云

堯將禪舜

使舜收斂

之使舜親

往班之今

節去之者

以其止言

羣牧而不

言四嶽且

不言嶽牧

即羣后班

之干誼未

安又不解

死月乃日

之誼故聲

削之而別



燎柴祭天也故解柴為燎馬注見釋文詁校詳盡故兼錄之望黼于山川注鄭康成曰黼次

也徧以尊卑次黼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

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疏注亦見公羊傳疏說文豐部云黼

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伏生大

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子男視子男比

王制差詳鄭君用大傳之文而小異余云視者鄭君絳親東后

注大傳云謂視其牲幣黍盛筓豆爵獻之數是也疏注亦見公羊

作肆茲从古文注鄭康成曰東后東之諸侯疏注亦見公羊

見東之君長則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叶古注鄭康成曰

叶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同陰呂律陽律度支尺

量斗斛衡斤兩稱上曰衡支直兩反十尺也从疏注見公羊疏

善文選六代論注云叶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者月數指謂以

閏月正四時日名謂甲乙之類也云備有失誤者備其或失

閏而致四乖誤也云同陰呂律陽律者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

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无射陰聲大呂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應鐘南呂南鍾小呂夾鍾又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

四陰陽之聲故書同作銅鄭仲師注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

以銅為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康成注云律述气者也同

助陽宣气與之同皆以銅為之是律為陽同為陰也漢書秣志

呂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六同又名六呂故云同陰

呂律陽律云稱上曰衡者稱錘為權在下衡則其上橫者故云

稱上衡之言橫也平也稱取其平故名衡也釋文引王肅注云

同齊也則是謂齊同此律度量衡案禮記王制說巡守之事與

此齊同彼文云命典禮攷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是謂正此同律之等不得以同為齊同矣蓋彼文上言攷言定

故下別出正之之文此則上既言叶言正則不必更言正之而

同律之等故是蒙上叶正之文矣不得謂同為齊也肅謂非是

故廣修五禮五王式帛式生式舛摯如五器執正義本作執下

著其非也如注鄭康成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瑞

依鄭乃簡反注鄭康成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

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

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纁也二生羔鴈也卿大夫所執一舛



維也士所執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以皆去器聲謂鄭君蓋讀如爲笈也笈者鳥籠以盛摯相授朝直召反今通用節撒通省作陳皆音同而字別摯疾陵反籟作舛反與今通用與亦疏鄭注見公羊疏及五帝本紀音同字別去羔笈反笈乃箇反疏正義俗儒說此經輒據周制是猶罪書而鄭說也鄭君則不然斯爲精卓矣唐虞之秩宗猶周之宗伯主禮者也周禮大宗伯職備言吉凶賓軍嘉之五禮而此篇下文命伯夷爲秩宗則止唐三禮謂天地人之禮則是周禮事鬼神示之吉禮而已則言三禮謂天也故鄭不从而云名目馬融同俗說亦以爲吉凶賓軍嘉非也故鄭不从而云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蓋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五等諸侯朝聘以五玉即五瑞也禮記曲禮云凡瑞曰執之曰瑞陳列曰玉者信躬也彼不言璧略可知爾此以五玉爲摯則是五瑞矣云三帛所以薦玉并言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者禮緼合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用三禮以薦玉宋均注云其般禮三帛謂緜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音疏

薦玉用一色之帛鄭言赤繒黑繒白繒皆謂純色帛即宋均所下萬物皆赤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字甲而出皆黑故夏爲人正色尚黑是則所尚之色視其正朔尚建丑則色尚白而推之則高辛建寅色尚黑高陽建子朔尚建丑則色尚白赤繒高辛後用黑繒也其餘諸侯奉堯正朔則从堯正色故皆用白繒矣云周禮改之爲繒也者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纁籍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繒皆三采文就子執璧男執蒲壁纁皆二采再執圭繒皆注云繒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餘用韋衣而畫之三采絳白蒼二采絳也成也一而爲一就是周禮薦玉不用曲改用繒也二生羔也卿大夫所執一从雉也士所執者曲改下篇說尊卑之摯云卿羔大夫鴈士雉又周禮大宗伯職以禽作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鄭彼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不失其口是也云手之執執以自致者鄭注大宗伯職亦有是言蓋摯字从手从執執以自致之帛此于二生一死摯下言如五器各異飾蓋之器矣但二生一死禽之三種而器有五故又云器各異飾蓋之器爲五也云飾未聞雉之器分別上中下三等之飾并羔鴈之器爲五也云飾未聞



所用也者以无文可攷不得而知矣云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  
執之而以皆去器者義禮土相見禮云擊冬用雉夏用鴈左顧  
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用鴈在顧  
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鷹執之是皆執之而  
以不用器也但義禮雉不言飾鄭兼言飾雉者以羔鴈皆有布  
乃飾之則雉自當亦有飾矣聲謂鄭君蓋謂如爲笱也者笱音  
爲授擊之器據丁度集韻音此經如字爲乃箇反且云鄭康成  
讀以集韻所解合諸此鄭注之證則如實爲笱字也意鄭君此  
注必有如讀當爲諸一語公羊疏引之不具爾茲以意補之禮  
云蓋以卒乃復復房六反今通作復注鄭康成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

疑之

畢乃返歸矣疏注亦見公羊疏率謂卒已故云卒已也說文又

案下有歸假執祖之文鄭于此解復爲歸則下文所云不爲贅  
乎曰不然蓋此之言復止記自倍宗歸不暇欲歸至之禮故下  
文申敘用特牛告至之事記事之法固有然者故鄭于下文注云  
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與此注以復爲歸固不相妨不得據  
下文以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  
相難也

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初僞孔本北嶽下作如西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臺

初吾从鄭何休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還至崇如初禮六字不  
知誰何妄人所增也蓋名太室山爲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

未以嵩高名注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也鄭康成曰五

山况唐虞乎

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戶

化反若作華疏爾疋釋山首解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

則別是一字注江南衡此周禮職方氏所紀九州山鎮之五蓋

周初在五嶽也故鄭注周禮大司樂云五嶽岱在沈州衡在荆

州華在豫州嶽在離州恆在并州是也乃釋山又有云泰山爲

東嶽華山爲西嶽嶽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崇高爲中嶽皆蓋

漢武帝以衡山太遠而遷其神于天柱山登禮之以爲南嶽高

衡山一名靈因各天柱爲靈山又封太室山爲中嶽名曰崇高

山故釋山重出五嶽之文蓋漢儒所附益也由前所偶則華山

非西嶽西嶽乃吳嶽也由後所紀則南嶽非衡山茲云南嶽衡  
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也與釋山前後兩文皆有互異者史記  
封禪書及應劭風俗通山澤篇皆引此經皆云南嶽衡山也  
西嶽華山也北嶽恆山也茲皆依以爲說伏生大傳說舜元年  
巡守四嶽八伯之事云祀柛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中祀大交  
祀貢兩伯之樂焉鄭注云宏山恆山也矣獨于南嶽靈山  
似不同者案風俗通山澤篇云南嶽衡山一名靈靈者萬物盛



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然則大傳所云霍山卽謂衡山无異說也鄭注亦見公羊疏云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者上備言岱宗之禮五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者謂遠岱宗之文也遠故皆言如初也案偽孔本十一月之下言如西禮釋

文云馬本作如初據注云云則鄭本與馬同也歸假于執祖用特執業喬反休于上注鄭康成曰執祖文祖也每歸用特牛告

于文祖矣疏詩我將正義傳鄭注此經以執祖爲文祖猶周之意如此鄭君子前文以言猶周之明堂于文祖之鄭注而述其之止云執祖文祖也前時受終于文祖及後卽位亦假于文祖是假于執祖故知執祖卽文祖執大典事畢而歸必假文祖經言每于執祖故知執祖卽文祖執大典事畢而歸必假文祖經疏云每歸者鄭以上言卒乃復謂岱宗禮畢而歸則每曰巡守畢輒歸矣此于末後總記每曰歸時用進告至之禮故言每也

五執式巡守羣后三朝朝直召必五年者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鄭康成曰巡守之年諸侯朝于己嶽之下其閒四年

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爲疏白虎通巡守篇云所以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過五年爲太疏也三歲一問天道小備五歲再問天道大備故

數也白虎通者班固所作也章帝時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命因養集其事固作白虎通德論二卷然則白虎通皆漢經師之說也鄭注見禮記王制正義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京師歲徧者謂四諸侯分爲四部東方朝春南方朝夏西方朝秋北方朝冬順乎四時終歲而徧明年復然四年故四朝也故鄭君注王制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據此文也釋文引馬王之解四朝皆云四面朝于己嶽之下案朝于己嶽卽是繇觀之事上既有其文此不敷舉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俛則注舉應重見其說非也

進試用庸勞也敷舉以言攷績也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加地進

律也勞力疏崇進說文本部文舉从本从屮屮本中皆進也

用釋言文說文言部引此文亦云試用也庸勞釋語文敷舉以言者謂徧使諸侯進陳其平時之政敎以觀其治否而定其功舉故曰攷績也伏生大傳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不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據大傳所引則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



謂賞功之典故曰加地進律也加地進律禮  
記王制文進律謂增其服命升其爵秩也 厘十有式州厘治  
或作肇音注厘當爲塊段暗字也塊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  
同字別

之分星也十二州者冀沈青徐揚荆豫梁雝并幽營也十二州  
上繫十二次于星各有分焉周官所謂星土也今不得開矣治  
小反或俗作兆音同字別段今下反暗子昔又一音疏云厘當  
伏夜反俗作借非分房營反沈以吮反雝用反此亦說  
巡守事自當同彼雖大傳所言謂舜即位元年時事與此異時  
然說文土部云塊畔也古四字多變易古之兆字後世通省作  
者巡文土部云塊畔也古四字多變易古之兆字後世通省作  
郊今周禮作兆五帝蓋古今時多變易古之兆字後世通省作  
兆矣然則大傳兆字安知非後人所改乎今誼則據大傳字則  
書以說文故當爲兆云段借字也者釋文條例引鄭康成以此  
經誼實爲兆書作厘者以其音同故借厘爲兆詩商頌云厘域  
彼四海鄭箋云厘當作塊是亦段借字也云塊域也爲營域以  
祭十二州揚荆豫梁雝并幽營也者禹貢及爾疋釋地周禮職方  
沈青徐揚荆豫梁雝并幽營也者禹貢及爾疋釋地周禮職方

皇清經解 卷三見九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七

氏皆有九州而名各互異禹貢之九州冀沈青徐揚荆豫梁雝  
也爾疋則有幽營无青梁周禮則有幽并无徐梁禹貢夏書也  
周禮周制也爾疋九州先儒皆以爲殷制三代之制故各不同  
總其異名凡十有二其各州之命名必皆因乎前代故知此十  
二州蓋兼彼三書之異名矣禹貢惟冀州不志并域其八州皆  
詳志之茲无庸錄周禮云河內曰冀州疋北曰并州東北曰幽  
州則并在此冀州北廣分置釋文鄭齊意遠分鄰置幽州土置九  
州舜以冀州北廣分置釋文鄭齊意遠分鄰置幽州土置九  
營州于是爲十二州也今皆不取者于時堯尙在舜但攝位未卽  
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大遠分衛爲并州鄰以北爲幽州越海而分  
卽并舊爲十二州也今皆不取者于時堯尙在舜但攝位未卽  
眞也豈遽紛夏而分九州爲十二乎不然矣先儒以厘之言  
始解爲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古有之此  
當如大傳作塊十有二州謂爲塊域以祭分星于謹允慮故不  
用馬鄭注也象十二州上繫十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爲十二  
于星之分野天象見于某次則災祥應于某州是相繫屬者也云  
禮保章氏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祲  
祥鄭君注云大畧則有九州州中諸國中封域中封域皆有分  
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九州州中諸國中封域中封域皆有分  
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楊齊也詠訾衛也降婁魯也大



梁趙也實沈晉也鷄首秦也鷄火周也鷄尾楚也壽星鄭也大  
火宋也折木鄰也又星經云歲星主太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  
主靈山揚州荆州交州鎮星主崇高山豫州太白主華山涇州  
離州益州辰星主恆山冀州幽州并州又云斗第一星主涇州  
第二星主益州第三星主冀州第四星主荆州第五星主涇州  
第六星主揚州第七星主豫州第八星主幽州第九星主并州  
案周禮注據周時之次各國名星所云是漢代州名皆不可  
以說唐虞之星土然由此推之則唐虞十二州于星亦各有分  
矣云周官所謂星土也者即謂周禮保章氏所云也云今不得  
聞矣者蓋星紀等十二次名堯時雖未有若子丑等十二辰則  
固有之其必分日月所會為十二次名堯時雖未有若子丑等十二辰則  
固矣者蓋星紀等十二次名堯時雖未有若子丑等十二辰則  
固矣者蓋星紀等十二次名堯時雖未有若子丑等十二辰則  
固矣者蓋星紀等十二次名堯時雖未有若子丑等十二辰則

因高增高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此文疑到據大傳封  
十有二山在洮十有二州之上籀直又反到多老疏云杜籀文  
反俗加人傍非

說文土部籀文者說文敘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同或異是也尚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  
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壇沈封注云祭者必封封  
與沈四海封十有二山洮十有二州之鎮也壇沈封注云祭者必封封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美

白虎通云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故云封封土  
為壇也祭必封者因高增高也謂因山之高而增其高也云十  
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者即用大傳之鄭注也案周禮職工  
方九州皆有山鎮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青州沂山沈  
州岱山雒州嶽山幽州醫无閭冀州靈山并州昭餘神凡九山  
此周時九州故山鎮凡九唐虞十有二州或與周禮同餘三山則无  
蓋十二山是十二州之鎮也其九山或與周禮同餘三山則无  
文以說矣云此文疑到者以封十有二山在庠十有二州之下  
與大傳尚書者也必信大傳而疑此經者蓋大傳者伏生所  
作以說尚書者也必信大傳而疑此經者蓋大傳者伏生所  
舊文自无可議者此經若出于孔安國亦自无可疑今則出于  
偽冒安國者之手時有改竄安可深信故寧从大傳為正特不  
敢質言此文之 睿川容息 後反注睿深通川也古文作濬鄭康成曰  
夏為之定吟濬水害 濬息俊反為于疏云睿深通川也古文作  
云濬深也咎繇暮 睿賦帝距川則 象以典刑注典常也刑  
是深之使通也鄭注見五帝本紀注

犯之者但有其象无其人也 象以典刑注典常也刑  
鼻祖賄反秦始皇帝以鼻似皇字  
改用罪字音同諛異矣後世从之



非也咎格豪反籛夷招反後疏典當釋詁文刑罰臯至法也說凡咎籛聯文皆同此不復音疏序卦傳之逸文也馬注見五帝本紀注孝經說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韋五帝畫象世順機伏生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椽以屍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故云咎籛制五雜之淋宥五刑淋與流同注馬刑无犯之者但有其象无其人也淋宥五刑有夷殺反注馬

融曰流放也宥三宥也五刑墨劓跣宮大辟鄭康成曰三宥一

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支贖刑此之

謂九刑跣方屣反辟貧亦反侈巫放疏馬注見五帝本紀注及

之屏諸四夷是放流同誼故云流放也云宥三宥也者周禮司

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禮是也馬注此下申說三宥有云一日

幼少二曰老眊三曰春恩案司刺職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

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旹三赦曰春恩馬君所

云乃是三赦非三宥也故節去之而別用鄭君誼云周書甫刑

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跣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故云五刑墨劓珠宮大辟鄭

注見五帝本紀正義及周禮司刑疏云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

失三曰遺忘者即司刺職所言三宥之法也以具于上云正刑

五加之流宥鞭支贖刑此之謂九刑者鄭以流宥為一也昭元

年左傳云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是流即宥故流宥為一與鞭

支贖刑而四并五刑而為九也九刑者文十八年左傳云在九

刑公所是也但彼文九刑是謂周公所作而以說此經者欲見

異鞭作官刑注馬融曰為辨治官事者為刑上為字于僞反辨

著刀俗作疏注見五帝本紀注云辨治者辨是辨具支作教刑

辨中力非疏之誼與辨刑之辨誼雖異而字畫則同注云支贖

注鄭康成曰支槓楚也支為教官為刑者下反疏注見五帝本

楚也者古槓字通用夏禮記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彼

注云夏槓也楚刑也二者所以支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

威威義也盧詩中注學記且引此經以說是支金作贖刑欲反

即槓楚所以撻不辜教者故云為教官為刑者金作贖刑欲反

又常注馬融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辜理不戒宥者

聲謂蓋赤金也疏馬注見五帝本紀注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

五色金也黃為之長馬于此以金為黃金豈數可減少而品必

取上與案鄭君駁五經異詁云贖以臯于錢錢六兩大半兩為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完



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伏辜金三斤爲賈相侖  
附然則以黃金贖辜乃是漢法周則用銅也況其前代乎馬本  
漢法以說唐書恐未合故聲附注則已意于下馮云有意善功惡者  
功謂事也謂意本无惡而所爲之事或不戒慎而有傷害絕之  
謂无所懲罰之則惡征贖金始使出金贖之故云聖不戒慎者聲  
罰金蓋赤金也者周禮贖金掌受土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夫  
金之用以鑄兵者則是赤金非黃金矣然則周初贖辜用銅也  
其後穆王省刑而作呂刑必不改輕从重則呂刑所云百鏹千  
鏹皆謂銅矣其鏹云訓夏贖刑作呂刑然則用銅贖辜本是夏  
法詠夏以推唐虞當皆然矣故以金爲赤金誼不疑而云蓋者  
以易馬誼

姑毋質言音菁裁肆赦音所注菁過裁害肆佚也鄭康成曰過失

雖有害則赦之疏周易釋文引易訟九二鄭注云害過也茲用

云害物曰裁故云赦音莊二十二年公羊春秋云肆大省釋文

云肆本或作佚穀梁肆大省傳云肆佚也案古佚字通作失則

失乃古佚字故云肆佚也鄭注見失本本紀注其上聲以爲未

爲人作患害者也九字如其說則似帖終不可赦者聲以爲未

安故刪帖終賊荆帖完則荆之衰夕牙反俗作疏注見五帝欽哉欽哉惟荆之謚哉謚

皇清經解邪音誼皆別卷三頁九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卑

必反正義本作恤徐廣史記注謚靜也謚或爲卹卹心謚靜

音義曰今文作謚茲從今文注謚靜也謚或爲卹卹心謚靜

文云謚或爲卹者僞孔本作卹也不外之者史記云惟荆之靜

知徐廣曰今文云惟荆之謚故史記輒以詒訓代經字據靜字

故尚書實作謚案漢書儒林傳傅子長從安國問故其書載尚

書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史記所次者乃古文誼此經作謚實是

古文徐廣惑于僞古文反以正古文爲今文是其誤也然則作

卹者非古文矣而猶存其字于注者以流傳既久故不敢沒其

文泚共工于幽州放讎吸于崇山窳式苗于式危姪繇于羽山

三皐而天下咸備共居容反後共工皆同敷楚最反說文所引

與說文同疑凡注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窳寔也三苗國名

力反獮房六反

曰帝鴻氏有不才子掩誼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

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  
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忒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



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驕傲很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梟桎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歛  
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獸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  
寡不恤窮賈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彪謹投舉共工則謹投  
為渾敦也其工為窮奇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  
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奇尹制反夷所則反俗  
到反比周貧至反渾戶本反敦徒本反少式照反蒐所酉反忒  
士得反話戶快反舍式夜反很河狠反檮徒反反桎如滑反縉  
即刀反歛之鏡反俗作食傍劣反眇呼罪反反桎如滑反縉  
獸音詣皆別鏡力驗反饕反饕天結反離丑知反彪明備  
反疏文十八年左傳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史記云請流共工  
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謹投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  
危以變西戎極于羽山以變東夷故知幽州是北裔崇山是  
南裔三危是西裔羽山是東裔也云窳窳也者謂塞之使不得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聖

通中國周禮大司馬職云犯合陵政則杜之鄭注云杜之者杜  
突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亦此誼也云三苗國名者昭元年左傳  
云虞有三苗與夏觀扈商姓邳周徐郇並舉觀扈等皆國名則  
三苗是國名可知極誅釋言文誅謂責遣之非殺也鄭志荅趙  
商云鯀非誅於鯀放尾東裔至故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  
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舜禹何以忍乎而尙  
書云鯀則殛於禹乃嗣興者其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思其  
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臯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者蓋  
實非外而國語魯語及禮記祭法皆言鯀障鴻水而殛外者蓋  
因鴻範之文以實其以於勤事之祀余又孟子萬章篇備引此  
經而總結之云誅不仁也是放流等皆可言誅蓋足見訓誨爲  
誅其必謂於矣以上之注唯窳窳也三字說文六部文餘皆馬  
注也見五帝本紀注順經文爲解以說文誼則馬注之闕不悞  
識別故不侑馬融曰後凡用先儒注而中雜廁它語者輒不侑  
部引易曰備牛乘馬今周易作服牛又後漢書皇甫松傳董卓  
謂春曰義與猶未乎章懷太子注云備即古服字者說文牛  
引春秋傳者文十八年左傳文正義謂鄭引左傳之文故備  
緣傳文以入鄭注蓋投舉共工事見前文舉共工則是與共工  
比周故云入鄭注蓋投舉共工事見前文舉共工則是與共工  
才子其苗裔謹投也是亦以渾敦爲謹投也堯言共工靜言庸  
章即所謂靖諸庸回故知其工爲窮奇服虔注左傳亦云謂共



工也其行窮而好奇堯言鯀方命圮族方命是不可教訓圮族即稟很明德以亂天常故云鯀爲禱祖也賈侍中注左傳亦云謂鯀也禱祖頭凶无儔匹之兇也今左傳作柎說文木部引春秋傳曰禱祖蓋卽其文茲从說文之字三苗之惡堯典无文然以三凶推之則饗飪自是三苗矣故云三苗爲饗飪亦可知云不爲堯臣不忍刑之者爲其初時爲堯臣堯未辟遂今遠而已治之也

式十有八執放勳乃焜落百姓如喪考妣式年三海

遇密八音

放勳僞孔本作一帝字是後改介孟子及春秋繁露及說文皆引作放勳吾人載下年僞孔本作堯正義本

改作載案孟子所引上言二十有八載下年僞孔本作堯正義本可載年皆有僞孔氏因爾疋唐虞曰載之文必改年爲載以遂其亂經斯世之私意殊可惡也且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屬上爲句不可改作載而下屬也遇安葛反

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

凡二十八年而崩焜落外也百姓羣臣也喪考妣三年羣臣喪

堯如其喪考妣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爲君方喪三年是

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遏止也密无聲也八音不作哀思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聖

甚也

合力呈反辟平堯立至而崩並史記文祖落外也釋詁

注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蓋彼文下別言黎民故以百姓爲羣臣之支庶此經下文別言四海乃謂民間則百姓自是羣臣

矣蓋爲君服三年喪唯臣然爾雅釋親云父爲考母爲妣禮喪父斬衰三年喪母齊衰三年故云喪考妣三年云資于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者孝經土章及禮記喪服四制皆有其文臣之喪事君而敬同者斯資于事君之道也案喪服四制云資于事父以

制者而敬同貴尊尊諱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諱唐虞衰制則无文可攷此言如喪考妣三年止言其哀思之久

禮記檀弓文也方者比方于父卽所謂資于事父以事君也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者禮記三年問文彼文主謂三

年之喪不始于周所由來久斯其諱正可取以說唐書也且可

通諱于以見此事君及方喪三年之文雖出于周時傳記實爲古

密无聲也者說文言部古字通也月正元日注月正者月于是

改正也時改用天統以建子月爲正元始也始日朔日疏

前文



上日鄭注云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茲以其諱故云月正始生于子建日萌色正也堯天統者劉歆三統稱云天統之正始生于子建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日厚也而黃至丑半日身也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藁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是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建子是用天統也元始釋說文朔亦始也故云始日舜假于文祖注卽位于明堂也疏謂之五府尙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五帝之廟亦曰文祖注曰文祖者赤帝標怒之府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女祖周曰文祖者文受終于文祖鄭注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是文祖與明堂異名同實王者頒政令必于明堂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則此假于文恂于三嶽闕三門明三目達四聰闕右闕祖是卽位于明堂也

反正義本作闕注恂謀也國語曰肸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茲从說文所引注恂謀也國語曰肸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蓋此四嶽也闕開達通也開明堂之四門以出政

教于天下以明通四之耳目四嶽分主四諸侯故謀于四

嶽昨才疏恂謀釋詁文引國語者周語太子晉之言也四嶽見故反疏于前文數矣于此引國語文而云蓋此四嶽也者據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聖

國語所傳四嶽是炎帝之後其工之從孫昆弟四人左禹治水有功故堯胙之土錫之姓命之氏者若前文之四嶽方且舉鯀治水豈是左禹之四嶽乎若舜班瑞時所觀者其是否初時之四嶽猶未可知此經之四嶽則當是左禹治水者矣故于此引國語以說言蓋者以出于意度不誠爲闕也闕開說文門部文闕从艸在門中象推門之形故其義爲闕也此六書爲指事也說文之部云通達也茲云達通道同可轉訓也明堂四門說詳前文疏惠先生明堂大戴錄云明堂有四門四門是也遵朝觀所入唐虞建官四嶽主之堯典恂于四嶽闕四門是也傅用師說故云開明堂之四門案詩緇衣正義傅鄭君注此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又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此解四門似未允當茲之節取其出政教于天下一咨十有式牧曰食哉惟語而已云明通四耳目者史記文

時柔遠能爾懍懍允元而難任人蠻夷達獮反能奴代反獮都昆

林反達所律注咨亦謀也十有二牧十有二州之伯也柔安能

反俗通作率

恣爾近也安遠方之國恣順其近者悃厚允信元善也難猶遠也任佞也此皆美堯德也食哉惟時敬授民時也柔遠能爾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雖也惇德允元克明俊德也難任人放四

凶也孔子說堯之德曰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此之謂

蠻夷遠播忒即四反猶遠于疏釋詁恂忒同訓謀此經上文注

禮記王制云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

牧是牧卽州伯故云十有二牧十有二州之伯也柔安釋詁文

能忒鄭君誼也案詩民勞云柔遠能爾鄭箋云能猶仰也安遠

方之國順仰其近者詩釋文云鄭注尚書云能忒也詩正義云

尚書云柔遠能爾注以能爲忒則注云仰者與忒同謂順適其

意也茲仿詩箋之意以申能忒之誼故云安遠方之國忒順其

近者爾近厚厚允信並釋詁文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故云

元善也難任人史記作遠倭人拒難史腐遠也故云難猶遠也

任倭亦釋詁文云此皆美堯德也難者史腐遠也故云難猶遠也

行厚惠遠倭人則蠻夷率服據此則此經是美堯之德故歷舉

堯所敬授民時之等以實之云孔子說堯之意曰四海之內舟

輿所至莫不說夷者大戴禮五帝惠篇文彼文宰我問帝堯孔

子荅之有是云云引之以證此蠻夷率獮舜曰咨四岳有耐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

揆諒采惠壽諒力尙反采七注奮明庸功熙光載行宅尻諒相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采事惠順壽類也言有能明其功光美帝堯之行者使尻百揆

之官以相事而順其壽類行下孟反疏奮明庸功馬注也見五

載行鄭注也見正義定凡釋言文大明詩云諒彼武王釋文引

韓詩注云諒也此經諒采史記作大明詩則諒宜爲相采當訓

事也采事釋詁文惠順釋言文壽類也者俞曰伯禹作司空注

易否九四壽離九家注云壽者類也

鄭康成曰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

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

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叅作共工益作朕虞舍式者反叅氏

疏注見周禮疏敘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者周禮冬官爲司空司

疏空之名蓋因乎此又此司空主平水土與周之司空執度

地職同知此司空是冬官矣但司空之名始周于此前文惟有

共工未有司空故知初時冬官爲共工也故鄭于前文注云共

工水官名蓋水王于冬水官卽冬官一也云舜舉禹治水者文

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注主后土卽是平水

土故知禹在八愷之中舜所舉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八愷爲

禹垂之屬也云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者初時冬



官爲共工而下文垂作共工則後此官名仍爲共工惟禹治水有司空之號自是欲寵異禹特改是官名故百工屬司空若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者案周禮司空主事故百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司徒非司空之屬鄭並言共工與虞者禹初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蠱食則禹實兼虞益但左禹而以禹既宅百揆合其舊職自然虞與共工皆舍故夏命垂益分任其職不得以周禮爲難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維岿忝哉忝門候反注傳曰然其所

學傅禹前功以命之馬融曰忝美也肅曰忝勉也疏禹平水土

故云傅禹前功偽孔傳雖多謬說此言則是故采之馬注肅注並見釋文忝與茂同茂有美誼故忝爲美也忝勉釋詁文上文

熙帝良是然史記作美堯之事馬訓忝爲美也忝與美堯之事相應其誼良是然史記此文作維是勉哉則訓忝爲勉堯未爲事相故

並采禹樵詣首攘于稷音韻皆非攘如義反後並同音韻皆非攘如義反後並同

之音韻皆非攘如義反後並同音韻皆非攘如義反後並同

作暨皋陶茲從說文所引注既拜而詣首也詣首下首至地也

攘推也鄭康成曰稷棄也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

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傳聲謂堯古文偃泉眾詞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望

與也推土回反契非疏禮記檀弓云拜而后詣頽頽乎其順也拜拜而後詣頽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

其拜與頽首相近故謂之吉拜然則吉拜必先拜而後詣頽頽

即首也疏中言詣頽平時則云詣首故云詣首也詣首下

首至地也云攘推也者說文手部文鄭注見周禮疏敘及詩生

注正義及正義下文呼棄而謂之曰女后稷故知稷是棄也鄭

注前文乃命羲和以天地官爲稷司徒故于此云堯初天官爲

稷鄭言此者蓋據國語周語是故稷爲天官之文堯初有是官

號而以民事紀官則在顓頊之後故推以爲堯初與抑或別有

據也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

元又云舜臣堯舉八元棄是高辛氏才子八元之中故知舜舉

棄也高咎謫皆偁名稷則是官非名故說其偁官之意云時天

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傳聲稷播穀以振民故天下賴其

功也云堯古文偃者據說文米部云泉眾詞與也者說文水部

詁云暨與也案暨乃世俗通用之字依字當作泉帝曰俞女

往哉注鄭康成曰然其舉得其人女往尻此官不聽其所攘疏

注見五帝 帝曰棄黎民祖飢女后稷播時百穀時仁注鄭康成



曰祖讀曰阻阻扈也時讀曰蒔始者鴻水時眾民扈于飢女扈

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扈安革反蒔仁吏反種之用反从禾

容反俗輒互疏注見詩思文正義釋詁云祖始也故史記云黎

易用之非民始飢謂眾民始時飢乏語甚充當乃種稷字音直

始誦而讀祖為阻者古字祖阻皆與且通如商之祖庚酉祖乙

由周之盛和鐘寶和鐘凡祖字皆作且義禮大集義云且左還

鄭注云古文且為阻也釋詁云阻且阻三字皆同讀祖為阻言阻

扈于飢亦得為一阻也難是尼難故祖扈也

說文云蒔受別種是也此文時在播下則是既播而受蒔之故

時讀當帝曰鬻百姓不親五品不慈女作司徒敬尊五教在寬

為蒔鬻幸列反慈色困反正義本作通非其誼注鬻亦古文僕鄭康

成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春秋傳曰舉八元使布五教僕在八

元中聲謂慈順專布也五教父誼母慈兄友弟龔子孝也一說

五品五倫也孟子傅僕之為司徒也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吳

有誼夫婦有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此之謂五教又述放勳之

言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此之謂寬也兩彼列反俗混作別非長中疏說文內部云虞讀

書百官公卿表敘云虞作司徒專五教則虞僕同字鬻是古文

虞則即古文僕矣困上文注云虞古文僕故此亦云也鄭注見

五帝本紀注及詩生民正義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五品父母

教于四口父誼母慈兄友弟龔子孝兩年平外成故八五品父母

兄弟子也據左傳為說也引春秋傳者即文十八年左傳也引

傅傳高辛氏才子八元中者欲見傳所云五教即此專五教也

之子為堯司徒故知僕在八元中也慈順專布說文心部及寸

部文云五教父誼母慈兄友弟龔子孝也者漢書百官公卿表

敘節引此經而應劭注彼五倫是亦據左傳為說與鄭解五品

誼合故採取之一說五品五倫是者據孟子子誼也引孟子者滕

文公上篇文前說據左傳誼既精確矣又引孟子者孟子亦正

說僕作司徒之事又述放勳命僕之言且以五教配五倫為說

得又從而振德之其敘需而不自知是寬舒之至也 帝曰咎繇



蠻夷滑夏寇賊充滑戶八反隸古定本如此正注鄭康成曰

滑夏侵亂中國也彊聚為寇殺人為賊由外為姦起內為宄疏義本改从犬傍非宄居滑反

注見五帝本紀注及周禮司刑疏說文多聚徒眾故云彊聚為寇周禮大司馬云賊殺其親故云殺人為賊左傳成十六年

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古軌宄字通故云由外

彥所起內為宄乃周禮疏引此作由為姦起在外亦得為宄在內

亦得為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轉寫誤爾子謂自文作士注馬

是寫者之誤鄭必無此誤也今夏正之以復其原

融曰士獄官之長鄭康成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長中疏注

見五帝本紀注案周禮士師在小司寇之下而云士獄官之長

者蓋唐虞无司寇之名其刑官名士其職當周之大司寇故云

獄官所以傳士之意故取以注此士察釋詁文是說

五刑有良五良房六反

良三就今通作服注及治就次也國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

斧戍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笮薄刑用鞭支以威民也故大者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毘

隙之遼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隱也此之謂也戍反

俗作鉞音誼皆別鉞君御反鑕作官反笮作格反疏五帝本紀

遵月爰反俗作原音同誼別市上之反朝直逾野次臯于市朝

注云五刑墨劓誅宮大辟三就謂大臲獄道野次臯于市朝

同族適甸師氏既及五刑當就三處案此五刑實不同前交五

刑馬于前文既為是解于此處又云然則口費而煩且非也其

馬解三就僂遼野市朝是本國語據國語言五刑三謂是无隱也

與國語章且適甸師氏文出周禮自是周禮蓋周尚親親故私

書恐未當也故不用良治說文又當文有此就謂刑刑就三處即

國語所云三次故云就次也引國語者魯語臧文仲之言也云

大刑用甲兵者賈侍中云謂諸侯不式王命則以六師逐之云

刀斷截用鋸亦有六辟鑕甲笮也其中刑以下韋注云割刺用

大者臲之遼野者韋注云謂甲兵笮戍也云小者致之市朝者

賈注云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云五刑三次是无隱也者

三次謂野朝市就此三處而刑之无所隱諱是即此經所云五

刑三就故云此之謂也或曰孝經說引孔子之言曰五帝畫象

世順機三王肉刑揅漸加伏生大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

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尻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然則



唐虞之世无肉刑今以國語文說唐書母乃乖錯乎應之曰夫  
蠻夷滑夏寇賊姦宄豈象刑足以威之乎則罪則罪宮大辟也象刑  
則墨刑罪宮大辟之象也蓋制法是刑而復設是象有犯者則用  
象刑乃可无用肉刑也然其時之民重刑其畏象刑尤甚于畏  
肉刑乎有犯者則雖有象刑而用之蓋豈况肉刑哉然刑制固  
不可廢也時答諺見為刑五淋有宅五宅式尻宅陟注鄭康成  
官安得謂唐虞无刑制哉

曰宅讀曰叱懲心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心五叱者是五  
種之器謂桎一梏一羣三三尻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

其地以為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叱陟嫁反禮記王制正義曰宅牛

廢反種章勇反桎之日疏注見禮記王制正義曰宅牛

反桎工酷反羣君甫反疏注見禮記王制正義曰宅牛

不得解為五瓦故破宅為叱蓋古入書字輒有以聲類字借宅  
者宅叱皆以宅為聲聲同則可通借此經誦實為叱而字作宅

故鄭正其音讀為叱說文曰部云叱叱怒也則叱有懲創之意  
故云懲心之器心即懲也唯是云五種之器而以桎一梏二羣

三當之為數不符竊有疑焉案周禮掌囚者桎梏羣而桎一也桎梏  
羣桎梏下羣桎王之同族羣有爵者桎梏羣而桎一也桎梏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二也桎三也羣四也桎五也鄭言五種其此之謂與云自九州

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以為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者周禮

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甸服其外曰五百里曰

侯服又其外曰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曰五百里曰男服又其

外曰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曰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曰五百

里曰蠻服又其外曰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曰五百里曰鎮服又

謂之要服大行人職歷敘侯甸男采衛要六服而下云九州之

外鄭注大行人職亦云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服也案周之九

服在唐虞為五服夷服當唐虞要服之即鎮服當其荒服蕃服

當其荒服之即鄭從三分其遠近以解三制段周以說則易明  
了故云及也鄭說三制必若是之遠者王制云屏之遠方唯其  
所之不若也以政示弗故生也鄭注彼文引此經為說則鄭以此  
三制若王制所云不及以政者是必在九州之外故以最遠者  
之服言之也五帝本紀注引馬融注云謂在九州之外故以遠  
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尻大皇投四裔交九州之外次  
中國之外案八議出于周禮小司寇職所謂議親議故議賢議  
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之八辟固有是法唐虞未必有此又案  
九刑之內為中國九州之外即中國之外馬君分之以當三尻  
之二亦非維明克允注維女明祭故能信服人也春秋傳曰明



允誓誠鄭康成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攘述其前功音多

俗作篤音疏此美咎繇也明允當就咎繇言故云維文明察故

同誦別服之恐未是故不用引春秋傳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蒼舒罔熒檮杌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

淵明允誓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說者曰周禮疏殺云三官者謂堯

為后稷契作司徒及此咎繇為士也知是堯時事者左傳言舜

臣堯舉八愷舉八元則此三人皆堯時舉用者又孟子稱俱為

司徒教咎繇作士當亦同時是皆堯時事也帝曰壽若子工油反

前文壽咨及此文壽字史記皆以誰字代之則兩字當同則通

文既反說文所引作壽字史記皆以誰字代之則兩字當同則通

用異其文則多收一字此經之壽必用史記誰字為注壽誰也

訓乃為允愿依誰訓以求說文之字則當作壽也

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疏壽誰說文口部文釋詁亦同但僉

曰垂哉帝曰俞咨垂女共工容反垂是為反徐菴見是偽反共居注

馬融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疏注見五帝垂拜節首攘于爰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巽

斯臬伯與羊反與爰諸反注及斯伯與二臣名爰或為朱伯與

或為柏譽諸反疏漢書古今人表以朱斯伯譽為二人帝曰俞

往哉女鰭帝曰壽若子丁艸木鳥獸注馬融曰上謂遼下謂

隰聲謂上謂山陵下謂遼隰藪澤照祥十反疏馬注見五帝本

經曰隰又云下者曰隰故云下謂隰澤地又云廣平曰遼又別

言高平曰陸則遼未為高而馬云上謂遼者也公羊昭元年傳云

上平曰遼下平曰隰蓋對隰言之則遼為上也聲以為山陵藪

澤皆有艸木鳥獸馬之言遼隰于則遼為上也聲以為山陵藪

之則遼為上對山陵而言則遼猶為下也禹曰茲哉帝曰俞

咨女女作朕虞禹曰僞孔本注僉曰正義謂馬融王本皆為禹

下味艸木茂實本此經則古本皆作禹曰咨壽慕曰臬益奏庶

蠶食益禹治水與益同事故知益能而特舉之僞孔氏改作僉

也注古益字馬融曰虞掌山澤之官名鄭康成曰言朕虞

重鳥獸艸木疏說文口部云茲古益字者漢書百官公卿表敘云



蘇作朕虞有艸木鳥獸應劭注云蘇古益字蓋古者少輒段咄用蘇本也嗑字又暗以為益也馬注見五帝本紀注周禮地官有山虞澤虞故云虞掌山澤之官名朕虞見正義云朕虞也鳥獸艸木者謂官名不直偏虞必偏朕虞為重鳥獸艸木故也史記云于是以益為朕虞是官名朕虞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王莽改水衡部爨曰子虞是竊此朕虞之名而效之則漢人皆謂此朕虞也蘇拜階百擗于朱虎熊襲百式九反古文首說兩字名官也朱虎熊襲蓋四臣名也高辛是之子有伯虎仲熊也履古文

是氏同疏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未古通用疏文季仲伯虎仲熊未豹季狸此經虎熊當即彼伯虎仲熊也虎熊二人合朱與襲為四人帝曰俞往哉女嚳帝曰咨故以為四臣而備伯虎仲熊為說

四嶽有耐典朕三禮注典當為𧇧𧇧主也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鄭康成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𧇧多反疏周官有典云典主也是謂典主其事此典朕三禮謂主三禮之事依主謹以求說文之字則實是𧇧字時俗相承故作典爾故云當為𧇧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五帝本紀注周禮大宗伯之職

皇清經解 卷三見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辛

猶周之大宗伯故馬云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但天神地祇人鬼之禮皆是祭禮于周禮止是一吉禮爾馬云然者以唐虞未有吉凶賓軍嘉之五禮而禮之重者莫重于祭此特咨其重者爾鄭云天事地事人事之禮意與馬略同而比馬為該備

命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嚳宗注鄭康成曰主次秩尊卑疏注見五帝本紀注秩之言次故云主次秩尊卑國語楚語觀厥父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義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而為之所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是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而為之等禮者也秩宗所次秩當不但夙夜維寅直哉維清夙息注鬼神之尊卑而鬼神亦其一隅也夙夜維寅直哉維清夙息注夙昂也寅當為夤字之誤夤敬也清靜絜也昂子皓反字反曰

俗加水疏夙昂釋詁文云寅當為夤字之誤夤敬也者說文夤非夤夤夤夤夤也易曰夕惕若夤是夤為敬此當夤今作寅者由夤上脫去夕文而誤故云字之誤釋詁有云寅敬也蓋亦誤也云清靜絜也者詩清廟正義引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是清有靜證劉熙釋名云清清也去濁遠歲色如青也則清又有絜證此文據史伯揅階百擗于夔龍帝曰俞記云維靜絜則清當訓靜絜也



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育子育正義本作曹乃衛包所改也說文引作育書古文訓即

為孔本也亦作育據馬注則馬本亦作育也當从育注馬融曰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聲謂育養子使作善也教育子樂正之職故以命夔周禮大司

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長知疏馬

見釋文育長釋詁文云彼長引馬云曹長也者蓋宋時所改也

崇文總目云開寶中知乃釋文引馬云曹長也者蓋宋時所改也

所定今文駁異合陳鄂剛定其文改从穎達書然則今之尚書

釋文非陸氏之舊陳鄂改以合唐文字故改馬注之子為曹也云

也養之使順故云養子使作善釋詁亦有養育之訓也云教育

子樂正之職者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國教順先王詩書

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國士之適子國

之俊選皆造焉鄭注彼文引此經以說與其事同也引周禮者

以證樂正教國子之事大司樂即樂正之官成均直而溫注馬

者五帝之學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蓋取法乎此也

融曰正直而色溫和疏注見五帝寬而翼翼古注馬融曰寬大

皇清經解卷三見九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至

而敬謹戰栗也疏注亦見五剛而无虐虐牛注馬融曰剛毅而

不害虐也疏無節而无臯注馬融曰簡約而无臯臯也疏以上二

惠先生手錄于尚書疏聲趣見寡聞未詳先生何自來取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猷聲注

鄭康成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

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猷也聲謂猷調也

律呂所以調猷其聲也曲羌欲反中陟疏鄭注見詩譜敘正義

云詩者志之所出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釋詁文禮記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故又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為之者謂聲之高下疾徐委曲赴節依長言而為之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擗木踞中巨句中鈞擗擗乎端如貫珠者也猷調說文論部文云律呂所以調猷其聲者增成鄭誼也經之言律注云律呂者蓋孟陽聲六為律陰聲六為呂陽可以統陰故止言律而以呂呂者益孟陽聲六為云不以六律不能正五八音克備无相奪倫奪徒活反命力注純反今通作倫



音者歛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歛也樂記曰土曰壤竹曰管

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敔此謂八音也

龠樂龠龠也命理也飲衣錦反壞兄袁反疏音者至八音也並祝音六反致元巨反白逸通禮樂篇文

所引樂記今禮記中之樂記无其文豈其有亡逸與抑或是樂

緯與不可知矣周禮太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播

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注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

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蕭也謂與此所

引樂記有異實則同也云龠樂龠龠也命理也命為理也神人以

說文論部文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命為理也神人以

注鄭康成曰祖考來假羣后德壞其一隅也疏注見五帝本紀

也羣后德壞人也二語皆答孫幕文神則天神地祇皆夔曰於

可以感不獨祖考人亦不獨羣后故鄭云其一隅也夔曰於

子擊石拊石百獸逴舞於古文烏陸惠明反謂音烏而絕句者

注石磬也拊拊也鄭康成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逴舞言音龠

也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拊食余說文石磬也拊拊說文手部文說

也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拊食余說文石磬也拊拊說文手部文說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文又云拊摩也則拊是撫摩輕擊之意故周禮太師職云合奏

擊拊先鄭注云樂或當擊或當拊鄭注見五帝本紀注及公羊

哀十四年疏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周禮夏官有服不氏掌

養猛獸而教擾之鄭彼注云服不服之獸者猛獸虎豹熊

羆之屬鄭于此言之者欲見雖服之獸猶且塗舞則物无不和

者矣云音聲之道與政通者樂記文音能感物則必能使羣生

咸遂放

與政通

行下孟

反注同

成日所謂色取仁而行章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惑

疏云聖

也讒譖也者說文土部言部文馬注見三國志吳主傳葛松之

注於絕釋詁文讒說顛倒是非是為絕君子之行鄭注見五帝

本紀注云所謂色取仁而行章者所謂論語顏淵

篇文彼馬融注云言佞人取仁者之色行之則韋

命女作內言

夔夜出內朕命惟允

反注內言官名所謂王之喉舌也出命

承上言而故之于下內命時之所宜復于上也允信也

故式支

反俗注

施音同疏漢書百官公卿表敘云讒作內言出入帝命應劭注

諛異云內言如今尚書管王之喉舌故云內言官名所謂

諛異

諛異

諛異



王之喚舌也王之喚舌者詩黍民云出內王命王之喚舌彼鄭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收之也內王命者時之所宜復于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喚舌親所言也故此注云出命承上言而收之于下內命時之所宜復于上也用鄭詩箋直也內者自外來入故為時帝曰咨女式十有式人欽哉之所宜復于上復自允信釋詁文

惟肯諒天功注馬融曰稷俶咎繇皆屍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无所復救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

二十二鄭康成曰皆月正元日假于文祖時所敕命也聲謂

諒相功事也敕命二十二人在明堂明堂天灋故曰天事房

復救反相馬注見五帝本紀注云稷俶咎繇作土皆在堯時是

息匠反疏馬注見五帝本紀注云稷俶咎繇作土皆在堯時是

堯時事也云无所復救者謂此欽哉諒天功之敕不救及三知

然者以經言二十二若兼稷俶咎繇則二十五人矣故知

不數之也鄭注見正義據正義所引鄭此注上猶有自咨十有

二牧至帝曰龍十字以其不數四嶽似非故節去之云皆月正

元日假于文祖時所敕命也者新天子即位朝羣臣必皆有所

申敕上交假于文祖之下即云向于四嶽咨十有二牧并歷命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官職而總敕二十二入明是一時之事孔穎達乃云未必一日

之內即得行此諸事不知何見而云然殊可怪也諒天功史記

作相天事故云諒相功事也云敕命二十二入皆在明堂者此

上皆假于文祖時事文祖即明天法者大戴禮盛德篇文

劉歆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

家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皞故云明堂天灋盛德篇云明堂天

灋也禮度德灋也所以御民之者欲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

大道

式載破績式破黜陟幽明

律黜陟

注黜陟下也大傳曰其訓

曰三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攷者緇無職而賞

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

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

自取聖無容心也

史古貶字下行嫁反疏說文黑部云黜貶下

大傳傅其訓曰則是伏生述舊訓也斯其說尚矣云一之三

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者天數一三五九故九為天數

之窮九者老陽之數易乾鑿度曰九者氣變之究也說文亦云

九陽之變也象其誦曲究盡之刑是九為陽德之終也易文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曰積善之家必其餘慶積不善之家必其餘殃鴻範曰鄉用五福畏用六極然則積善者天鄉樂之以五福積不善者天畏懲之以六極福極各從其類故曰以類降以類相升也之三以九年善不善皆積矣幽明分矣聖人法天法天以爲黜陟幽明各以類從非有成心以爲黜陟庶績咸熙注攷績濃明故眾功皆故曰皆所自取聖无容心也

重八鄭康成曰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爾猶爲

國君所數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重直容反復房

救疏說文八部云小分也而古今字輒變易凡聯文故改亦別

經傳中不復有非字學者遂不知有典字故見此經之非誤也

爲外遂作非字茲故特正之曰字以重八明其字之非外也鄭

注見正義及五帝本紀注孟子萬章篇云天子之卿受地視矣

大夫受地視伯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斯爲降其位也伯子男

皆君也故云猶爲國君鄭知然者以三苗是國名上言數三苗

止是杜奕之使不得通中國爾未嘗滅其國則仍爲國君推之

彼三苗當亦然也云分析流之者蓋三苗爲西裔諸侯其君雖

出一人而其族類當復不少其在西裔猶相聚爲惡故復分析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焉

流之三國吳志虞幡傳注引幡奏曰尚書分典三苗非古別字鄭注訓北言北猶別也案小與別實不同无如世俗輒用別代非而不知有非字鄭君以時俗習用之字發明古字則人易曉故云小猶別言此小字猶時俗所習用之別字然則鄭君不訓爲北也且鄭君分析流之說猶分小也鄭舜生式十登膏式君何嘗以小爲北乎虞幡之說鄭不可聽也

十在位五十執陟乃死傷孔本登作徵二注鄭康成曰生三十謂生年三十也登庸二十歷試二十年也在位五十執謂攝

位至死五十年舜年一百歲聲謂陟亡巡守也史記曰三十九

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守舒紂反疏鄭注見

史記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是歷試三十年也若

守崩于蒼梧之野三十而舉五十而攝位是歷試三十年也若

年六十踐帝位三十九年而崩則年九十九而鄭云一百歲者蓋舜年六十一終堯之喪據孟子萬章篇舜終堯喪避于南河之南比及朝覲訟獄之歸心而始踐帝位則必在歲暮矣且堯死建丑舜之建子其改正朔必在其年十二月建子之月而且以爲元年正月然則舜雖年六十一踐位而其改年則年六十



二年矣故三十九年則百歲也五十攝位百歲而崩故曰攝位  
至从五十年鄭注與史記合又王充論衡氣壽篇引此經而統  
計之曰適百歲矣言適百歲則滿百歲而無贏餘然則充亦以  
爲登庸二十與鄭同矣此皆古尚書本也惟僞孔氏改二十爲  
三十且造異說亂經之尤者也後世信而从之且據之以改論  
衡之二十爲三十是可慨也云陟亡巡守也者禮記檀弓云舜  
葬于蒼梧之野彼鄭注以爲征有苗而殂因畱葬焉且引此經  
以證史記以爲南巡守崩于蒼梧則此經與檀弓史記所言之  
事也故以陟亡爲巡守而卽引史記以證之所引史記五帝本  
紀文也漢書地理志蒼梧爲郡名屬交州又零陵郡營道九疑  
山在南說文山部云九疑  
山舜所葬在零陵營道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壹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

學海堂

尚書人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舜典第二注孔氏逸書一今亡疏孔氏書五十八篇堯典亦在其中而以此篇為孔氏逸書一者蓋堯典今文所有當時立于學官至今見存不日之為逸書茲紀孔氏所有而今亡者凡二十四篇故以此為一也其三十四篇今文所有者皆不在此數

虞夏書二 虞書一

汨作第三注汨于筆反俗譌注汨音論皆非注孔氏逸書二今亡

虞夏書三 虞書二

九共一第四注共居注勇反注孔氏逸書三今亡

虞夏書四 虞書三

九共二第五注孔氏逸書四今亡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虞夏書五 虞書四

九共三第六注孔氏逸書五今亡

虞夏書六 虞書五

九共四第七注孔氏逸書六今亡

虞夏書七 虞書六

九共五第八注孔氏逸書七今亡

虞夏書八 虞書七

九共六第九注孔氏逸書八今亡

虞夏書九 虞書八

九共七第十注孔氏逸書九今亡

虞夏書十 虞書九



九共八第十二注孔氏逸書十今亡

虞夏書十一 虞書十

九共九第十二注孔氏逸書十一今亡

虞夏書十二 虞書十一

子辯下土使民平 二 使民无教

教吾到反疏此九共逸文也見伏生尚書大傳薛季宣書古

文訓云伏生獨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云云即此文也顯九共有

九篇此文實爲第幾篇之文則未由**注**辯治也平當爲采字之

誤采姑具列其目而傳其文于後云云平當爲采字之誤者古

平故堯典平章采黜采在鴻範王道采采隸古定本皆作采唐

時悉改爲平矣以此推之此文平字亦是誤改其實是采字也

毛詩采亦傳云平平辯治也詩釋文云平平韓詩作便便然則

與堯典諸采字史記皆作便同則毛詩平字誤也實當爲采采

故云采采辯治也周毛傳誼而訂正其誤字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七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二

橐饑第十三 橐可到反 饑乙召反 **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虞夏書十三 虞書十二

大禹暮第十四 暮古文謨 **注**孔氏逸書十二今亡

虞夏書十四 虞書十三

咎繇暮第十五

虞夏書十五 虞書十四 尙書二

**疏**此但紀于今見存之伏生所傳二十  
八篇此篇承堯典之後故云尙書二

粵若稽古咎繇曰允迪厥德暮明弼諧**注**說者以爲咎繇聖人

故曰篇粵若稽古咎繇子以爲未然鄭康成讀古絕之是矣蓋

古書或以粵若稽古發篇逸周書武穆解然也斯則解爲順攷

古道可也不必泥于同天之誼說經固不可執一也允信迪道



厥其暮謀弼備諧和也

泥奴戾反疏班固白虎通聖人篇云何

若稽古咎繇故云說者以為咎繇聖人故曰稽粵

目篇謂題目其篇也案稽古之諱為同天惟天子得有是目咎

繇雖聖不可以同天目之故以其說為未然不當以稽古字屬

矣云蓋古書或以粵若稽古屬篇逸周書武穆解然也斯則解

為順攻古道可也不必泥於同天之諱者三國魏志三少帝紀

帝問堯典粵若稽古之說以道為同天此經則以為順攻古道

為說自當別易一解賈馬順考古道之諱于此乃為克當也逸

周書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云云是亦止

同解說不必盡同鄭君引此文然則此文粵若稽古雖與堯典

同何以知之據其于古字絕句則固與堯典文異讀矣蓋解經

當望文為諱不可泥于一說也允信池道暮謀弼備諧和並釋

詁文厥其釋言文也史記夏本紀錄此篇文云咎禹曰俞如何

咎繇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厲翼爾可遠在茲注

永長惇厚也慎其身修則信道其德長其思慮則謀明庶明厲

皇清經解

卷三見士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翼則輔和矣鄭康成曰庶眾厲作也厚叙九族而親之以眾賢

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聲謂爾近茲此也疏永

惇厚並釋詁文云慎其身修則信道其德長其思慮則謀明庶

明厲翼則輔和者此經是咎繇禹問而申說上文之意故以

慎厥身修云云分配上文也鄭注見三國蜀志先主紀注及禹

史記夏本紀注又見正義庶眾厲作爾近茲此亦並釋詁文

拜昌言曰俞注昌美言也疏昌美言也者說文曰昌為美也

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注言親親任賢使政可由近及遠者在

乎知人在平安民疏經文兩在字承上文而來故注云親親禹

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注咸皆時是也言皆若是惟帝其猶

難之帝謂舜也其皆不決之詞知人安民實非舜所難而言帝

其難之者蓋聖心沖虛禹推舜心當未敢以為易若論語曰堯

舜其猶病諸易羊咸皆時是並釋詁文僞孔氏以帝為堯茲

歧反疏不從之者蓋堯既崩臣子不應平議其短



僞孔非是故易之云帝謂舜也其是語詞若其諸其然之其故  
僞不決之詞文十八年左傳僞舜去四凶舉十六族禮記表記  
僞虞帝子民如父母有僭祖之愛有忠烈之教故云知人安民  
實非舜所難云蓋聖心沖虛者聖人求賢若渴視民如傷雖人  
無不知民无不安而心常歡然不自滿止惟恐有不知有不安  
者不敢以知人安民爲易再推舜心當亦如是故云帝其難之  
也引論語堯舜其猶病諸者雖也德問二篇皆有是言知人則  
其猶云者縣擬不決之詞與此經其字正同故引以况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注哲智惠仁懷安也一曰懷思

也智中枝反疏哲智釋言文惠仁說文車部文毛詩揚之水傳  
爲安上之政教訓爲思則爲思也此經懷字訓爲安則  
上之仁恩二誼皆通故備兩訓能哲而惠何惠乎謹堯何猶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愚乙求反俗軌作憂而當爲耐

字之誤也猶古文遷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孔壬甚佞  
也謂共工也能哲能惠則舉直錯枉使枉者直故无患乎凶人

馬融曰禹爲父隱故不言鯀爲于疏云而當爲耐者耐是古能  
睡反疏字據史記作能哲能惠則

###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四

此而寔是能字依古文當爲耐也鄭注禮運云耐古能字傳書  
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彼正義云亦有今誤矣者  
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易屯象云利建  
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是亦有今誤矣案此則  
書多有耐誤爲而者此經亦然故云字之誤也云猶古文遷者  
說文悉部文云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者官成注論語  
學而篤誼也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故云孔壬甚佞也  
公羊莊十七年傳云書甚佞也甚佞謂章象象滔天巧言則靜  
言令色則象象也且四凶之中誰兇有苗既言之矣鯀則禹所  
諱言則巧言令色孔壬自是謂共工矣論語顏淵篇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樊遲復見子曰知人曰鄉也吾見于夫子曰舉直錯諸枉  
者直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衆  
舉咎繇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據  
子夏解孔子之言則舉直措枉使枉者直是仁知兼備之事也  
哲知也惠仁也故云能哲能惠則舉直措枉使枉者直故无患乎凶人馬注見正義咎繇曰都亦行有九  
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行下孟及注同洛本亦言其人  
石經初刻有人字後刪去聲案唐石經尚書卽僞孔本也注亦  
有而後刪明有者誤矣是知古本无人字僞孔本亦然



古掖字扶持也載始采事也言人掖扶其行有九德則亦偁道

其有德乃言其始時某事某事以為驗道徒反疏云亦古掖字扶

部云亦人之臂亦也今大衆爾門之形又手部解掖字云一日

人臂下也則亦掖古字詩節亦叙云作是詩以誘掖其君鄭

君箋云掖扶持也據石經則作誘亦其君是亦為古掖字也載

采采史記作始事事故云載始采事也詩叙云載見諸侯始見

平武王廟也是載為始其詩曰載見釋王毛傳云載始也此下

文乃賡載歌鄭注亦云載始也載見釋王毛傳云載始也此下

有九德者顧野王玉篇說也此解甚精蓋本諸漢經師舊說與

云則亦偁道其有德者以扶掖之誼可以解亦行之亦而不可

通于亦言之亦故爾亦字解作兩禹曰何注問九德云何也咎

誥望文為之說求其可通而已

繇曰寬而栗柔而立注和柔而能自立疏人性柔者必溫和故

委靡能卓然自立乃為成德故云和柔而能自柔柔則易失之

傷有忠信以為甲冑禮誼以為干櫓戴仁而行衷諒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愿而冀愿月怨反注愿謹冀肅也疏愿謹說文心

自立有如此者

義簡質罕能冀肅故愿而冀乃為德也亂而敬注亂治也有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治才而能敬事疏亂治釋詁文案說文亂从甬从乙甬治也乙

其事乃為德也故云擾而毅擾如手反此古音也俗注鄭康成

有治才而能敬事日擾馴也致果日毅疏注見三國獨志黃權等傳平注云擾馴

鄭注彼文亦云擾馴也致習使之馴直而温簡而廉注簡約而

服云致果日毅者宜三年左傳文有廉隅疏堯典簡而无寡馬融解為簡約此文之簡當同彼文

廉隅廉稜也隅邊也剛而寡塞先則反偶孔本引注塞實也疏塞實說文心部文定之方中詩云秉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媯說

則順治故彊而諠乃為成德鄭康成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

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諠也又曰勇敢彊有力者用之于禮諠

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諠然則義字从古當為諠注媯諠日所貴

諠俗作義鄭仲師注周禮肆師云古者書儀但諠與此同

則順治故彊而諠乃為成德鄭康成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叶乃成其德疏



娉禮之誼是以名篇今在禮記引之以證彊必合誼乃爲德也  
案彼文云有誼之謂勇敢故所貴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誼也  
又云故所貴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誼也故勇敢彊有力者天  
下无事則用之于禮誼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  
則无敵用之于禮誼則順治外无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云  
故彊而誼乃爲成德但彼文盛德兼戰勝言之茲節其文不具  
引者茲无取乎戰勝之誼也鄭注見正義云有其上者不必有  
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者總說寬而栗以下九句也上謂寬柔  
愿亂擾直簡剛彊也下謂栗立龔敬裂溫廉寒誼也段如寬者  
或不栗栗者皆不能寬皆未可爲德必合是二者乃爲德也其  
下八句皆仿此故云上下相章厥有常吉哉注章明吉善也鄭  
叶乃成其德叶之言合也

康成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疏章采說具堯

善說文口部文戰國策曰吉祥善事鄭注見正義云所行使有  
常者謂行此德有常也論語述而篇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  
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是有恆可以進于善人恆日宣三德  
之言常有常卽有恆故云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諒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

俊又在官浚息俊反嚴宜广反翁喜及反注宣顯也馬融曰浚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上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六

大也嚴讀曰儼諒信采事也聲謂浚或爲翊翊段借字也當爲

翼翼敬也祇亦敬也諒相翕合也日顯著其三德早夜敬明其

德于家者謂未仕者也日益儼然敬行六德以相事于國者謂

已仕者也合受而用之以敷施政致使九德之人皆任事則在

官者皆俊又之士矣祇或爲振鄭康成曰才德過千人爲俊百

人爲又相息疏宣顯韓詩淇奥傳誼也毛詩云赫兮咺兮釋文

注釋詁云駸反云咺韓詩作宣宣顯也馬注通見釋文及夏本紀

徐魚檢反是馬讀嚴爲儼也諒信采事並釋詁文云浚或爲翊

者據史記云蚤夜翊明有家云翊段借字也當爲翼者釋文條

列侷鄭康成曰其始書之也倉卒无其字或以音類比方段借

爲之起于近之而已是古人書字有段借用者釋言云翊明也  
郭注引書曰翊日乃瘦而尚書作翼日是翼乃正字翊則其段  
借字也翼敬釋詁文翼明之爲敬明俞于浚明之誼故云當爲  
翼釋詁祇翼同訓敬茲承翼諒之訓故云祇亦敬也諒相說具  
堯典疏此經諒采當與翼諒之訓故云諒采惠壽同誼故訓同彼注馬云  
諒信恐非也翁合釋詁文夙夜翼明有家謂修行于家者故云



早夜敬明其德于家者謂未仕者也諒采有邪則是相專于國故夫說有邪云以為諸侯曲說支離傷謬也鄭注有家云正義并稱馬王亦云然案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是則俊非千人者謂之英也鄭云千人為俊者蓋本諸淮南子秦族訓云千人有見秦族訓則云百人者謂之豪又與百人為父不合蓋此等名傳原无一定各以意說故有異也正義謂鄭以三百僚師二注僚德六德皆亂而蔽以下其意不可曉故不用

官也師師相師灑也

疏

僚官釋詁文徵子云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注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

是言相師為惡雖與此相師為善不同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而相師之誼則同故云師師相師法也

績其凝

俗作凝

注工亦官也撫循也辰亦時也播五行于四

時故謂四時為五辰也百官奉順天時循五時以行政則眾功

皆成矣鄭康成曰凝成也

疏

僚官之訓故云工亦官也此文承上

不辰不時也毛詩東方未明及小弁傳者云辰時此經承上百工惟時之時故云辰亦時也云播五行于四時者禮記禮運文

### 皇清經解

#### 卷三百九十七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七

五行木王于春火王于夏金王于秋水王于冬均其日數應各王七十三日奇土則寄王于四季各十八日奇總之亦七十三日奇而夏氣舒展冬氣短促率水王七十日木王七十三日火王七十五日金王七十四日弱土分王四季總計之凡七十三日有奇故云播五行于四時也以五行分四時則為五行之時故謂四時為五辰也云百官奉順天時循五時以行政者若堯典命羲和仲叔平叙四時及明堂月令十二月之政令是也漢書魏相傳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相承易陰陽之分以順動故刑罰湯曰天地以地變動必緣陰陽陰陽之貸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湯曰天地以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黃帝乘坤執巨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少昊乘兌執巨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神黃帝乘坤執巨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神黃帝乘坤執巨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神黃帝乘坤執巨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神黃帝乘坤執巨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



易鼎象正位凝命亦云凝成也母教佚欲有邦伏夷質反今通作逸注教者上所施下所

效也言母佚欲為有國者所效母教或為亾敖欲或為游邦或

為國敖吾疏云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者說文教部誼也云毋

到反戒或為亾敖邦或為國者漢書云王欲或為游競二

者後漢書陳蕃列傳蕃上疏諫獵引答辭戒淫無教逸游競二

業二一日二日萬機競吉變反機偽孔本作幾

業危也馬融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聲謂機發動所由也一日

二日之暫萬事之機所出言當戒懼也疏競競戒也業業危也

義云機發動所由也者母曠庶官注曠空也置非其人與空无

鄭注禮記大學誼也

異故言空也疏此注皆王充論衡執增篇文孟子曰曠安宅而

置官非其人則其職不治不居以其不居于仁為空此安宅是曠為空也

與无官同故云與空无異天工人其代之注人謂君也言君代

天官人不可不得其人也疏後漢書馬援列傳援兄子嚴上封

皇清經解卷三見上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八

之言引王者代天官人也是解此經人字為王者故云人謂君也

正義引王肅注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

人也正與馬嚴意合天叙五典飭我五典五惇哉偽孔本作天

故合是二說以為注叙叙次第也典常也飾讀曰敕敕正也

云有典馬本作五典茲注叙叙次第也典常也飾讀曰敕敕正也

惇厚也天次叙人五常之性當敕正我五常之教使人厚于五

倫哉疏叙次第也者說文支部文典常釋詁文也說文力部云

命司服具飭衣常高誘注云將飭正之乃命之也是飭之言正

故云飭讀曰敕敕正也惇厚亦釋詁文白虎通情性篇云五常

者何謂仁誼禮智信也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云天命

謂天所命生人者是謂性命命神則仁金神則誼火神則禮

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是五常即五性天所命生人者故云天次

叙人五常之性既有五常之性人君因其性而立之教則有五

常之教父子有親仁也君臣有誼諒也夫婦有別智也長幼有

叙禮也朋友有信信也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鄭注云達者常行百王所不

變也是五倫亦為五常故云當敕正我五常之教使人厚于五

倫哉天斲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云馬本作五庸茲从馬注斲



爵之次弟也字从豐弟豐讀與禮同以禮次弟爵之尊卑故曰

天豔有禮自由也五禮五等諸侯為三卿大夫四士五也庸讀

若庸用也言由我五禮用以接羣臣諸侯用五禮故曰五庸

削疏云豔爵之次弟也从豐弟又云豐讀與禮同者竝說文豔

反部文云以禮次弟爵之尊卑故曰天豔有禮者豔醜弟為

豔即其字指可見次豔尊卑必由乎禮正此經天豔有禮之誼

也釋詁云由自也誼同可轉詁故云自由也正義引鄭注云五

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在五禮之中又案曲禮云禮不下庶

人庶民竊以為未不然故改其說云五禮五等諸侯為三禮後世之

制多因前代揀鄭君王制注殷制合伯子男為一則殷之諸侯

爵三等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義皆

子男五命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義皆以五為節然則周之

諸侯爵雖五等而禮止三等唐虞諸侯无文可攷或同于殷或

同于周總之是二等之禮矣又鄭注下文作服云公自山龍而

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璪火而下則虞之諸侯伯同于侯

男同于子與周制相仿是五等諸侯為三也云卿大夫四士五

皇清經解卷三見士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也者蓋臣下皆當以禮相接不當舍朝臣而專舉諸侯必兼言

卿大夫士理乃完是故數諸侯卿大夫士為五也若然堯典修

五禮注从鄭誼以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與此異者彼文承

肆覲東后之文則是朝諸侯之禮故五禮專就五等諸侯言此

文則不可同于彼也云庸讀若庸用也者說文享部同寅叶龔

和衷哉注寅進也叶古文協協亦和也以典禮正羣臣諸侯則

同進在朝者皆叶龔而和衷龔在免衷謂心言外內叶和也

直朝

侶疏寅進釋詁文云叶古文協協亦和也者鄭注周禮太史職

反疏云故書協作叶又注太行人職云故書協辭命作叶則叶

說文務部云協衆之同和从彡十聲叶古文協協辭命作叶則叶

之誼為和以經叶和疏見故云叶和也上文典禮竝舉則此

爵

即

豔

醜

弟

為

豔

即

其

字

指

可

見

次

豔

尊

卑

故

曰

五

庸

故

曰



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聲謂章之言明五等之服有五等之

章所以章明其德疏鄭注見周禮小宗伯疏下經云日月星辰

鄭君注云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

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四龍絲而下然則此十二

者謂天子之服日月二星長三山四龍五華蟲六宗彝七

八火九粉絲十黼十一黻十二也九則自山龍而下上公之服

七則自華蟲而下侯伯之服五等也上文五禮數士此五服中

自粉絲而下卿大夫之服凡五等也上無禮數士此五服中

無士者古者士無爵則卑故禮則不遺服則不及或士攝

盛可通用大夫服也云所以章明其德者白虎通攷黜篇云言

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是服以章德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注唐虞象刑

以冢巾當墨以艸纓當劓以履屣當笞以艾鞶當官布衣无領

當大辟此之謂五用與家莫紅反屣房沸反疏今本白虎通有

徐堅初學記二十卷者有云犯墨者冢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黷

者以墨冢其黷處而畫之犯官者履屣犯大辟者布衣无領伏

逸文同虞世南北堂書鈔冊四卷引慎子曰以畫跪當黥以草

皇清經解卷三見士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纓當劓以履屣當劓以艾鞶當官此說象刑之制不及大辟其

四刑之象與白虎通所說不同今互擇其近是者以當此經五

用故云此之謂五用與公羊襄廿九年何休注引孔子曰三皇

設言民不辜五帝畫象世順機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

然則唐虞之世无專刀鋸刑殺則此五用當止謂用五刑之象

故以象刑為說誼雖不疑以出于已見不敢質言故云與也

政事懋哉懋哉注懋勉疏懋勉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

自我民明威威偽孔本皆作畏唐開元時改其下畏為威釋文

皆作威茲注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天之所以謂有罪而

從馬鄭注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天之所以謂有罪而

加以明威者亦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善力戰反疏詩杰

義引此經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

民同蓋鄭注也言聰明不言明威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

聰明句故彼正義不及引明威句注余但以為注通推則此

句諡亦可見且云言天所善惡與民同所善謂聰明所惡當謂

明威是總解此二句則明威句注益可推矣故云天之所以謂

有罪而加以明威者亦由民也仿聰明句注而足成之也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



下通也有土之君其敬之哉

疏說文彘部云通達也同詒轉訓

文天自我民而言則達謂天民

故云達通云上天下民者承上

相通故知上謂天下謂民也 咎繇曰朕言惠可底行

注惠順底致並釋言文下

底致也言我言順乎可致之于行乎

疏惠順底致並釋言文下

則此必非自矜詡之語故注作問詞解之史記

述此經云吾言底可行乎則足證此是問詞矣 禹曰愈乃言底

可績咎繇曰予未有知思日贊二襄哉

注鄭康成曰贊明也襄

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思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疏見

正義襄之言揚正義作襄之言揚而揚我忠言則仍作揚案一

賜則當皆為賜從揚則當皆為揚雖賜揚誼皆可通然必有一

誤今定從揚可也偽孔氏于此下分篇 帝曰來禹女亦昌言禹

名之為益稷變亂舊章誕妄之甚也 帝曰來禹女亦昌言禹

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注肅曰禹言帝在上咎繇陳暮

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聲謂孜孜汲汲也

復伏疏肅注見

言二字肅注本无予以意增之太誓云孜孜无怠則孜孜是勤

敏之意故為汲汲說文支部云孜孜汲汲也重言孜孜誼亦同也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一

咎繇曰吁如何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墊反

注鄭康成曰昏沒墊陷也禹言鴻水之時民有沒陷之害

疏見

正義日沒為昏故云昏沒說文土部云墊下也 予乘四載

注水

春秋傳曰墊隘則墊有下陷之意故云墊陷也

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櫟澤行乘軻是之謂四載

櫟力追反 軻較音反

疏說文木部解櫟字云山行所乘者遂即引此經并舉水行陸

行山行澤行所乘以說四載之誼案叔重自叙說文解字言

書僂孔氏古文則其木部所說水行乘舟云云乃孔氏古文說

者可以行行涂泥中故澤行乘之也案四載之說是陸之較有約

說山行澤行說多不同史記夏本紀兩言泥行乘櫟山行乘軻

如廣云櫟也書或作菴菴直轆車也音几足反張守節云櫟形

如船而小兩頭放起人曲一脚泥上櫟進用拾張上之物今杭

州温州海邊有之菴者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

短也河渠書云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徐廣云橋音郵搖反漢書

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樹屐度孟康皆云毳形如箕櫟行

泥上如滿云毳音茅菴之德謂以板置泥上以通形路也櫟謂

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枚施履以上山不蹉跌也應劭云櫟或

作櫟為人所牽引也韋昭云櫟木器也如今與牀人具以行也



諸家之說紛紛各異今定從說文者除廣史記音誼引尸子曰山行乘標又引曰行涂以桶塗卽泥也則說文與尸子合矣論諸書時代尸子也循則制之段暗字也則說文與尸子合矣論諸書時代尸子最原則其誼爲最古說文之說最本孔氏又合尸子斯精確矣故從隨山棗木棗可安反正義本作刊開元時所改也茲從說文所引注隨山行山也棗

棗識也讀若刊字又作棗識中試反棗可安反疏史記夏本紀

山棗木又錄禹貢隨山棗木作行山表木是謂巡行九州之山也云棗棗識也讀若刊者說文木部文國語魯語云山不棗蘗賈逵注云棗棗所也說文木部亦云棗棗所也然則棗識謂棗所其木以爲表識也說文木部亦云棗棗所也然則棗識謂棗代棗而廢棗字不用遂幾不識棗字蓋棗是古字俗間多以刊字字之音欲使棗之誼亦因俗所知者而明之也說文凡言讀若某者迺皆如此然則棗之與刊者雖同而誼則微異唐衛包奏救改棗爲刊者是而誼非矣吾人說文可也文字則棗乃古文矣說文棗字重文作棗云篆文从刊棗是篆文則棗乃古文矣暨

益奏庶鮮食鮮西然反正義本作鮮注奏進也與益進衆民于鮮食馬融曰鮮生也鄭康成曰鮮食謂魚鼈也聲謂鮮食鳥獸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

魚鼈皆是疏奏進說文本部云與益進衆民鮮食者謂使民得鮮食以給若登進之于此者然也馬注見釋文

周禮庖人云凡其死上鮮菟之物鄭仲師注云鮮謂生肉菟謂就肉故馬云鮮生也鄭注見詩思文正義鄭以鮮食爲魚鼈者魚種類既繁生子且多加以九年之水必益不可勝食故以魚鼈言之但上言隨山棗木山林之闕鳥獸必多亦取以左民食不當專以魚鼈爲言故聲

予決九川距四海睿眎滄滄距川君增成鄭誼言鳥獸魚鼈皆是

大反滄注決行流也九川九州之川距猶致也眎滄皆古字今書爲眎滄鄭康成曰眎滄田闕溝也滄所以通水于川也聲謂

吠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吠倍眎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滄

滄水流滄滄也方百里爲滄廣一尋深二仞治水必先事于委

故先決九川以致于海乃後通眎滄以致于川也眎居犬反滄

穴反相詳里反廣說云決行流也者說文水部文孟子告子曰

古盍反深式心反性猶滄水也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



則酉流是決爲行流也禹貢記道水有灑水黑水河澆江流淮  
水浴凡九似可當此九川蓋不據以爲說而云九州之川者以  
漕之通流者皆謂之川不止于九禹貢特紀其大者余如澤雷  
皆古字今書爲畎澮者爲孔氏隸古定本作川猶致也者此文  
改正義本作畎澮遂相承作畎澮矣說文川部引此作川說  
文所據是孔氏古文則川皆古字矣鄭注見夏本經注及對  
選長畎賦注案賦小于溝溝可通言溝也云澮所以通水于川  
者畎遂溝澮通相灌注以注于澮由澮而注于川是澮所以通  
畎澮溝澮之水于川也禮者說文引攷工記文也云相廣五寸  
二相爲耦者鄭注攷工云古者相一金兩人併發之則耦是兩  
人各一相也云一耦之役廣尺深尺謂之畎者攷工記畎作剛  
鄭注云其壘中曰剛剛上曰伐伐尺深尺謂之畎也然則伐謂所發之  
土其所發之處廣深各尺者爲剛說文畎字重文作剛云古  
文畎从田畎則畎剛同字也相廣五寸二相所發故廣尺準乎  
廣以爲深壘深亦尺也倍畎謂之遂云云約攷工記而言也記  
云廣尺深尺謂之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是倍畎  
爲遂也記又云九夫爲井井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故云倍

遂曰溝記又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故云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五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圭

倍溝曰澮澮又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故云  
矣云曰水流澮澮也者畎澮之文皆取象水流之形畎是細流  
故云水小流也澮併二畎爲文字畫間廣象寬流之形則澮澮  
是寬流兒也云方百里爲澮廣二尋深二仞者亦約攷工記文  
也案方百里爲同當十冬之地間一冬爲一澮故云方百里爲  
澮也計尋八尺每七尺二尋二仞則廣倍澮而深不及倍通其  
廣深計寬于澮三倍半乃可以承受先事于委者  
委謂下流下流有所洩乃可以承受先事于委者  
艱食注鄭康成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尼之食聲謂  
艱或爲根馬融曰根生之食謂百穀復伏秀反疏鄭注見詩思  
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尼之食者此言暨稷家上暨益之  
文故云澤也鄭注堯典云始者鴻水時衆民尼于飢此言艱尼  
之食謂澤物菜蔬可以濟艱厄者也聲謂艱或爲根此言艱尼  
云艱馬本作根馬注云云亦卽從釋文采也堯典云女后稷播  
時百穀此言暨稷播故知根食謂百穀也案劉熙釋名云艱根  
也如物根也則艱有根誼又說文艱根皆良聲則同聲也旣音  
誼皆同則字可通故鄭本作艱馬本作根各異其期同聲也旣音  
鄭皆傳古文而字有異蓋古文有二本也說雖不同不可偏習



故疏存少依少論則字當作匙息淺反匙籩解三字誼各不同今

食少依少論則字當作匙息淺反匙籩解三字誼各不同今

同正義本楸下加心皆非本字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

善注引尚書曰質遷有元化居又宋王天與尚書纂傳元吳激

迨矣宋元人及見其全故得僭之正與李善文選注注匙少質

合是可據矣且與經誼允合故定從質字化罕卧反注匙少質

易栖徒也化古貨字播種方始民食尚少使民貿易其有无栖

徙其居積之貨史記曰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此之謂也疏

說文是部云匙是少也故云匙少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慘則

匙兮驪李善注亦云匙少也說文貝部云質易財也故云質易

栖徙釋詁文云化古貨字者音見古泉形如貨布而大文曰齊

杏化又有如刀形者文亦同蓋周時齊國之物其文爲齊吉貨

三字泉貝皆貨也是古字以化爲質之明證也貨字从貝吉聲

古文省貝余云貿易其有无即爲質徙其居積之貨郎是

質易質栖二字經總言之注互言之也引史記者夏本紀文云

食少即此經匙食云調有餘補不足即質栖有无徙居即質栖

化居故云

此之謂也

黍民乃粒萬邦作艾艾吾蓋反偽孔注鄭康成曰粒

本注又蓋從鄭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上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米也艾養也眾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復伏疏注見詩

義說文木部云粒糲也權卽俗所呼木糲是故云粒米也艾養

釋詁文云眾民乃復粒食者先時民本粒食經九年之水不可

耕種米粟將涸上文言蠶食艱食則幾不粒食

矣至是稷播百穀民乃復得粒食故云復也

咎繇曰俞師女

昌言注史記曰咎繇曰然此而美也然則師當爲斯聲之誤與

與云疏引史記者夏本紀文史記錄尚書輒以詁訓代經文據

諸反疏其文卽可以充經誼茲言然此而美也然卽俞而師女

匙息淺反匙籩解三字誼各不同今

俗混用一鮮字非也此作楸僞孔本

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

天與尚書纂傳元吳激

引此經蓋明闕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注匙少質



部文案說文解幾字云幾微也殆也亦幽戍戍共守也茲而共守者直也此申說幾殆之據也康安亦釋此文爾輔說文弼部交云色當為意壞字也者據史記作輔德推此文當為其弼德而意字从直下心容或心字靡滅不見而為直字故云壞字猶鄭注檀弓云衣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後亦蓋反說文志原書為衰壞字也然說文叙云演贊其志乃徐鉉所增其志也則似說文本有志字或寫書者誤脫與詩叙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然則志字从心注士亦聲于六書不謬可用也注丕大俟待也動則天下大

應之待志于下于是可以明受上帝之命言當乎民心乃能受

天休也益反疏志大俟待並釋語文云待志于下者謂民安其

昭待上帝命若依史記以說此經當云動則天下大應之清其

志意以待受上帝命但如此說則與經後志二字文到茲順經

文為說故天其申命用休注申重休美也鄭康成曰天將重命

不據史記注天其申命用休注申重休美也鄭康成曰天將重命

女以美應謂符瑞也重直疏申重休美並釋語文鄭注見夏本

若景星慶雲嘉禾異莖容反疏紀注云符瑞者符若河圖洛書瑞

莖及四靈之屬皆是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注鄭康成曰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五

臣哉女當為我鄰哉鄰哉女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

入禹傳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疏鄭注見正義云志

心置腹欲禹與已一心一德也正月詩云洽比其鄰毛傳云惟

近此傳云鄰近也良是下文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則云相須而

成亦是故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左古恆注鄭康成曰

採用之注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左古恆注鄭康成曰

動作視聽皆由臣疏正義注見子欲左右有民女翼右亦爻反注同

注左右助也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女當翼成我也疏說文左

手相左助也又部云右手口相助也子欲宣力四方女為注治

功曰力言我欲宣播治功于四方女其為之疏治功曰力周子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璫火粉絲黼黻

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燥子鑄反粉方紛反絺民

引故不與正義本同黼方武反注師說云衣常取諸乾坤故云

黻分勿反絺中雉反繡息究反



古人之象易者象也聲謂易曰黃帝堯舜垂衣常而天下治然則古人謂黃帝也華蟲五色之蟲攷工績人云鳥獸他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會讀曰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尊也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雉彝而已瓌如水藻之文黼絲繡文如聚細米也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絺讀爲帶帶紱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常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于繪帛故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也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瓌火而下卿大夫自黼絲而下明謂明是服章之等級也

常同裳續朝對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七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六

反繪黃外反鬱冕勿反雖力癸反又以水反甫中雉反紱治質反刺千益反袞古苑反从衣台聲毳此洒反更公行反差初宜反疏師說者先師憲先生說也詳先生所著周易述第十七卷說卦云乾爲衣坤爲裳乾坤之衣常取諸乾坤乾坤各六乾此十二章衣常各六是取象乾坤之專言此者解經象字謂乾坤也云易者象也者易下繫云交易即乾坤也以認象之謂乾坤也就先師此說而覆案易以推則此古人當謂黃帝故聲引易下繫文而云然則古人謂黃帝也世本注曰余作衣常聲引易下繫以黃帝臣則衣常始于黃帝之時臣无專制之誼功當歸君故以古人爲黃帝也鄭注周禮司服職引此經而說之云華蟲五色之蟲蟲人職曰鳥獸他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此正解此經華蟲故宋以注此周禮引續人文不備攷工者以攷工傳周禮後合爲一書故也此經與攷工非異故攷工續人焉鄭注續人云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亦據此經爲說鄭又注書天傳云華蟲五色之蟲則于此經當亦云然矣案鄭注司服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茲則以華蟲爲雉者等續人注言蟲之毛鱗有文采者則鄭以華蟲有毛有鱗形似鷩雉而非即雉也司服注言雉者以彼文言鷩鷩實是雉名故以雉言之又言謂華蟲者蓋舉以相况非必以華蟲與雉爲一物也會讀曰繪至雉彝而已皆鄭注也見正義文系部引此云山龍華蟲作繪蓋當時之本字有互異或作會或作繪此日月



等是書文當以繪為正故云會讀曰繪云宗彝宗廟之鬱鬯尊也者周禮鬱人云和鬱鬯以實彝而獻之又司尊彝云裸用雞彝鳥彝又云禋用犛彝黃彝又云禋用虎彝卍彝則六彝皆禋所用而禮記郊特牲云灌用鬯與鬱合鬯卍彝也言為尊之盛鬱鬯也故鄭注司尊彝叙官云鬱鬯曰彝彝鬯也言為尊之注云鬯書虎卍彝謂宗彝也案彝是獸鬯而已者周禮司服有毳冕鄭是毛物故以宗彝為虎卍也禮記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此舉三代之彝不同也及鳥與虎卍而鳥與雞類也據司尊彝職彝鳥彝三代之彝或用則或俱是夏物故惟虎卍為虞之宗彝也然則言虞以上可余云虞夏者以此是虞夏書故連言夏其意實主于虞也但虞之虎卍書無明文故云蓋以疑之說文王部云璵王飾如水藻之文同故云璵如字水藻之文說文璵字亦從王明與王飾水藻之文同故云璵如字水藻之文說文璵字云璵畫粉也衛宏說系部云絺繡文如聚細米也茲合言鬯絲繡文如聚細米也者蓋繡必先畫于粉畫為聚米之形乃後依其畫粉而刺之故謂之鬯絲衞宏以鬯為畫粉其說原不誤但鬯絲實為一章若用畫粉之解似分鬯絲為二故不別解鬯而合言鬯絲也然則繡皆先用粉畫之獨于絺言鬯者舉一以見迥也云繡白與黑相次文載黑與青相次文者說文青部文放工記續入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繡者刺為斧形

皇清經解

卷三見土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七

以素絲刺其前以黑絲刺其背是白與黑相次也載者兩已相背以青絲二色綫比而刺之作兩已相背之形故云黑與青相次文自繡讀為帶至鬯絲而下亦皆鄭注也皆見正義經言繡繡是刺繡也繡乃細葛于直無取蓋古字段借以繡為帶字當以帶為正故讀為帶鄭注周禮司服云希讀為縞或作帶字亦即誤也謂被希冕之希當讀於此經之縞古或以縞作帶字亦即據此經為說其作希者乃縞字之誤也賈公彥不識字其疏釋誤會鄭意故于此具說之骨袂釋言文說文云帶縞縞所月也此誼同也云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常用繡者謂日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于衣宗彝也璵也火也鬯絲也繡也載也六者繡于裳也攷工記畫繡之事以對方為次繡以此方為次鄭注周禮屨人云凡鳥之飾如繪次屨之飾如繡次士爵弁練屨黑絢純尊祭服之屨飾如繪次屨之飾如繡繡故知衣用繪常用繡也云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者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鄭注司服昭其明也云謂龍為袞宗彝為毳者司服職王之吉服有袞冕毳冕鄭仲師注云袞卷龍衣也康成注云毳畫虎雖謂宗彝也是也火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者司服注云冕服九章五色似采與色同此言性日采施日色分言之者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也云此十二章為五服者前文言五服五章故知為五服也五服者十二章九



章七章之服非謂備有十二章之服是也云天子備有焉者謂備有此  
服七章之服非謂備有十二章也知者據周制袞冕服一章而司服章王之  
吉服自大裘而冕之外兼有此五冕之服推之虞帝當備有五  
等之章服周制所取則焉者也云公自山龍而下則九章也侯  
伯自華蟲而下則七章子男自藻火而下則五章卿大夫自黼  
絲而下則三章也案鄭注司服云衾之衣五章常四章凡九也  
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常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雖謂宗  
彝也其衣三章常二章凡五也希刺黼練無畫也其衣一章常  
二章凡三也元者衣无文常刺黼而已是以謂元焉鄭君之意  
以衣象陽章數奇常象陰章數偶故云然也準彼注以相况則  
此山龍而下者當亦衣五章四為九華蟲而下者衣三章四為  
七藻火而下者衣三章二為五黼練而下者衣一章二為三也  
但周之元冕服一章衣无文常刺黼而已此衣一章之服者帝  
王異制不必盡同周五冕之服并大裘而冕為六服是五服之  
外更有无章之服所謂至敬无文也虞則上有五服是制不必  
并十二為五等故无一章之服也經女明之文承作服之下故  
云明謂明是服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  
章之等級也

皇清經解 卷三見土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六 大

有二惟言六律者舉陽陰從可知也言以律呂夬五聲施之入

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  
聽之則順乎天地叙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  
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欲聞之

也女聽者女為我審聽之也七始詠古文為在治國今文或為

采政忽為我于睡反疏云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十有二者漢

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

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无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

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是其誰也

也舉陽陰從可知也鄭注也見正義言以律呂以下至欲聞之  
也位三統麻說此經之誼具載律麻志云以律呂夬五聲施之  
八音者堯典云律蘇聲周禮太師云射陰聲六同以鍾南呂夬  
聲小呂夾鍾皆文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  
革絲木匏竹國語周語洽州鳩曰聲以蘇樂律以平聲金石以



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葩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皆其誼也云合之成樂者言詩此六律五聲入音乃成樂禮記樂記曰正六律五聲而歌詩頌此六律五聲之音之謂樂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者惠先生曰處羲衍天地之數而作八卦三才五行備焉三五相包攝五行于四時故為七始治麻律官行政皆從此出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三王天地人三統也四事四時所行之政也尙書大傳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是也聲案尙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注云七始黃鍾子之氣天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說以大有異實則不也益黃鍾子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鍾亥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春用律仲冬用陽律且天統也季則陰律孟則人統則陰律冬陰宜四時說似異而誼實同也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者五常謂仁誼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性也聽之則順乎天地云云至莫不同乎一者易緯通卦驗注云凡黃鍾六律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故此言靈效有如此也云女聽女為我審聽之也者謂審其六律五聲入音順乎七始與否臣為君股肱為君耳目故云女為我審聽之上言女異女為女明皆猶是也夏本紀注引鄭注云女為我審聽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于五官索隱云

皇清經解

卷言九士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九

古文作在治固非忽也茲不從古文者以七始詠之誼實精于在治固吾擇善而從焉據書大傳有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之文則七始詠之本乃當時博士所傳其原出于伏生者實是今文矣而索隱乃云今文作宋政忽蓋當時古文家有其三本容有互異今文或為采政也因欲備存異文故云七始詠古文為在治固忽或之言有也予章女弼女母面從退有後言古女弼退注章

衰辟也弼輜从聽也後言謗也辟畏益反疏云章女弼也者諠

部云輜弼戾也从弦省从蓋蓋引戾之也讀若戾故云弼諠史記述此文云子即辟女匡拂予言我即于邪辟則女匡正拂戾我故訓章為邪辟弼為蓋也說文作佞云邪辟則女匡正拂戾从聽也謂順从也很有後言史記文作佞云云二人相聽也拂云欽四鄰注敬女四鄰之職以效股肱耳目之用鄭康成曰四鄰

左輔右弼前疑後承疏此承上臣作朕股肱耳目云云而言故

鄭注見正義伏生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其爵庶頑讒說若不視其卿其祿視次國之君鄭君注說本諸此庶頑讒說若不



在時侯以明之注此以下言教國子之事因上愿論用人而及

之在察時是也眾頌讒說之人女若不察于是當以射侯之禮

明之射之為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故可以明之下反疏云

以下言教國子之事者鄭注周禮師氏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

弟惠先生明堂大道錄云庶頌讒說若不在時太司徒大樂正

之簡不率教也侯以明之辟廡之遠射也廡以記之大學之夏

楚也工以內言大司樂之以樂語教國子也假則承之庸之大

樂正之造士也否則威之遠方之寄賴也則皆是教國子之事

也云因上愿論用人而及之賢才出云學故因論用人而及

教國子之事也臣鄰皆言用人也賢才出云學校故因論用人而

釋己之志者禮記射諱文也射者各釋陳其志則其人之廡以

賢否可因射以見焉是足以證侯以明之之誼故引之云廡以

記之書用識哉廡土達反注廡古文撻撻扶也扶以荆支鄉射

記曰射者有過則撻之記謂懲忿之俾不忘也書箬也箬以竹

帛以識其過撻土達反扶丑疏說文手部云廡古文撻廡書曰

帛以識其過乙反忝牛廢反疏廡以記之案說文所引乃孔氏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古文本也故从之云撻扶也扶以荆支者周禮小胥云撻其怠

慢者鄭注云撻猶扶也扶以荆支文十八年左傳云歌以支扶

職是扶用支也言荆支者鄉射記曰楚支長如苛刑木尼鄭注

禮記學記云楚荆也則荆支即楚支楚木一名刑所以為支者

鄉射記者義禮鄉射篇文引以證射禮有撻射之事也說文心

部云忘不識也謂不記識也則記是不忘矣人受懲忿庶能悔過不忘于心故云記謂懲忿之俾不忘也懲忿謂廡也書箬

疏云

下反

此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又云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文王世子雖是周時之書其所言多有周因前代之禮據其下文侮虞夏商周可見又其上文學世有周因前代之樂官亦猶舜之命夔教胄子也知合語之禮虞時已有之此文工以內言即其事也故取文王世子文以為說鄉射記曰古者于旅也語言古者則射有合語之禮不始于周其來尚矣是又一證也云颺謂道颺其誼若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與道是并言諷誦言語道讀以周禮成文聯引之云鄭注大司樂云與者以善物諭善事道讀以周禮成文聯引之云鄭注大司樂云此颺之之誼何以是異代之制引以相況故云若也假則承之

庸之否則威之注假至也其至于善則承用之若王制所謂大

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是也否則罰以威之若所謂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是造七報反疏假至說文人部文王制者禮記

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

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

而升之司馬曰進士此經承之庸之猶彼文之論造士而升之

皇清經解卷三見七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也此經威之非謂殺之蓋亦猶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

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帝一字作一句不注光

充也蒼生未聞傳以為蒼蒼然生艸木姑如其說禹然帝語遂

呼帝而言曰充天之下至于四海之隅艸木所生之地言其廣

也黎眾獻賢也萬國眾賢皆帝之臣惟帝是舉用之云疏釋言

充也釋文云桡孫作光故云光充也謂充廓无所不至也晉書

山巨原謂王之言談天下蒼生世說云漢石不肖出將如蒼生何

此皆晉人之言晉人輒謂民為蒼生漢以前無是語不可以說

文艸部云蒼艸色也則偽孔傳言蒼蒼然生艸木誼似可通姑

如其說以作艸木所生之處解可也經云禹曰兪哉帝猶前文

帝而言曰釋言云帝字作一不聯下讀也故云禹然帝語遂呼

賢也故鄭注云獻猶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偽孔本賦

庶茲从左傳趙衰所引王符潛夫論攷續篇注賦猶取也取內

引此與左傳同則是尙書元文矣內奴逕反注賦猶取也取內







虞書期淫字亦如是作誼則不如是也段若其誼亦為喪葬下  
引春秋傳并及禮周官同誼異文之封筮而後引春秋傳乃許君先  
如是明是啗朔為朋不取啗誼聲案史記作朋淫鄭注亦云朋  
淫則當从段說故云朋讀當為朋段啗字也鄭用珍厥世子創  
若時創七羊反注珍絕創傷也丹練用是珍絕其世我痛傷其

如是疏珍絕釋詁文說文亦都亦字重文作創云刃傷也刃久  
痛甚者其痛遲是創兼有

禹曰子娶龔山辛壬癸甲去禹曰字  
痛意故云痛傷共如是

則子創後時下即接子娶之文嫌子字重疊乃遂改為娶于龔  
山意謂後人可盡欺也類有說文所引猶存其真茲特據以訂

正龔同都反正義本作塗下箸土茲注龔會稽山一日九江當  
亦从說文所引癸居水反籀文作癸注龔會稽山一日九江當

龔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鄭康成曰登用之年始娶于龔

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會古疏龔會至嫁娶說文岫部文

傳云禹合諸侯于龔山國語魯語云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章  
昭注云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生故謂之神然則羣神

皇清經解卷三見十一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卽謂諸侯矣又鄭注下文妣成五服合爾傳為一而引之則左  
傳國語所言實為一事然則龔山卽會稽之山矣漢書地理志

會稽山在會稽郡山陰縣南上有禹冢禹井則龔山卽會稽山  
又一證矣云一日九江當龔也者廣備一說也案地理志九江

郡當龔侯國應劭注龔山禹所娶龔山侯國也是時代久遠傳聞異  
說不能定其孰是故許君備有兩說云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

娶者說本呂氏春秋水經淮水注引呂氏春秋曰禹娶龔山氏  
女不以私害公自辛壬癸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

壬癸甲為嫁娶日也今呂氏春秋無此文其書缺有闕矣鄭注  
見正義云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者禹以辛日

娶以甲日被帝命經歷四日則凡越三宿也肩呱呱而泣子  
弗子惟荒度土功本輕豐反正義本作啟茲从隸古定注啟禹

子也呱呱小兒號聲詩曰后稷呱呱矣子猶愛也言已忍于治水

子生不顧過門不入述往事以推來明不敢效丹練也鄭康成

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曠田今反惡安達反疏云啟禹

大戴禮帝系云禹娶于龔山氏龔山氏之音謂之女趙氏產啟

是啟為禹子也說文日部云呱呱小兒號聲从口瓜聲詩曰后稷



呱矣此文重言呱呱與單言呱不異也故用說文之誼且亦引詩以證焉所引詩生民篇又禮記中庸云子孫民也鄭注云子猶愛也茲取以爲訓鄭又注金縢云甬子孫曰子誼亦同也孟子滕文公上云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竊意禹聞呱呱之聲必當過門之時以急于治水故不皇入省故云急于治水子生不顧過門不入上文帝引丹旒以相戒則此言不子其子荒度是勤是述往事以推來明不敢效丹旒也論衡問孔篇說此經弗子之意云轍已行事以見卜隱已往推來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恐非此經之指故不用鄭注見詩殷武正義荒奄釋言文云奄大九州四海之士者下文所謂郟成五服至于五千

郟平昆反正義本作郟茲 郟輔信也

鄭康成曰禹治水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郟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郟當男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爲采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郟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四

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郟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郟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州其外荒服爲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郟五服之筵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喻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畿內餘四十八入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方



七十里之國四百方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以王制之灋準之八州通牽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至于畿內則子男而已聲謂四百子男之國適盡方千里之地不得在畿內蓋方七千里之地分為九州均之則每州應各得方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準王制之灋應封方百里者百七十一國方七十里者三百四十三國方五十里者六百八十六國凡千二百國猶餘方百里者九方七十里者十八方五十里者三十四及不成國之地不勝計也若除名山大澤不以封而或不足則取諸中州外畔可也蓋中州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一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五

之大小當同外州以其中方千里為王畿環畿之外四面各餘六百六十六里太半里以封四百子男之國不及四之一四海一家不妨取中州之外畔以埤外州則八州各除名山大澤不

封之地猶皆得容千二百國是九州之內實足容萬國也

要一雷反

見可損反朝直倍反會古外反內與曰居反率呂疏云郡輔信

成反奇吉宜反少半式郤反勝式袁反埤類支反疏也者說文

部下文鄭注見正義及禮記王制正義又見詩蓼蕭及殷武正

義會合而糴之云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者鄭

注禹貢云堯之五服服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于五百里云去

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于五百里云去

王城五百里曰甸服者王城在甸服之中央甸服之外畔四面

各距其中王城之中五百里故云五百里甸服下凡言去王城

若千里皆據其服之外畔為言也四面各五百里則實當方千

里王畿之地故云于周為王畿必以周言之者以有周禮明文

可據也周禮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之地其中方千里爲王畿堯之五服甸侯綏要荒各五百里爲方五千里禹輔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則亦爲方萬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是甸服當周之王畿甸侯之鄉當周之侯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周之甸服其鄉當周之侯服當周之侯服其鄉當其衛服也要服于周爲蠻服鄭言與周要服相當者周禮大行人職于衛服之下言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鄭彼注云要服蠻服也是周之蠻服亦爲要服也云是九州之內貨物大行人職云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也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于要服下特言九州之外明要服在九州之內矣周禮蠻服之外爲夷鎮藩三服故云要服之鄉當其夷服荒服當鎮服其鄉當蕃服也蕃與兵同禮大司馬職藩服作蕃畿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備是周之幅員與禹鄉成之五服同彼文至于海表卽此下所謂外薄四海故鄭君必舉周之九服以相况也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州則面有二千里四面則方四千里矣其外四周益以荒服五百里則爲方五千里而至于四海矣云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謂此堯之五服方五千里卽地記書所云神州者案神州者史記孟子列傳引騶衍說論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

### 皇清經解

### 卷三見土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美

是也地記書者蓋可圖括地象也周禮職方氏疏及禮記曲禮正義皆引括地象文正與此所引同茲引之者以證堯之五服爲方五千里也但禹受地記書之事未詳何出或卽見于地記書與抑或別有所見鄭君自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居之是則所書意有明文當時人皆見之今不可攷矣云禹鄉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吟萬國之封焉者初時廣服方五千里則面有二千里四面相成五服則四面各容萬二千五百里則面有五千五百里故四面相成有萬里之吟各容萬國之封也案堯典云叶和萬邦則堯之幅員廣矣故五經異詁引古春秋左氏說禹會諸侯于畚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後伯于畚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田然則堯時本有萬里之吟鄭言堯之五服方五千里禹鄉成之乃有萬里之吟者蓋初時地雖廣大鴻水爲害沈沒者過半故減誼也禹平水土而鄉成之乃能復其故域故鄭云然也又案異詁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復千里古尙書說五服傍五千里相距萬里許君謹案以今漢地攷之自黑水至于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从古尙書說鄭无駁與詳同是章事失實非也云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大小當亦畧同故以周禮推之知以要服之內爲九州也初時用要服以內爲九州既鄉







九州之內足容萬國故如此計余聲以爲九州之內實可容萬國但不必如鄭君所計聲竊別具計于後焉案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則爲方三千里封國有萬者鄭注王制引春秋七十三國此言九州方七千里封國有萬者鄭注王制引春秋傳執玉帛者萬國謂禹承堯舜而然夏未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畝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然則王制所言之畝亦分與此異也云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十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者王制云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又倍之此準百里之國居一分七十里之國倍之五十里之國又倍之爲二十五里者亦當計百里之國之數作一分七十里者倍之爲二十五里者又倍之爲四也所以然者方百里之國一當方七十里者二國有奇當方五十里者四國故也故鄭又云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謂方七十里者一方七十里者二國有奇方五十里者四凡七國有奇也聲謂以下郊鄭君九州容萬國之說而別爲之計算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方千里之地四當百里之方一四百里則當百里之方百里者適盡方千里之地矣故云不得在畿內云方七千里之地分爲九州均之則每州應各得方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者蓋九分分之則每分皆縱橫各截取三分之一千七千里之區先以六千截取二千餘一千里又截取三百三十三里尙餘一里又截取少半里少半者三分之一

皇清經解 卷三 兗土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天

也縱橫者然則得方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矣言均之者以地形實不方平如圖且九州大小不必正等特據大制而設言之謂分地均則然也云準王制之法者如鄭君所云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里也若然準百七十一之數倍之爲三百四十七十里者三百四十三國方五十里者六百八十六國倍加之而差多者以不如此則不能符千二百國之數也云猶餘方百里者九方七十里者十八方五十里者三十四及不成國之地不勝計也者聲竊具圖附于篇末學者視圖乃可曉也蓋方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地縱橫各除一偏之十里猶有千三百三十三里縱橫皆得十九可取千三百六十一國其三隅各有方千里者一以其一隅之方千里封方百里之國百又取一隅之方千里封方五十里之國四百又取一隅之方千里以其十之八封方百里之國八十以其十之二封方五十里之國亦八十其間猶有袤方十里者六百是則方百里者可封百有八十方五十里者可封七十里者六百有餘其外又有廣三里少半里者而直二千三百餘九也封方七十里者三百四十三國則餘十八封方五十里者六百八十六國則餘三十四其外猶有不成國之地不勝計



也云若餘名山大澤不以封而或不足則取諸中州外畔可也  
止此所餘之數遂不澤以封國之地或其中澤綿延廣不  
其州之地可也云蓋中州之大小當同外州者九州分畛不  
大小縣殊姑段設爲均同之數云以其中方千里爲王畿環  
及四四面各餘六百六十六里大半里以封四百里之國不  
爲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之方則除方千里之外縱橫各  
有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在以此所有之數環王畿之四  
則分半之故環畿之外四面所餘之數其爲方百里者三百八  
四其外四周又爲方五十里者一百八十其外尚有廣十六里  
大半里而其四面邊焉若率以子男之國計之則有千七百  
四十六國而其四圍緣邊之廣十六里大半里者猶不能足千二  
百國之數則可封之于此以取足其數而使外州之故伯徒領  
之王者不外字內莫非王土九州壤地不妨交錯也故云澤不  
封之地猶皆得容千二百國言此者欲  
見九州寬容萬國以增成鄭君之誼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長中

鄭康成曰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

聖經解

卷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无

侯師以左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聲謂迪道也各道

其所領諸侯就功道徒鄭注見詩蓼蕭正義云九州州立十

制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然則鄭以牧爲州長王

州一人師則州有十二故以爲左牧者案鄭箋詩旄師叙云周

之制使伯左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又案鄭志鄭答

張逸云五侯爲州牧九伯爲州伯一州一牧二伯左之太公爲

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

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然則十二師者周之牧下二伯也顧周

之伯每州二人而此師則州十二人者案王制八州州二百一

十國禹夏之縣內九十三國方九千里之畛亦分爲九州鄭建此

殷湯承夏之衰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畛亦分爲九州而建此  
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余然則  
此一師領百國制略相仿也云外則五國立長者謂九州之外  
則于五國之中立一國以爲之長一長所領率五國也迪道釋  
詁文云各道其所領諸侯就功者十二師五長各苗頑弗即功  
有所領之諸侯言迪有功則是達道諸侯就功也  
帝其念哉注苗西裔諸侯即就也弗就功猶言不受功也疏鄭



堯典云流四凶者降其位余猶爲國君所獻三苗爲西裔諸侯  
皆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故云苗西裔諸侯卽就毛詩東門之  
墀傳誼也鄭定詩東方之日亦云卽就也云弗就猶言不受  
功也者空傳定元年春王正月晉魏舒合諸侯大夫千伋衆  
將以城成周宋仲樂不受功是其文也上言五長各迪有功則  
此頑弗卽功謂不肯就五長之所迪是猶左傳所謂不受功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咎繇方祗厥叙方施象刑維明本義

作方維作惟茲从白虎通

聖人篇所引旁鋪方反 [注]方竝祇敬旁溥也言道吾德乃女

功叙之也咎繇竝敬其叙溥施五刑之象甚明著矣鄭康成曰

歸美于二臣 箸竹 禮義鄉射禮左足履物方足鄭注云方

併也鄭又注媵禮云今文竝皆爲併然則竝併同諱方訓爲併

則亦可訓竝故云方竝祇敬釋詁文旁溥說文上部文云言道

吾德乃女功叙之也咎繇取是叙禹之德合民皆則禹不知言

刑從之舜德大明據此則似咎繇云云乃史臣所記非帝語矣

案禹之治水咎繇之明刑皆堯時事此時竝在帝前帝稱美其

前事故鄭君以爲歸美于二臣若謂咎繇于是云云則祇厥叙

施象刑皆此後之事恐非是也且云不如言刑從之則似則叙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之刑非所謂象刑矣故節取其一二語而不用其餘文也云咎

繇竝敬其叙者咎繇與禹同僚異職經言祇厥叙雖承乃功惟

叙之文當非謂咎繇敬禹之所叙自是各獎曰夏擊鳴球搏拊

敬叙其職也故云竝敬其叙鄭注見正義

琴瑟以詠 夏紀力反搏百 注鄭康成曰夏櫟也夏擊鳴球以下

數器鳴球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

拊以韋爲之裝之以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 樂

翟反縣于然反韠可圓 [疏]注見正義及周禮大司樂疏云夏櫟

反馬字結反今通作節 [疏]也者釋文引馬注亦云然然則鄭君

目此數器者鳴球以下數器謂搏拊也琴也瑟也上言夏擊下備  
下數器者鳴球以下數器謂搏拊也琴也瑟也上言夏擊下備  
大瑟指篋夏同字鄭注彼云攬擊之文擊謂祝此明堂位云指擊大琴  
者彼文云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則此數者皆是樂器故以格擊爲祝故此則下說文玉部云球  
夏擊明非祝故解有異也云鳴球玉磬也者說文玉部云球  
玉也茲云鳴球則是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者周禮小胥云  
也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者周禮小胥云  
凡縣鐘磬則磬是縣者義禮鄉飲酒記云磬階閒縮露大射義



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是縣本在堂下周禮大師云帥瞽登歌  
先升自西階北面坐是搏拊琴瑟俱合以詠是以合堂上之樂也禮記郊牲牲云  
與搏拊及琴瑟俱合以詠是以合堂上之樂也禮記郊牲牲云  
歌者在上鼗竹在下貴人聲也是堂上為尊也著木縣堂下以  
玉磬聲和尊異之故進之堂上也云搏拊以章為之裝之以璆  
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鄭君注周禮大師以禮記明堂位皆為  
此說案書大傳云以章為鼓謂之搏拊是則鄭君所本也但未  
見裝之以璆今書傳无者在也禮逸中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亦本  
之書大傳也公彥調書傳无此文今則并白虎通亦不見有是  
引則亦有凶逸矣說文言部云詠歌也故云以詠謂歌詩也

祖考來假注鄭康成曰謂祖考之神來至也疏注見二王後丹絃

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在位鄭康成曰謂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絃

也疏注亦見大司樂疏白虎通云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絃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是則一王後者天子所不臣則虞賓不

獨丹絃當更有高辛氏後弟高辛氏後不詳其人故直言二王

後而已所以不臣二王後者白虎羣后德讓據如汪鄭康成曰

通云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羣后德讓據如汪鄭康成曰

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以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以上時

疏注亦見大司樂疏孝經孝治章云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

云以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者以上謂是諸侯助祭者矣

此羣后也白虎通云降神之樂在上何為鬼神舉又云所以用

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靜賤臥將也然則堂上之樂專為

降神故以祖考來假為堂上之樂所感鬼神猶感而况人乎虞

賓羣后與祖考聯文明亦同下管鞀鼓亦作鞀籥文作鞀注

鄭康成曰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聲謂管如篪六孔字

亦作琯古者以玉為琯故或从玉作大傳曰舜時西王母來獻

白玉琯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以下行嫁夙亮

反疏鄭注亦見大司樂疏鄭仲師注周禮大師云下管吹管者  
在下管謂在堂下但此經言下不但謂管鞀鼓并  
下文柷敔笙庸皆在堂下故云鄭仲師注周禮大師亦云然而  
云管如篪六孔者說文竹部文鄭仲師注周禮大師亦云然而  
康成注小師職云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太子樂官有焉  
又廣疋云管象簫長尺口寸八孔无底說各不同茲定从如篪

皇清經解卷三見土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六孔之說者風俗通引禮樂記云管黍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案所引禮樂記者言管六孔當記之逸文與柳或是緯書與總之是古書可信者言管六孔當不謬也且風俗通又引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又言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孔長玉琯然則言管六孔者當知之審案風俗通又云篋管樂十孔長尺一寸然則篋亦管類長于管才一寸形制相似惟孔不同故云管如篋六孔見所不知者惟孔少亦形制則如之也云字亦作琯古者玉琯以玉爲琯故或以玉作者說文竹部管字重文琯說奚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从王官聲據此則此經之管當是玉琯故卽引大傳以說所引大傳之文今已闕逸茲據風俗通所禮也云韜如鼓而合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者康成注周禮小師韜如鼓也合

止祝敵祝昌六反鄭康成曰合樂用祝祝狀如黍桶中有椎

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所以節樂敵狀如伏虎背有刻以

物櫟之所以止樂黍千吉反俗輒作漆音同字別桶徒注見

樂疏及詩有誓正義云合樂用祝者鄭注義禮鄉飲酒禮大司

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經言合止祝敵致之誼爲止也止帖敵

皇清經解卷三見土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言則合帖祝言矣云祝狀如黍桶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

而撞之所以節樂者風俗通引禮樂記云祝黍桶方畫木方三

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用祝之音爲節釋樂云所以鼓祝

謂之止然則鄭所云椎其名爲止故禮樂記言中有椎止用祝

止音爲節也云敵狀如伏虎者說文支部云敵禁也一日樂器

楛也形如木虎云皆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者釋樂云所

以鼓敵謂之甄郭景純注云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鉅鐻刻

以木長尺櫟之甄者其名聲案樂終則以甄于敵背鉅鐻上

櫟之而樂闕故云所以止樂今吾鄉蘇州府學笙庸以閏庸隸

中猶有祝敵子曾見之其形制俱如蘇州府學笙庸以閏庸隸

本作庸唐本改作籛鄭康成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

茲从鄭開古莧反

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

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閏者堂上堂下閏代

而作長中實反注亦見大司樂疏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

頌余封反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者義禮大

射義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鈸彼注云笙

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氣傳曰太簇所鐘鈸彼注云笙

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內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云西

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者大射義

而作



云西階之西頌磬其南鐘鄭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  
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无射所以宜  
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謂之頌鐘不言頌誰  
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是則庸頌同字此所謂庸即彼西階西  
之頌磬頌鐘故云亦謂之頌又周禮眡瞭職云擊頌磬笙磬鄭  
與此注同也云頌亦是頌其成也云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  
取形頌之誼故詩叙云頌者美盛德之形頌兒字借爲正頌即  
明者也則頌是形頌其成功也云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  
者釋詩云閒代也義禮鄉飲酒禮及燕禮皆有閒歌鄭注云閒  
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則一歌則一吹則一歌則一吹則一歌則一  
所謂笙乃是鐘磬雖非義禮之所謂笙而閒字之誼則與閒歌  
同亦謂堂上堂下相閒也然則以閒字之誼則與閒歌  
聲與堂上樂相閒與抑總管鞀鼓以下皆閒代而作與鳥獸  
膾膾七羊反正義本作膾膾古定本作膾注鄭康成曰謂飛鳥  
走獸膾膾然而舞也疏注亦見大司樂疏說文倉部云膾鳥獸  
來不用其誼者蓋說文解膾字之本誼膾以倉倉曰倉獸故云  
鳥獸來食聲是其本誼如此以注此經則不如鄭誼爲安也  
節部九成鳳皇來儀節息堯反正義本作蕭蕭古定本作節案  
皇清經解卷三見士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節云虞舜樂曰節韶然則當從節注鳳古文鳳聖讀若皇鄭康成曰節韶舜所

制樂樂備作謂之成節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儀匹也謂致

得雄曰鳳雌曰皇來止巢而乘匹疏云鳳古文鳳者說文鳥部

節云聖樂舞以羽翽自翽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

案周禮樂師職有皇舞故書皇作聖鄭仲師云聖讀爲皇書亦

或爲皇皇康成謂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通用皇字而古鳳皇

本作聖周禮故書可證也漢人以相承通用皇字而聖字幾廢

賴鄭注周禮猶存故書之字足以爲說文左證說文聖讀若皇

者叔重取人人共職之皇字以發明聖字之音讀欲以曉後學

余聲以此采用之亦斯意也鄭注見古羊哀十四年疏及文

樂疏云節韶舜所制樂古羊疏引之實作節韶茲則據說文竹  
部云虞舜樂曰節韶遂于經文定從節字故于鄭注改爲節韶  
也案白虎通引禮記曰籥堯道故謂之籥均注樂注周禮引此  
蕭瑟時民樂其肅敬而籥堯道故謂之籥均注樂注周禮引此  
經作蕭韶據此諸文則籥字未可云非茲定從前者周禮樂師職云凡  
古今字外古則作籥也云樂備作謂之成者周禮樂師職云凡  
樂成則告備是備作爲成也儀匹釋詩馬相如致傳相如欲于  
卓氏卓氏女文君好音相如以琴心詭之索隱錄其詩曰鳳兮



鳳兮歸故鄉游敖四海求其里  
云云則鳳是雄者翌乃其雌也  
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鑿注鄭康成曰磬有大小夔語舜曰子擊大石磬拊小

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庶眾尹正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眾

正之官信得其諧疏注亦見大司樂疏云磬有大小者釋樂

擊大石磬拊小石磬者周禮大師職云令奏擊拊先鄭司農注

有異象今同是石而擊拊異言自是以石大小之謂蓋攷擊之

言也案康成注大師職不從先鄭誼而別為解云拊形如鼓以

韋為之者此拊若亦是所擊之物而總家擊文不當獨于拊石

石磬者蓋此拊若亦是所擊之物而總家擊文不當獨于拊石

之間言之自是以拊與擊對舉而著其攷擊之異故解有帝庸

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偽孔本陟作救述注陟帝位膺

天命故曰陟天之命當其可之謂時幾則能成天下之務疏孔

氏改陟為救夫天命不可戒救也言救天之命殊不詞傳訓救

為正正天之命亦不詞因又申之曰奉正天命以臨民言奉天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命可也願奉非救字之訓是沽出之誼則救字不可通矣史記

述此經云陟天之命斯為允當必古尚書原文也陟帝位膺

天命故曰陟天之命者帝位者天命所在也陟帝位則膺受天

命是為陟天之命也云當其可之謂時者禮記學記文云幾則

能成天下之務者易繫上云惟幾乃歌曰股肱歎哉元首起哉

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其誼也

百工熙哉歎斯其反正義本作注股肱臣也歎讀如詩頌意儔

之儔儔和也元首君也先言股肱重在于臣也工讀為功功事

也熙興也羣臣叶和以輔其君則君能振起而百事皆興矣意

其疏云股肱臣也元首君也者伏生大傳文鄭說申監亦云君

反疏為元首臣為股肱據前經言臣作朕股肱耳目是股肱謂

臣則元首謂君矣云歎讀如詩頌意儔之儔儔和也者意儔詩

周頌篇名也其詩曰意儔成王毛傳云儔和也歎與儔皆得喜

聲聲同則字可通故讀从之也偽孔傳以歎為喜樂盡忠夫喜

樂非人臣立朝之範盡忠則經外附益之誼殊為不合不如讀

為信訓為和則叶夔和衷之說文元口傍著喜之字毛詩意嗜

乃世俗之譎字不可用也說文人部云信樂也與毛傳和也之

訓近則知毛詩實作儔也正義言鄭以帝作歌為戒臣故云先

音



言股肱重任于臣也用鄭誼也周禮肆師云凡師不功康成注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工爲功者工與功同字故云工讀爲功堯典維時諒天功史記作維時咎繇拜手稽首颺言曰念相天事故云功事也熙興釋詁文

哉颺亦反拜手拜頭至手所謂空首也颺大聲也鄭康成曰使羣臣念帝之戒疏云拜手拜頭至手所謂空首也者周禮大祝

所謂拜手也是則拜乎卽周禮之所謂空首故依仿周禮鄭注而爲解焉泮水詩云不吳不揚鄭箋以爲不謹謹不大聲是則揚爲大聲颺與揚同故云颺大聲也鄭注見夏本紀注云使羣臣念帝之戒者上之帝歌先言股肱意主子戒臣咎繇承帝歌而言念哉是使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婁省乃成欽哉反隸古

定本如此正義本于上注率先道也興起憲法婁數省察也戒加尸俗字也省悉井反注率先道也興起憲法婁數省察也戒羣臣相率作起事功當慎守女之法度又數數省察乃能有成

再言欽哉丁寧之也先悉苗反道大疏云率先道也者說文彖釋詁文婁數巧言詩鄭箋誼也釋言云部文與起釋言文憲法婁函也亟之言亦數也省察亦釋詁文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皇清經解卷三見十一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注賡古文續載讀若載鄭康成曰載始也聲謂良能也一說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康安也咎繇

先言元首責難于君之誼也疏云賡古文續者說文糸部文大也賡字从庚故爲古文續案說文賡从庚其不言庚聲則今人讀作公行反失之矣云載讀若載者說文凡部之文今經注見以載代軛不復有軛字矣惟隸古定書有之茲从之也鄭注見正義載之爲始說詳前文載采采疏聲謂良能也者昭十八年左傳云弗良也也服虔解量云良能也云一說者劉熙說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良量也量功而動不敢越限也其說也此說于此經允合故采之以備一誼康案釋詁文云責難于君之誼也者孟子離婁上云責難于君謂之共此及下歌皆先言元首

咎繇欲言治亂之機皆由君上是責難于君之誼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義才侯反脞倉果反惰徒果反又徒卧反墮徒果反注馬融曰叢總脞小也鄭康成

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聲謂惰解弛也墮壞也解今

弛式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叢是叢集故馬訓總鄭言總

侈反聚說文目部云脞目小也是脞有小誼故馬鄭皆解爲



小禮記娉誼云齊莊正齊而不敢解脩是脩與解同誼解怠則廢弛故云脩解弛也說文卩部云敗城卩曰隍又土部云壞敗也故云帝拜曰俞往欽哉注拜者答咎繇也受其戒故荅拜之陸壞也

明上之不虛取于下也往欽哉者戒羣臣各往敬其職也疏之

言然是受咎繇戒也故云受其戒故荅拜之荅其拜受其言是不虛取故云明上之不虛取于下也上之不虛取于下也者禮記燕誼云禮无不荅言上之禮言上之禮言上之禮言上之禮臣各往敬其職也者上文之禮言曰念哉鄭注謂使羣臣念帝之戒然則是時羣臣成在則帝承咎繇之戒而

言往欽哉明不獨戒咎繇自是戒羣臣也

棄稷第十六偽孔氏因咎繇暮有暨益暨稷之文遂斷自帝曰來禹而孔氏因咎繇暮有暨益暨稷之文遂斷自帝曰鄭王所據書叙此篇名為棄稷然則本无益稷篇目蓋偽孔氏作偽心勞思欲省作一篇遂借經字以傳會篇名故變名益稷是不可注孔氏逸書十三今也

虞夏書十六 虞書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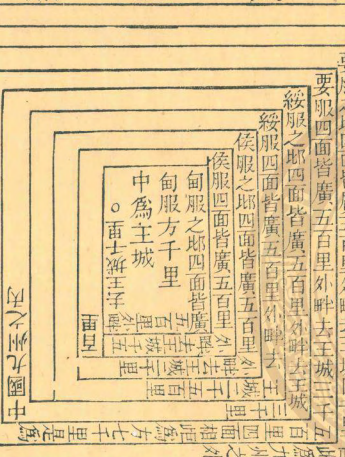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卷三九七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庚

荒服之邸四面皆廣五百里外畔去王城五千里  
 要服之邸四面皆廣五百里外畔去王城四千里  
 綏服之邸四面皆廣五百里外畔去王城三千里  
 甸服之邸四面皆廣五百里外畔去王城二千里  
 男服之邸四面皆廣五百里外畔去王城一千里



中方千里為甸服  
 國語曰昔先王之  
 有天下也規方千  
 里以為甸服是也  
 周禮攷工記周之  
 王城方九里虞夏  
 雖无文以說或亦  
 如周制與然則王  
 城在甸之中四服  
 各四里半自王城  
 之中央至甸服外  
 甸貢所謂五百里  
 甸服也其外每服  
 千里者皆據王城  
 之中央而推之也

圖 服五成

荒服之邸外畔四面相距為方萬里其外為四海經云外



經云邶成五服至于五千鄭康成曰禹治水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邶之至于面各五千里為侯服當甸服其邶當男服為王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其邶當衛服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要服之邶當其夷服又其外五百里為荒服當鎮服其邶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今依鄭說而為此圖書為方格十重每格五百里面有五千里四面為方萬里焉案周禮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此之謂九服蠻服即要服大行人職衛服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是也蓋禹貢五服服五百里既明文則文未甚明周禮王畿方千里外有九服各五百里則是方萬里之明文也立政云誥介戒兵以陟禹之迹則周之幅員同禹之區域鄭故據周禮為說足以證邶成五服為方萬里矣茲并附周禮九服圖于左方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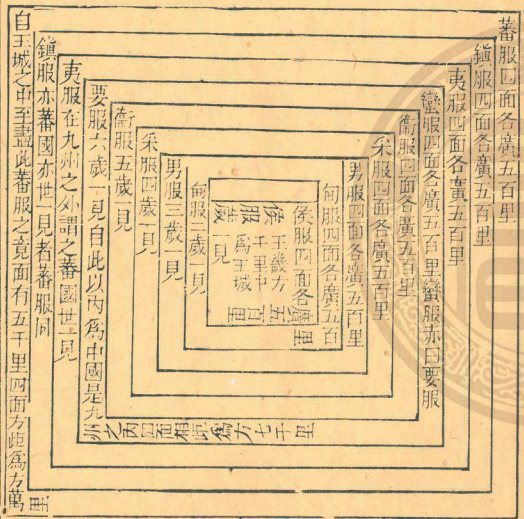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毛

附周禮

九服圖



鄭君說邶成五服輒舉周禮九服以況故畫此九服圖以附于邶成五服圖後云

白王城之中至畫此番服之竟面有五百里四面方距為方萬里



鄭康成曰要服之內為九州為方七千里七而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畿內餘四十八八七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言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方七十里之國四百方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在畿內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九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此鄭君計九州容萬國之數也是必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能容之鄭欲以比見踰成五服為方萬里以破俗儒五服方五千里之說也聲案方七千里之地實足容萬國弟如鄭計則外州之大六倍于中州非制也且謂四百國在畿內恐不足以容似率事失實亦非也聲以為九州之畝雖不必大小適等然欲計每州建國之數必先等畫其畝使大小齊均乃可計余蓋畫九州之畝必縱橫皆三分之則三而九矣方七千里之地先取六千里三分之每分得二千里餘一千里又三分之又得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縱橫皆然則每州得方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焉以封三等之國可容千二百國而有餘八州凡九千六百國矣應尚有四百國則中州畿外地頗寬大可封之也謹列二圖于左則形制了然矣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七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亥

<p>每州方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建三等國之圖 設此為千里之方 可封方百里之國百</p>	<p>如圖式可封方百里之國三百六十一方五十二里之國七百二十凡千二百六十一國其餘方少半里而直二千三百三十有奇者縱橫各一如鄭說一州千二百百里者當一分方七十里者倍之當五十里者四之然則當建方百里之國百七十一方七十里之國三百四十三方五十里之國六百八十六凡千有二百國其餘六十一國及其不成國之餘地則皆以當名山大澤不以封之地也</p>
<p>設此為千三百三十三里之方以經千里橫三百三里又封方七十里之國縱橫皆得可封方五里之國百千十九可三百六十一國 又設為千里之方 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四百</p>	<p>又設為千里之方 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四百</p>
<p>州中三等之國自當大小間錯豈必大國次國小國分異各聚一處為此圖者便計算分</p>	<p>廣三里少半里直三千三百三十三里行奇</p>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七



九州中州之圖

設此為九州之中州亦為方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其中方千里為王畿王畿之四傍皆袤延千里而廣六百六十六里大半里各有方百里者六十方五十里者二十而猶餘廣十六里大半里之邊也其四隅皆為方六百六十六里大半里各有方百里者三十六方五十五里者二十五而猶餘外廣十六里大半里焉總而計之凡為方百里者三百八十四方五十里者百八十六猶有廣十六里大半里者其四面焉分其外畔以卑外州而于其中建四百國猶寬然有餘也

設此千里之方為王畿禹貢所謂甸服也

前圖計外州建千二百國八州則九千六百國但不封之地使其州中名山大澤多而或不足容千二百國則必取足于中州故又為此中州之圖以著其疆域廣大可諸侯而使外州之牧與諸統領之而其中之地猶寬大猶可封四百國而有餘是九州之內各餘名山大澤不以封而足容萬國誠如鄭君所說也第九州疆域豈必大小適等其形勢亦豈能方平正直為此圖者設法以便計余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五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